后宫如潮

[illegible]·红日未央

一段只能千爱，无法改变的命运

逆来顺受，万念俱灰，

发怒冲冠，破釜沉舟……

这才是真正的后宫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1）
-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2）
-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3）
- 第二章 况值阑珊春色暮（1）
- 第三章 日暮东风怨啼鸟（1）
- 第二章 况值阑珊春色暮（2）
- 第三章 日暮东风怨啼鸟（2）
-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1）
-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2）
-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3）
- 第五章 洞房记得初相遇（1）
-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4）
-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5）
-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6）
- 第五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1）
-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1）
-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2）
-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3）
-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4）
-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1）
-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2）
-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3）
-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4）
-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1）
-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2）
-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3）
-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4）
-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5）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1）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2）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3）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4）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5）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5）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6）
-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7）
- 第十章 深锁春光一院愁（1）
- 第十章 深锁春光一院愁（2）
- 第十章 深锁春光一院愁（3）
- 第十一章 蜻蜓飞上玉搔头（1）
- 第十一章 蜻蜓飞上玉搔头（2）
- 第十一章 蜻蜓飞上玉搔头（3）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1）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

这是一个南方的小国的皇宫。

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夜。

远处，苍青色的风从黛色的山冈上抚过，萧瑟的草木低伏，叶尖上闪着冷的白露，白露如霜。渐渐地，有一轮淡色的日，在天的东边升起。起初，黑沉沉的天幕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亮线，接着亮线越来越宽，眼看天就要大亮了。皇宫里最华丽的殿宇上，却笼罩着挥散不去的乌云，暗沉得让人心里无端地惶恐。

大殿外是皇帝焦急的身影。

“皇上，这已经十二个时辰了。”身边是一位盛装打扮的艳丽女子，“依臣妾看，还是赶紧请巫师来作作法，否则妹妹的性命难保啊！”皇帝皱眉，对殿中产妇的挂念已经让他手足无措。“也好，快派人请巫师来！”底下有人领命去了。

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密集，渐渐地，天边刚升起的那轮淡色的日也被埋没了光华，整个大地再一次陷入到漆黑当中。“这可怪了，按说雪妃生产应该是大吉之事，今儿个这可有点悬呢……”周围是议论纷纷。

终于，“哇”的一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同时亦划破大殿上方的大片乌云，一丝一丝的金色阳光从乌云中透出来，瞬间照亮了整个大地。“恭喜皇上，恭喜皇上！”一个老妈妈一路小跑地出来，手中抱着刚出生的婴孩，“恭喜皇上，雪妃娘娘给皇上生了个漂亮的小公主！”皇帝闻言，喜笑颜开，从老妈妈手中接过那娇小的娃。

“哟，果然是个美人胚子！”皇帝叹道，“将来长大了，一定和她母亲一样绝世倾城！”

“是啊，雪妹妹真有福气，生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儿。”一边的丽妃酸意十足。

“皇上！皇上！”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是匆匆赶来的巫师，“皇上，万万不可抱那小公主啊！小公主是天降灾星，要给我国带来天大的灾难啊！”说着，竟从怀中掏出一张符，念动咒语就要往那婴儿的额头贴去。那皇帝急忙一闪，怒道：“巫师，你胡说什么！这是朕和雪妃的孩子，怎么会是天降灾星，她是天命福星！”

“皇上，臣夜观天象，发觉今日必有妖孽降生。今日大殿之上阴云密布，不见天日，这是众人有目共睹的。皇上，这小公主是天降灾星，是来灭亡我国的灾星啊！”

“我说怎么生了十二个时辰孩子还没生出来，这又是漫天的乌云，原来竟是这样一回事！”那丽妃在一旁添油加醋，“哎哟，皇上快把这孩子交给奶妈吧，否则这灾气入体，伤了身子啊！”说罢便示意奶妈伸手去抱。

“滚！”皇帝盛怒，“谁敢说雪妃生的孩子是灾星！朕要他的脑袋！”一时间众人都吓得愣在原地，不敢有所举动。

“皇上！皇上不好了！雪妃娘娘大出血，怕是撑不住了！”有侍女匆忙跑出来，大声呼喊着。皇帝闻言大惊失色，急忙抱了小公主便冲进了屋子。

榻上，是奄奄一息的雪妃。皇帝抱了小公主，冲至床前，急忙握住了雪妃的手。

“爱妃，你要撑住啊！”已经心疼得无以复加，“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两个的孩子啊！”说着便把孩子递到雪妃面前。雪妃展现一个虚弱的笑，却依然绝美。她伸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脸：“很漂亮……”两眼已经是干涸如枯井，“皇上，我的女儿，她不是灾星……”

“朕知道！”转身对身后的人吩咐道，“日后谁再提这话，便拿命来见朕！”

“皇上……”说话声越来越虚弱，“答应我，要照顾我们的女儿……画扇，云画扇……”

不待说完，那绝美却惨白的脸上失去了最后一丝血色，那抚在小公主脸上的手颓然垂下。

“娘娘——”

“爱妃——”

一边的丽妃忽地变了脸色。云画扇，她还记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小小的美丽人儿手执书卷，一脸陶醉，“姐姐，真是好诗呢。”她亦被那琅琅的诗句所倾倒，笑着点点头。

“姐姐，若是将来我们生了女娃，一个叫若如，一个叫画扇，如何？”明亮的眼如星眸，是满溢的希冀。“若如，画扇……”真是好名字，她抿嘴笑了。

那时候，她们姐妹情深，夜里睡在一张锦榻之上，白日里又是处在一起，做针线女工，读儒家经典。而如今……

是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心底有嫉恨滋长……

然而只是一瞬间的失神。

“哎哟！这孩子果然是灾星，一出生便克死了自己的母亲！真是可怜了雪妹妹……”丽妃不怕死地大惊小怪，“巫师，你可说说有什么化解之法！”“依臣之见，应当马上将这妖孽送去焚化，方能解咒！”巫师领会到丽妃的眼神，赶紧念动咒语，装模作样一番道。

“皇上！你看这公主还不是妖孽吗？她克死了自己的母亲，皇上您最爱的雪妃妹妹……指不定将来还要给皇上，给整个皇宫，整个国家带来灾难呢！皇上！”丽妃冲上去，拼命地摇着已经恍惚的皇帝。

“啊—?”一声悲绝的吼叫，仿佛震动了屋檐，皇帝高高举起手中的婴儿，狠狠地摔下，“妖孽，朕要你去死——”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2）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

这是一个南方的小国的皇宫。

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夜。

远处，苍青色的风从黛色的山冈上抚过，萧瑟的草木低伏，叶尖上闪着冷的白露，白露如霜。渐渐地，有一轮淡色的日，在天的东边升起。起初，黑沉沉的天幕被撕成一条一条的亮线，接着亮线越来越宽，眼看天就要大亮了。皇宫里最华丽的殿宇上，却笼罩着挥散不去的乌云，暗沉得让人心里无端地惶恐。

大殿外是皇帝焦急的身影。

“皇上，这已经十二个时辰了。”身边是一位盛装打扮的艳丽女子，“依臣妾看，还是赶紧请巫师来作作法，否则妹妹的性命难保啊！”皇帝皱眉，对殿中产妇的挂念已经让他手足无措。“也好，快派人请巫师来！”底下有人领命去了。

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密集，渐渐地，天边刚升起的那轮淡色的日也被埋没了光华，整个大地再一次陷入到漆黑当中。“这可怪了，按说雪妃生产应该是大吉之事，今儿个这可有点悬呢……”周围是议论纷纷。

终于，“哇”的一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同时亦划破大殿上方的大片乌云，一丝一丝的金色阳光从乌云中透出来，瞬间照亮了整个大地。“恭喜皇上，恭喜皇上！”一个老妈妈一路小跑地出来，手中抱着刚出生的婴孩，“恭喜皇上，雪妃娘娘给皇上生了个漂亮的小公主！”皇帝闻言，喜笑颜开，从老妈妈手中接过那娇小的娃。

“哟，果然是个美人胚子！”皇帝叹道，“将来长大了，一定和她母亲一样绝世倾城！”

“是啊，雪妹妹真有福气，生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儿。”一边的丽妃酸意十足。

“皇上！皇上！”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是匆匆赶来的巫师，“皇上，万万不可抱那小公主啊！小公主是天降灾星，要给我国带来天大的灾难啊！”说着，竟从怀中掏出一张符，念动咒语就要往那婴儿的额头贴去。那皇帝急忙一闪，怒道：“巫师，你胡说什么！这是朕和雪妃的孩子，怎么会是天降灾星，她是天命福星！”

“皇上，臣夜观天象，发觉今日必有妖孽降生。今日大殿之上阴云密布，不见天日，这是众人有目共睹的。皇上，这小公主是天降灾星，是来灭亡我国的灾星啊！”

“我说怎么生了十二个时辰孩子还没生出来，这又是漫天的乌云，原来竟是这样一回事！”那丽妃在一旁添油加醋，“哎哟，皇上快把这孩子交给奶妈吧，否则这灾气入体，伤了身子啊！”说罢便示意奶妈伸手去抱。

“滚！”皇帝盛怒，“谁敢说雪妃生的孩子是灾星！朕要他的脑袋！”一时间众人都吓得愣在原地，不敢有所举动。

“皇上！皇上不好了！雪妃娘娘大出血，怕是撑不住了！”有侍女匆忙跑出来，大声呼喊着。皇帝闻言大惊失色，急忙抱了小公主便冲进了屋子。

榻上，是奄奄一息的雪妃。皇帝抱了小公主，冲至床前，急忙握住了雪妃的手。

“爱妃，你要撑住啊！”已经心疼得无以复加，“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两个的孩子啊！”说着便把孩子递到雪妃面前。雪妃展现一个虚弱的笑，却依然绝美。她伸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小脸：“很漂亮……”两眼已经是干涸如枯井，“皇上，我的女儿，她不是灾星……”

“朕知道！”转身对身后的人吩咐道，“日后谁再提这话，便拿命来见朕！”

“皇上……”说话声越来越虚弱，“答应我，要照顾我们的女儿……画扇，云画扇……”

不待说完，那绝美却惨白的脸上失去了最后一丝血色，那抚在小公主脸上的手颓然垂下。

“娘娘——”

“爱妃——”

一边的丽妃忽地变了脸色。云画扇，她还记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小小的美丽人儿手执书卷，一脸陶醉，“姐姐，真是好诗呢。”她亦被那琅琅的诗句所倾倒，笑着点点头。

“姐姐，若是将来我们生了女娃，一个叫若如，一个叫画扇，如何？”明亮的眼如星眸，是满溢的希冀。“若如，画扇……”真是好名字，她抿嘴笑了。

那时候，她们姐妹情深，夜里睡在一张锦榻之上，白日里又是处在一起，做针线女工，读儒家经典。而如今……

是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心底有嫉恨滋长……

然而只是一瞬间的失神。

“哎哟！这孩子果然是灾星，一出生便克死了自己的母亲！真是可怜了雪妹妹……”丽妃不怕死地大惊小怪，“巫师，你可说说有什么化解之法！”“依臣之见，应当马上将这妖孽送去焚化，方能解咒！”巫师领会到丽妃的眼神，赶紧念动咒语，装模作样一番道。

“皇上！你看这公主还不是妖孽吗？她克死了自己的母亲，皇上您最爱的雪妃妹妹……指不定将来还要给皇上，给整个皇宫，整个国家带来灾难呢！皇上！”丽妃冲上去，拼命地摇着已经恍惚的皇帝。

“啊—?”一声悲绝的吼叫，仿佛震动了屋檐，皇帝高高举起手中的婴儿，狠狠地摔下，“妖孽，朕要你去死——”

第一章 昨夜风开露井桃（3）

“哇——”

半空中，那襁褓中的婴孩终于响亮地哭了出来。一个白色的身影飞身向前，用自己的身子接住了即将落地的小公主，自己却狠狠地摔在大理石地面上。

“皇上！”是雪妃身边的侍女宛言，亦是泪流满面，悲痛欲绝，“皇上，您忘了刚刚对娘娘的承诺了吗，您答应要好好照顾小公主！”娘娘一向待她亲如姐妹，如今娘娘去了，她是拼死也要保护好娘娘的女儿！

“死丫头，你好大的胆子！”丽妃大怒，“你是何居心，竟要留着这天降灾星来祸害我国！来人啊，给我把这不知死活的丫头拖出去，和这妖孽一起请巫师作法焚烧！”

“不——”宛言哭喊着，“丽妃娘娘，奴婢知道您一向恼恨娘娘得宠，可是如今娘娘已经去了，小公主是无辜的，您放过她吧……”一边向周围众侍女求救，“姐妹们，你们都站出来说句话啊！平日里娘娘待你们那么好，你们说话啊！”

绝望地看着越退越后的侍女太监们，她嘴角是冷然的笑：“好啊……一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如若今日小公主死了，宛言便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们！”更加搂紧了小公主，如同一只保护自己幼崽的母兽一般蜷缩低吼着。

已经有巫徒们冲进屋子，手中拿着法杖，口中念念有词，有人上来要拉宛言走。“皇上！”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宛言拼命地冲那锦榻边沉浸在悲伤中的男人呼喊着，“皇上，他们要杀了您的孩子啊，是您和雪妃娘娘生的孩子啊！您答应了娘娘，要照顾孩子的！您这么快就忘记了吗？娘娘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原谅您啊皇上！”

“雪妃……”皇帝脸上目光呆滞，“雪妃……朕和雪妃的孩子……”

见皇帝脸上的神情，丽妃心一横。好不容易有机会斩草除根，不能再给她翻身的机会。若是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查出是自己在雪妃的安胎药里动了手脚，害她难产，向皇上告发，那她不是前功尽弃？

“还等什么？等这妖孽来害皇上吗？赶紧给我拖出去！”丽妃吩咐那群巫徒。

“住手！”皇帝忽地站起，大吼着踉跄到宛言面前，盯住她怀中那正睁着一双大眼睛、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漂亮婴孩，嘴角是凄然的笑。“把她们两个给我带到冷宫去，朕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这妖孽！”同时回头，恶狠狠地盯住丽妃，“没朕的允许，谁都不准踏进冷宫一步，若让朕知道，有谁敢暗中要害她，朕要他死！”

屋外，云雾尽散，是一片灿烂的朝阳，绝美如逝去的雪妃的容颜。

春日暖阳。

皇宫的后花园，一群女孩子在嬉戏。或荡秋千，或捉迷藏，或上山，或在地上打着滚，一群粉衣的宫女们在旁边小心地侍候着：“哎哟，六公主，您可小心着点，别摔着了！”“呀，五公主，您怎么扯咱们六公主的头发呢！还不快放开，小心丽妃娘娘教训你！”

那被训斥的五公主不高兴了，嘟起嘴巴：“不玩了！小六，你娘那么凶，以后我们都不跟你玩了！”说着噔噔几步，跑到一边荡秋千的女孩子旁边，“四姐，我来推你！”

那被冷落的六公主不高兴了：“你们不跟我玩，我就去告诉母妃，说你们欺负我！看我母妃怎么收拾你们！”眼角余光处，正瞥到草丛中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正用渴望的眼神望着她们。眉毛一挑，嘴角是狡黠的笑：“快来人看啊，那边有个什么怪物！”用手捂了脸，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侍女们闻言赶紧冲过去，抓住那正欲逃跑的女孩儿。那女孩儿约莫八九岁的样子，瘦弱得如同一根竹竿，更可怕的是那一张脸，竟有一大半是绿色的，活像一个怪物！“好啊，又是你这个丑八怪！”侍女

凌儿一手叉腰，一手嫌恶地捏起鼻子，“娘娘吩咐过多少次，要你待在那冷宫不要出来，你还敢偷偷溜出来，吓坏六公主！”

“我不是丑八怪！”小女孩挣扎着要从抓住她的人手里挣脱，“我也是公主，为什么她们能在这玩，我不能？”一句话引来哄堂大笑。

“她也想当公主，哈哈，真是太好笑了！”四公主不屑地，“也不瞧瞧她那张脸，丑得连鬼都怕见她了，还想做公主呢！”

“就是，瞧她那破烂的衣衫，哪有一点公主的样子！”五公主亦嘲笑着。

只有六公主，双手叉腰，生气地：“她没有说错，她也是父皇的女儿，也是公主！”说着小跑到女孩儿身边，对那侍女道，“放手！”那侍女忙不迭地松开了手。六公主从腰间掏出一条绢子，递给她，微笑着道：“快擦擦吧。我带你出去，见见各位姐姐，你说好不好？”

女娃儿受宠若惊。除了言姑姑，从没有人对她这么好！眼中泛着泪花，郑重地点了点头，跟着六公主从草丛里出来。才走出草丛，六公主却忽然从背后猛地一推，她还来不及呼喊，便被推倒在泥地上，摔得生疼。

“哈哈……”周围又是一阵嘲笑。

四公主笑得从那秋千上摔了下来，边捂住肚子笑得不可开交边喊着疼，五公主笑得蹲到了地上，跺着脚喊着奶娘揉揉肚子，六公主却是狠狠地一脚踢在她的身上：“哼，就你这副母夜叉的模样，还想做我妹妹，你做梦去吧……”

话音未落，地上的女娃早一骨碌爬起来，伸出一双沾了泥的手，狠狠地朝那张幸灾乐祸的白皙的脸上抹去，接着赶紧溜之大吉。

“啊！”六公主恼怒地，“快给我抓住她，我要扒了她的皮！”

她跑得飞快，飞快。要赶紧跑，若是被抓住了，一定又是一顿毒打！只要进了冷宫，就没事了。

终于，顺利地跳进了落秋宫的大门。再也支撑不住，她哭着瘫坐在地上：“姑姑——”听到声响的宛言赶紧放下手中的活，从屋子里跑

出来，见到小公主这样一副狼狈的样子，吓得不轻：“这又怎么了，谁又欺负你了，啊？”

“姑姑——”痛哭着扑进她的怀里，淡淡的香味传来，那样的熟悉，让她心安，“姑姑，为什么……我也是公主，为什么不让我住皇宫，为什么父皇不疼我，为什么她们都嘲笑我，都欺负我……”

宛言心疼地搂紧她：“乖孩子，这都是命啊！咱们能平安地活下来，已经是上天的恩德，以后不要再去惹她们了，知道吗？”亦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苦命的孩子，为什么你要遭受这样的苦难……

第二章 况值阑珊春色暮（1）

第二章 况值阑珊春色暮

一转眼，已是六年后。

皇宫的后面，靠近冷宫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鬼园。据说这里闹鬼闹得厉害，平日里都没人敢来，连侍卫巡逻都不会经过这里。这便是画扇平日里偷偷进出皇宫的秘密通道。今日也是她的“出宫日”。

言姑姑一边给她打点包裹，一边不放心地絮絮叨叨：“待会儿去的时候，你要小心，千万别让人看见了，不然以后要再出去就难了！”

画扇听话地点点头：“放心吧，姑姑！每年我都要出去一次的，整整十年了，您还担心什么？”

言姑姑嗔道：“小心驶得万年船！上山的时候也要小心，别贪玩迷了路！这些银子是要带给温大夫的，谢谢他这些年来替我看护你娘的衣冠冢。你小心别掉了，我可是存了好久的！”

“嗯。”画扇懂事地接过那银子。小小的一块，大概只有二三两的样子，不禁目光黯然。别的公主锦衣玉食，高床软枕，而她却……

罢了，不要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看着言姑姑忙忙碌碌的身影，忽然觉得开心了些。

有言姑姑照顾她，无微不至，她应该庆幸才对。

城外山上一处药庐。温大夫端了一碗汤药进来：“快把这药喝了，你娘等你等得可心急呢！”画扇乖巧地接过，甜甜一笑：“谢谢温叔叔。”却因了脸上那大片的绿斑，显得面目可憎。

温顺良心中一阵难过。原本是个倾城的美人，却要如此受苦……喝下那苦涩难忍的药，画扇皱了一张脸。心中埋怨自己，喝了这么多年，怎么还不能忍受这苦味！

“好了，你快些去吧。”温顺良笑着递给她一颗酸梅，“你们母女说贴心的话，我就不去了。别待得太晚。太阳下山了，这山里会有野兽出没，危险。”

“知道了！”画扇调皮地吐吐舌头，“这话您都说了多少年了，我都听腻了。”

所谓衣冠冢，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土包，里头埋了一些她母亲雪妃生前的衣物，是言姑姑特地请温大夫建来给她每年来拜祭用的。据说父皇很爱母妃，将母妃风光大葬在皇陵中。她是“克死”母亲的罪魁祸首，天降灾星，自然是没有权利去皇陵祭拜的。

依次摆下祭品，她坐在地上，望着母亲的衣冠冢，久久无言。该说的，该哭的，前九年都已经说完了，哭完了。如今她能做的，只是这样坐着陪伴母亲罢了。

手轻轻抚上自己的脸。她知道，现在那块绿斑一定已经消退了。十年前，为了保护她，言姑姑偷偷出宫，找到了这位温顺良大夫，替她配了一味药，吃下去脸上便会长出丑陋的绿斑，待到每年来拜祭母亲的时候，再喝下解药，恢复原本的容貌。

“绝色倾城的美貌对一个女子来说不是好事，尤其是对一个完全不受保护，还被认定为天降灾星的女子来说。”言姑姑警告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泄露这个秘密。

夕阳西下。画扇收了祭品，深深地又看了一眼母亲的衣冠冢。“娘……明年女儿会再来看你的。”心中是深深的眷恋与不舍。

虽然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可言姑姑说过，娘和她长得一模一样，于是她心中便有了母亲的样子。

冢边是一条小溪，潺潺流着，溪水跳跃着，溅起白色的水花。忍不住上前到溪边，蹲下去仔细看自己的容颜。这张脸，每年她只能见到一次。

这是她的脸，也是母亲的脸。

“娘，你好漂亮。”溪水倒映出她的样子，美得她自己也心惊。

“孩子，你也好漂亮。”溪水中的她，仿佛幻化成了母亲，温柔地对她笑着。不禁又湿了双眼。

第三章 日暮东风怨啼鸟（1）

第三章 日暮东风怨啼鸟

夜已深。

画扇脚步匆匆，却又要防着那些在宫墙外巡逻的侍卫。都是宫里那些势利眼的奴才，看着她们好欺负，连每月该得的米都给克扣了一大半，言姑姑只能拿出自己以前的积蓄，让她出宫去买些米来。

她欠言姑姑的，实在太多了，若将来有机会报答，一定要把她当做母亲般供养。

忽地想起那眉眼如画的男子。

一个月前她拜祭完母亲的衣冠冢，在小溪边遇上的那个眉目如画的男子，他那一句娶她的承诺，是否只是他的笑谈而已，回了家中，便将她忘到了九霄云外？但，她又没有强迫他要娶她，是他自己提出的，又怎么会是骗她的呢？

可……“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他能听出这话的含义吗？云画扇，她的名字是云画扇。

小心地摸索着，终于到了那个小洞前。她四处观察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动静，便弯腰钻了进去。却还没等她起身，便被人用力按住。

“我抓到了！”一个亢奋的声音在她脑袋上方叫着，瞬时间整个荒园里灯光大亮，刺得她睁不开眼睛。

心里一沉。这下完了，那个丽妃娘娘天天盼着她死，今日被她抓住这个把柄，一定会跑到皇帝面前去告状的。

落秋宫。

丽妃一身华服，坐在上首好不刺眼。

那大红色的宫袍，金色的滚边，绣着繁复的花色；头上满是叮当作响的珠钗首饰，一双凤眼一横：“宛言，你好大的胆子！”

宛言自知今日责罚难逃，咬了牙，啜泣着：“娘娘恕罪，是奴婢的错，让公主偷偷溜出宫去为奴婢买一些日常的用品，公主年幼无知，还望娘娘只惩罚奴婢一个……”

闻言，丽妃却是冷然一笑，怒道：“本宫要教训谁，还轮不到你来指点！你们两个贱人，竟然敢违抗皇上的旨意，擅离冷宫，今日若不处置，必定让皇上蒙羞！”话毕对左右道，“来人，把这两个人捆了！”

又站起，款款走到画扇面前，展一个悄然的笑：“七公主，你不是年年都要去陪你那个短命的娘吗？今日本宫就送你去和你娘相聚！”

画扇浑身一颤。

她知道自己每年都出宫去祭拜母亲？也就是说她有可能知道了母亲的衣冠冢！惶恐地抬起头，正对上丽妃那得意扬扬的脸。

似乎是看出了她心中所想，丽妃嫣然一笑：“你以为，本宫会放任你们在后宫胡闹？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本宫的掌控之中，这么些年来没有处置，不过是本宫可怜你罢了。”

“你若敢动我娘的衣冠冢，我便跟你拼命！”强忍住心中的恐慌，画扇愤然地便要冲上去，却被一边的侍从紧紧抓住动弹不得。

“拼命？恐怕你很快就没有命来和我拼了。”丽妃狞笑，优雅地理了理衣襟，便踏着莲花小碎步悠然而去。

云画扇，当年我没能把你和你娘一并除掉，今日绝不会再放过你。

阴湿的地牢内。

画扇与宛言相互抱住，蜷缩在一处稻草上。那稻草亦是湿的，散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湿闷的热气；稻草底下，是不断来回的蟑螂臭虫，亦有时不时刺溜而过的老鼠。

“姑姑……”画扇紧紧地抱住言姑姑，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地上那些活物，鼻翼泛酸，几乎要哭出来。

宛言忙抱了她的头在怀中，小声地安慰着：“公主莫怕……若没有皇上的准许，丽妃娘娘是不敢轻易伤你的……”皇上当初答应了雪妃娘

娘要照顾公主，他若心中还有娘娘，该不会食言的。

画扇懂事地点头。心中却是凄然。为什么，她亦是父皇的女儿，亦是大兴国的公主，却要受到如此的待遇？

难道……

她真的是天降灾星，才克死了娘吗？

她抬头，那高高的灰色泥墙上方，有一个小小的窗子，装了栅栏，将窗外的景致割得支离破碎。那是一弯月牙，如梦里母亲笑意盈盈的眼，那样温柔。

“孩子，娘并不怪你，你不是灾星，是娘的宝贝儿……”仿佛有娘亲的温柔细语在耳边，她渐渐地入睡，眼角是遗留的泪珠，却亦有唇边安然的笑意。

四更时分，画扇冻得醒来，便听见窗外一阵飒飒作响，抬头看去，只见那窗子上泛了一层淡淡的银光。

原来是初春的霜。

她小心地动了动身子，却发现全身僵硬，被宛言紧紧地抱了不能动弹。缓缓地转过头去，便瞧见言姑姑那熟睡的脸，带着浓重的悲伤与凄凉，眼角细细的皱纹，是她多年来为画扇操的心。不由得鼻子一酸。

当年，若是姑姑像娘其他的侍女一样与她和娘划清界限，如今她怕是在那后宫之中的某一处温暖的小屋——即便不是精致的小阁，亦是温暖干净的——香甜入睡。以她的资历，或许早当上了什么管事姑姑，可以差遣一大帮小侍女了。

如今，却要连累她和自己一起在这阴冷潮湿的监牢之中受苦。她欠言姑姑的，将来若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

第二章 况值阑珊春色暮（2）

机会……

脑子里忽地想起那男子。那个只见过一次面，连名字都还不晓得，却说要娶她，带她离开这皇宫的男子。此刻，她更是渴望见到他。

不管如何，他说过要带她离开的。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无论他是否真心地待自己——只要能离开这个皇宫，无论是什么地方她都愿意去。

她不想死。

她想要好好地活着，让那些嘲笑她、欺负她的人哭着看她是如何的笑靥如花——有时候在梦中，她常会梦到自己以一张绝美的容颜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她们是如何地嫉妒与恼恨。

可是经常是一瞬间地逆转，便成了丽妃的狞笑，姐姐妹妹们的嘲笑，侍女太监们的厌恶表情，还有一张模模糊糊的脸，看不真切，却是满脸的盛怒与恨意。她想，那便是她那素未谋面的父皇。

常听言姑姑讲起当年父皇是如何地宠爱母亲，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每日里赏赐下来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普通人一辈子都用不完。

“唉，就是因为皇上太宠着娘娘了，娘娘又心地善良，不懂得这后宫险恶，才会被恶人陷害，难产而死……”每次讲完，言姑姑都会感叹着，一脸无奈与凄凉，“也是因为皇上太爱娘娘了，所以才听了丽妃的挑拨，认为是公主克死了娘娘……”

言下之意，是要画扇不要去记恨皇帝。

可是，她又怎么敢恨？

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是她的父亲，是她的出生夺取了他心爱的女人的生命——她恨自己害死母亲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去恨他？

言姑姑许不知道，多少个夜，她对母亲和父亲的思念如万蚁噬心一般。

母亲已经离去，不能再见；可是她的父亲，与她同住一个皇宫内，却是注定了永世不得相见。

如今，更是连母亲的衣冠冢都不能再去拜祭。

若说她没恨，亦是假的。

她恨，恨那个丽妃，她与母亲是亲姐妹，恨她暗地里陷害母亲，致使她难产；恨她在父亲面前挑拨，使她只能在冷宫里度过她所有的岁月——如今，她又要斩草除根！

忽地，外头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越来越近。

宛言忽地惊醒，惶恐地更加抱紧了画扇，浑身不自觉地战栗："公主，不要怕，姑姑便是拼了命也会保护你的……"

话音未落，便有两个狱卒打扮的人出现在眼前，开了门，拉了画扇与宛言便要走。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宛言尖叫着，"不要伤害公主，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

狱卒冷哼道："什么东西，也想要见皇上！走吧，丽妃娘娘在刑庭里等着你们呢！等你们撑不住了见了阎王，再去托梦给皇上喊冤吧！"

刑庭。

画扇与宛言被大力地推倒在地，撞得生疼。

画扇强忍住痛，抬头打量着。

只见这四周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一样样被擦得锃光发亮，闪着阵阵寒光，直教人毛孔竖立。

周围，亦是摆上了许多刑具，正烧得滚烫的油锅，在炉子里刺刺作响的烙铁，以及种种画扇认不得的，却看起来恐怖如猛兽的刑具。

奇怪的却是，有一排狱卒打扮的男子，看起来却不似狱卒一般，体壮如牛，站在阴影之中。

前方正是丽妃，一脸寒冰，冷然地看着自己。

宛言急忙坐起身，将画扇护在身后：“丽妃娘娘，您这是要做什么？”丽妃的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她之所以能忍受画扇在冷宫中过了这么久的平静日子，是因为皇上当初的那句话——“没朕的允许，谁都不准踏进冷宫一步，若让朕知道，有谁敢暗中要害她，朕要他死！”

而如今，前头有消息传出皇上已是病入膏肓，丽妃娘娘生的三皇子云翎在朝中拥护者极多，坐上皇位已是众望所归，她才放了胆子，要对公主下手了。

心里恐惧，浑身战栗不止。

“要做什么？”丽妃冷然一笑，悠然地举起自己的纤纤玉手，欣赏着早上内侍府刚刚送来的护甲，纯金的质地，上面有大兴朝古老的图腾，是太后才有的荣耀。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她也不看底下惶恐的两人，“本宫慈悲之心，让你们在这后宫之中苟且偷生了这么久，如今才问你们拿命来，你们该感谢本宫才是。”

心中早知道有这样的答案，如今听来却依然是胆战不已。

“丽妃，你好狠毒！”画扇站起，不顾言姑姑的阻止，走上前几步，恨恨地，“当年你害死我娘，如今还敢说自己是慈悲心肠……简直令人作呕……”

话音未落，便有一个响亮的巴掌落下，力道之大，打得她扑倒在地，霎时头晕目眩，嘴角亦泛出一丝甜腥。

“公主！”宛言心疼地急忙扑上去，挡在了画扇身上，“娘娘，你可要记得当年皇上说的话……”虽知道再搬出皇帝来亦是没什么威慑力，可怜她却只有这么一个挡箭牌。

听到宛言搬出皇帝来，丽妃更是气得牙痒痒。

当年雪妃那个贱人，靠了皇上撑腰宠冠后宫，让她心里恨得揪心，却动不了她，不过是一张狐媚子的脸罢了，竟夺去了她的风头。

哼，上天有眼，虽当年没能将这贱种一并除了，却让她生得如此丑陋的容貌，竟然还敢拿皇帝来压她！

“来人呢。”她咬牙恼恨地，“先给我好好教训教训这没规矩的奴才！”

便从那阴影中走出两名男子，带着一脸淫笑上前将宛言拉开便要带走。

画扇突然想起曾混在草丛中，听一些宫女侍卫说过的可怕传闻，只觉得轰然如晴天霹雳，头皮上骤然发麻，她张着嘴，连舌头都几乎不听使唤，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喊出一句：“不！姑姑！”

扑上去要拉住宛言，却已有男子在身后拉住了她，转身只看到一脸淫笑：“别急啊，等下就轮到你了……虽然是丑，可也应该一样好用吧……”

第三章 日暮东风怨啼鸟（2）

画扇拼命地挣扎着，却被那男子死命地按住，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两个男子将言姑姑拖出了刑庭。

耳边依然是言姑姑凄厉的尖叫声，不断回响在这密室之中。随即，从外面传来了言姑姑惊惧的呼救与辱骂，却忽的一声闷响，似乎是被人堵住了嘴巴一般，只能听到她低沉的“呜呜”声。

“你要对姑姑做什么！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不得好死……”心中已然明白，那传言必然是真的，且此刻正上演在姑姑身上，心中是揪疼，心和肺都纠结在了一起。

“云画扇！”丽妃冷然走到她面前，用手捏了她的脸。

长而尖锐的护指嵌入她的脸颊，是钻心的疼痛，带着汩汩流出的血丝。

丽妃看着这张脸，大半个脸颊是绿色的，亦泛着淡淡的银光，如斯恐怖，竟如妖怪一般，不由得露出厌恶的神色。

“就你这张脸，和你死去的狐媚子母亲相比，怎么和本宫斗？”她低声地，“你娘不是很爱勾引男人吗？不是迷得你那个色鬼父皇七荤八素的吗？本宫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好好地学习你娘的本领！”

刑庭外传来衣帛撕裂的声音，伴随着言姑姑低沉而痛苦的低号……

姑姑……

画扇绝望地闭上眼。

瞬即又睁开眼。

一双令人炫目的美丽眼睛，就像是两把淬闪寒光的利刃，带着凌厉凄楚的恨意，仿佛想在丽妃身上剜出两个透明窟窿。因为极度的仇恨，樱花般的唇气得颤抖不止，只能拼命咬住。

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腥甜的气息氤氲在口腔，胸腔有无法抑制的澎湃血气，不断地翻涌上喉间。

“丽妃，我云画扇便是做了鬼，也不会让你安生！”如同负伤被猎人抓住的小兽一般，她带着绝望的凄厉，便是死，也不要如此受辱。

那目光如同尖锐的针一般，刺进丽妃的心里，让她有一瞬间的不安，只能大喊来掩饰自己：“来人，好好侍候咱们七公主享受享受。”

每一个字都是咬牙切齿地说出，冰冷如鬼魅，“就在这里。”

心，已死寂如水。

看来，自己是等不到那个男子将她带离这个皇宫了……

一瞬间，脑子里浮现出那男子的脸：有着温润的眉眼，却透露出一种让她心惊的霸气，清冽如溪水一般。只微微一笑，便温柔如三月梨花。

那狱卒将她推倒在地，毫不客气地一下子便撕开她的衣衫，只露出里面薄薄的白色衬衣，衬衣下的旖旎若隐若现。

原本是绝美的容颜，只是服了药才长出的绿斑，那身子却是无损，美好皎洁如天上的圆月，光润如玉。

痛苦，却自知已是难免今日一遭，也不反抗，只能拼命地蜷缩起身子，抵挡那男子的一次又一次来袭。

似乎是没料到这相貌丑陋不堪的女子有如此美妙的躯体，男子兴奋异常，未行事便已经是气喘吁吁，那喷出的气味，带着浓重的酒气，污浊不堪。

画扇不禁别过脸去，双拳紧握，指甲在手心掐出了血。那满腔的恨意无处宣泄，她只睁着眼，直勾勾地望住一边嫣然笑着看戏的丽妃。

似是画扇蜷缩的身子妨碍了他进攻，男子不耐烦地一把撕开她的下身穿着的水绿色流苏长裙，扬手一甩，又一把扯下那白色的衬裤。

感觉身下一凉，知道自己的下身已经毫无保留地呈现在那女人的眼前，呈现在周围所有人的眼前，画扇心亦凉，只能越加拼命地蜷缩起来，意图挡住那羞于见人的部位。

那低声的呜呜，如困兽一般无助凄然。

“嘿嘿……”男子忍不住发出低叹，“小美人，就让大爷来带你品尝品尝人生的美妙吧！”话音未落，用自己的两只强有力的腿压住了画扇，腾出双手敏捷地解开裤子，便要伏下身去。

画扇痛苦地闭上眼。

娘，等着女儿……

“娘娘！娘娘快住手！”

有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随即便是一阵晃动，画扇感觉到身上忽然一轻，那些按住她的力道都不见了。

原来是冲进来一名太监，一把推开了画扇身上的男子。

“刘公公，你不在皇上跟前伺候着，却跑来碍本宫的事，不要命了吗？”好戏被人打断，丽妃气恼地。

“哎哟，娘娘，这七公主可动不得！”刘公公赶紧堆出笑脸来解释。

“动不得？有什么动不得！”丽妃不屑地，“这皇上大行不过是迟早的事，如今我就是动了他宝贝雪妃的女儿，又怎么样？不过是个病恹恹的老不死！”

还真想弄死他，好让皇儿赶紧坐上帝位。

“娘娘切莫生气，奴才来是给娘娘带好消息来的。”刘公公赔笑着小心翼翼地。

“什么好消息？”丽妃依然在气头上。如今还能有什么好消息，比她亲眼看见雪妃那贱女人的女儿受此侮辱还要让她高兴的？

“启禀娘娘，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刘公公躬下腰去，阿谀道，“大玥朝皇帝遣了使臣来，向六公主提亲，要娶了六公主?去做皇后呢。”

“什么！”丽妃顿时喜笑颜开，“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使臣连求亲的诏书都带来了，正在大殿上候着丽妃娘娘这个大玥皇朝未来的丈母娘前往呢！”

“死奴才，这样的消息，怎么不早点来说！”丽妃又喜又气，狠狠地在那刘公公身上掐了一把。

大玥朝是天朝上国，臣服于大玥的小国不计其数，大兴国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个国，没想到却得天朝皇帝青睐，要娶了她女儿去，而且是做皇后！

若是若儿嫁给了大玥朝的皇帝做皇后，翎儿坐上大兴国帝位更是十拿九稳了。她丽妃到底是前辈子积了什么福，老天爷如此厚待她！

“还愣着做什么，赶紧摆驾！”狠狠地瞥了一眼身边呆若木鸡的侍女。

“娘娘且慢！”刘公公急忙阻止，不自然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画扇，正抱着被扯烂的衣衫，惶恐地将身子遮住。

微微颤抖的身子，眼角的泪，唇边的血腥，带着满满的恨意。

心中不由得一凛。

这果然是那个天降灾星吗？

“还等什么？”丽妃不耐烦地。

刘公公回过神来，恭敬道：“皇上有旨，要七公主一同前往。”

画扇愣住。要她一起去？

“凭什么要带她去？”丽妃恼怒地，娥眉紧蹙，“那使臣要娶的是本宫的女儿六公主，要这个丑八怪去做什么？白白丢了咱大兴国的脸！”

“奴才不知，只是皇上是这样吩咐的，奴才不敢不从。”刘公公惶惶地赔笑，“娘娘，请准许老奴将七公主带下，换身衣衫再来……”

丽妃冷哼一声，算是默许。

刘公公赶紧过去扶了画扇起来，小心地搀扶着出去。

出了刑庭，画扇便见言姑姑全身赤裸躺在地上，那微微颤动的身子，因了难抑的羞愤而蜷缩起来，试图遮住自己。

“姑姑——”心中揪疼，画扇呼喊着要冲过去，却被刘公公一把拉住。

“公主，咱快些走吧！宛言她……老奴会命人带她回去的……”眼角亦是泛出一滴老泪，不经意间便拭去了。

姑姑……

如惊天霹雳响在耳畔，画扇当下愣在原地不能动弹。姑姑，是被她连累的……画扇泪流满面，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了，软软无力。踉跄着上前，扯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姑姑身上。宛言却别过头去，不愿意看她。

或者，是不愿意让她看到。

泪……

多少年来，她独自暗暗流了多少泪，如今这最后的泪，是为姑姑流的，从此以后，是生是死，她都不要再哭泣。

梨花落，红泪央，是的，她的泪已经干了！

“走吧，公主。”刘公公亦是心酸。

皇上打的什么主意，他已经在御书房门外偷偷听到了，虽不是什么好事，对于公主来说，总不是坏事吧！

只指望，她能把握住机会，最好能趁机逃离皇宫，亦逃离六公主的掌控。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1）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

大玥朝京都。

已是九月。

从大玥朝的使臣前来提亲到为六公主准备嫁妆，到如今迎亲的队伍到达大玥朝京都，整整五个月。

近来京城中，老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衷的话题，便是这位从南边小国大兴来的公主，他们未来的皇后了。

据说这位皇后，是皇帝私自出宫游玩时，在大兴国遇见的。

至于如何遇见，又发生了什么，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至于真真假假，已无人关心。

大婚之日定在十月初，因此如今的那位未来皇后并没有直接住进宫中，而是被请进了皇家在京城西郊的一处别苑，唤作碧瑶天。

落叶袅袅，轻烟缭绕。

画扇坐在湖边，素白色的纱巾将脸遮了，只露出一双好看的如剪双眸。

前面是辽阔的水域，水面上是淡淡的雾气，将一池秋水笼罩，池上有片片枯叶随波荡漾，如汪洋中的小舟。

亦如她的生命，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孤苦无依。低头，绿莹莹的湖水里倒映出自己的样子，如一个白色的蚕蛹一般被严严实实地包住，可笑至极。

心中却是凄然。

母亲的衣冠冢已经被丽妃发现，那温叔叔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吧？即使他侥幸逃过一劫，又如何得知自己被父皇作为六姐的陪嫁，送到了这大玥王朝来？

那她的脸，永远只能是这样子，再无法恢复了吗？

没错，她如今的身份，是大兴国六公主云若如的陪嫁丫鬟。

“你害死了你的母亲，给大兴国带来了灾难。朕留你在后宫抚养这么多年，也是你该回报朕和大兴的时候了。”

那天在大殿上，她第一次见面的父亲高高地坐在他的皇位上，居高临下地：“既然你是天降的灾星，朕就送你去大玥，去给大玥朝带去灾难，以助我朝将来有朝一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声音苍老无力，却是冰冷威严。

曾经，她也在梦里见过她的父皇，是那样的慈祥，疼爱地将她搂在怀里，为冷落了她那么多年而道歉，笑着说以后要好好地疼爱她。

如今，他在自己的面前，却那样的遥远。

仿佛她不是他的女儿，只是一个助他谋反的工具。

于是，她便变成了侍女，陪嫁进了大玥的京城。只是作为他的女儿，她亦得到允许提了一个要求。

带言姑姑一起，陪嫁到大玥。

只是，言姑姑自那日的刺激之后，精神失常，已不能辨认出身边的人，疯疯癫癫地时而哭笑，时而沉默，却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因此除了六公主和父皇派来监视她的落霞，谁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大兴国的七公主云画扇，只知道她是六公主陪嫁的丫鬟，生得一副丑陋不堪的容貌，叫做初儿。

“初儿……云初……”她喃喃地反复念着自己的名字。

可是，既然不再被承认是公主，也不配姓云了吧?

初儿……

她只是个没有姓的可怜人，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没有人作证，有时自己都怀疑，那些过往的岁月是不是她的一个梦罢了。

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

不过是从一个牢笼逃到另一个牢笼罢了。

而那个曾经说要带她逃离那个牢笼的男子，如今又在何处？他是否会真的向父皇提亲，父皇又会如何找借口拒绝？

说她已经死了？说她已另配夫婿？

他……

会不会伤心？

依稀地想起那日，小溪边的情景。

她蹲在娘的衣冠冢边的小溪旁，对岸是一名男子，眉眼如玉。

有风吹起，撩动她一头随意散落的青丝，缠绕在颈脖与脸颊之上，遮了她的脸，却没遮住她的眼。

那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有着温润的眉眼，却透露出一种让她心惊的霸气，清冽如溪水一般。

对上她的眼神，那男子微微一笑，嘴角绽放一个笑容，竟比三月的梨花还要好看，那样的灿烂，那样的恬淡。

男子手中牵着马，眼睛却一刻都没有从她身上移开。

然后他便翻身上马，策马蹚过溪水，溅起的溪水沁入他的靴子，却顾不得，直到她的身边。

画扇愣愣地跪在了溪边，那男子惊艳的眼神炽热，灼得她浑身焦躁不安起来——除了言姑姑和温叔叔，这世上再无第三个人看过她真正的容貌！

眼见着男子飞身上马，到了她的面前。

马蹄溅起溪水落在她的身上，却浑然不觉。

直到他朝她伸出了手，才忽地惊起。

不禁红了脸，低下头去不敢看他。那如瀑的青丝依然随风缠绕在她的颈脖与脸颊之间，如舞动的妖，欢乐地跃动。

心却是忐忑不安，竟有一个声音呼喊着，渴望着，要她也伸出手去。

她微微抬起头，却看见那只修长白皙的手，那样好看。

不，云画扇！

心中忽地一个激灵，她忽地站起身子，抽出腰间的纱巾，要遮了脸。

却，风过，吹过那轻纱?袅袅在半空中舞动，翩翩落入小溪，随着那潺潺的溪水而去，瞬即消失在白色的浪花之中。

娥眉微蹙，掩不住心中的惶恐，急忙转过身子去，拿手捂了脸，却畏畏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便有那双手，修长白皙，递过一条梨色的纱巾。

她愣住，不敢去接。

“这是我母亲亲手绣的……”那男子在她身后低声地，轻若无闻。

方才接过纱巾，手指一碰触，便感觉到那丝般柔滑，即使没见过什么世面，亦知道是上等的好货色。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2）

她轻轻打开，见那纱巾一角绣着一朵淡淡的梨花，并一个“清”字。

来不及多做思考，便用那纱巾遮了脸，方敢转过身子来，直视他。

“公子可有什么事？”她小声问道。男子愣了半晌，才道：“我……迷路了，小姐可有去处，借宿一晚……”声音温柔若春雨，细细绵绵。

画扇更是羞得低下头去。

这是她生平第一回与陌生男子交谈，心中慌得紧：“前面不远处有一处药庐，许能收留公子一晚。”

男子望住了她。

忽地，他弯下腰去，一把抓住她交缠着的小手，猛一用力，便将她那娇小柔弱的身子抱上马去。

便有一阵清水般的清冽味道扑鼻而来，沁人心脾。

不等她抗议，男子亦便也跃上马背。

“请小姐带路。”他低声在她耳畔道，顺势搂紧了她的腰，让她柔弱的肩膀靠在自己的胸前。他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声，娇小的身子因为害怕而微微颤抖。

一扬马鞭，马儿嘶叫一声，小跑起来。

一只雀儿啾地在眼前掠过，惊起沉思中的画扇，叹了口气，是时候该回去干活了吧，再不回去，管事的又该骂了。

站起身来，懒懒地伸了个懒腰，转身，却看见一名盛装女子，正含笑好奇地看着自己。一身金色华服，绾的是百鸟朝凤髻，上面插的珠钗首饰，便是她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也知道必定是价值连城。

只是微微含笑，却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尊贵，颧骨上一朵绽放的牡丹，娇艳欲滴。便是看过自己那样绝美的容颜的她，也不禁惊叹。

画扇愣愣地望住那个女子，不知该如何称呼。

华清亦望住眼前这个女子，心中是好奇异常。

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纯净如水——必然是个心地干净的女孩儿——只是为何，要用纱巾将自己裹了严严实实的，像个蚕蛹一般？

“你是什么人，为何在这里？”见那女子愣在原地，她索性自己先开口问了。

正出神的画扇不由得惊慌，身子一晃，眼看就要掉进水中。

“啊——”

女子温柔的手拉住了她，亦是一脸的惊慌，见她稳住了身子，才舒了一口气，只是方才她那惊慌的神色，竟让自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言姑姑。

如母亲一般的……

若是母亲能活下来，是不是也如这般美丽呢？

“奴婢谢……谢过这位主子。”不知如何称呼，只能称做主子。

福身，却有一条梨色的纱巾，从她怀中逸出，袅袅落地。

华清一愣。

这纱巾，倒颇为眼熟。

不禁蹲下身子去，捡起来看了，心中才吃了一惊：这纱巾一角，绣了个“清”字，分明是她亲手绣给祈儿的——可祈儿说，这纱巾给了大兴国的那位公主呀！

难道眼前的这位奇怪女子，就是……

“你是……”

“奴婢是大兴国公主的陪嫁丫鬟，名叫初儿。”画扇连忙跪在地上，心中惊慌不已，这一下，不知得罪了什么人物。

原来是那公主的丫鬟。

不知为何，心中有一股莫名的失落感。这纱巾可是祈儿与那公主的定情信物，她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便给了一个丫鬟，太不像话了！

不禁皱眉。

这时，身后传来绿萝气喘吁吁的声音：“主子！奴婢可找到你了！”

今儿个一起来，主子便说要来瞧瞧这位未来的儿媳妇，说什么也拦不住，一时兴起就跟孩子似的。可到了这别苑，她不过是指挥着奴才们将带来的礼物归置了，一转身主子便不见了，急得她到处找。

这大兴国的公主都在正厅候着见她这个未来婆婆了，可她也不能失礼吧?

真是的，都当了太后了，还这么任性！

见到画扇，绿萝也不禁一愣。

“主子，这是什么人？”亦是挡不住的好奇，哪有人把自己裹得跟蚕蛹似的！虽然是深秋初冬的天气，再是怕冷也不至于这样吧?

华清心中有些不悦，却不知从何而来，只讪讪地道：“是那大兴国公主的丫鬟。走吧，时候也不早了，待会儿还要赶回宫呢。”

瞧出华清心中不高兴，绿萝也不敢多问，便扶了她走了。

末了，还是忍不住回头打量这个女子——看不真切容貌，不过那一双如剪双眸，却是能勾人心魂呢。

画扇这才大悟。

原来是宫里来的主子。

也对，能有这样富贵的打扮，自然是大玥朝皇宫里的主子才有的尊贵。

可这又是哪一位呢？虽然是绝色，却依然能看出她年纪不小了，若是那皇帝的妃子的话，那皇帝，该是不年轻了吧?

那岂不是说，六姐要嫁给一个老头子?

算了，反正也不关她的事，她的任务不过是用她的天降灾星的身份，给这个国家带来厄运罢了。

可到底，她是否真的是所谓的灾星，真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厄运吗?

屋外的长廊上，画扇在长椅上坐了，拿着那帕子愣愣地发呆。

为什么方才，那女子看了这纱巾，好像忽地神色大变，之后那脸上便没了笑容，变得闷闷不乐似的。

难道她认得这纱巾？

怎么可能呢……

可那男子，亦好像是身份尊贵的主子，或许，真的和这皇家有牵扯？

早知道便问一问了……

可是问来又有什么用呢？

手不禁抚上了脸，只摸到一层粗糙的纱布。如今她这个样子，便是他愿意相信她是当初那个美丽的女子，又如何会愿意娶她呢？

正想着，却从拐门处传来了若如骂骂咧咧的声音。

“狗奴才，这点事都做不好，本公主养你是吃白饭的吗？你可知道，不久我就要做这大玥朝的皇后了，是何等的尊贵，你竟然拿这样的货色来给本公主做手巾，瞎了你的狗眼了！”

那被骂的侍婢是原先在这园子里的，似乎是个说不上话的主，被若如这样一骂，怕得浑身颤抖，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说话啊！”见她不说话，若如更加来气了，拿了手指便戳她的额头，“哑了是不是？要不要本公主让人给你灌下哑药去，真做个哑巴！”

那婢女听见这话，吓得“扑通”一声跪下，哇哇大哭起来：“奴婢该死，请公主大人有大量，饶奴婢这一回吧！”

“那你的意思，我方才说的那话，是我小心眼，不够宽宏大量了？”若如却偏要鸡蛋里挑骨头，“好你个贱婢，来人，给我备哑药，我不信我治不了这一个小小的丫头！”

“公主！”旁边有大兴国跟来的侍女喜儿连忙劝阻道，“公主，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贱婢毕竟是大玥朝的人，如今公主与大玥皇帝尚未大婚，处置起来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如等些时日，咱再慢慢处理不迟。”

看来这喜儿在若如公主跟前倒是说得上话的人，听了这话，若如也只狠狠地瞪了一眼那婢女，便打算暂且放过她。

转过身来，却正好看见躲避不及的画扇。

嘴角勾起一个狞笑，与她母亲丽妃如出一辙。

“呵，我管教不了大玥朝的贱婢，可管教得了我自个儿的陪嫁丫鬟吧？”眼底闪过一丝血腥和冰冷的笑意。

“你要干什么？”画扇心中一沉，只觉得背后有冷气呼呼直冒。

“干什么？”若如懒洋洋地，“这园子里的日子太无聊，我也想找点乐子——在家里时有姐姐们陪我，如今让你陪我玩玩，也是应该的。”

说着对喜儿使了个眼神，喜儿会心地去了，不一会儿便拿回来一根粗绳子，身后亦跟着一个壮汉。

画扇看见那壮汉，脑子便蒙了。

那日在刑庭里的遭遇如昨日发生的一般，不断地在脑子里回放……

快跑！

脑子中有一个声音对她喊，脚却好像被固定住了一般不能动弹，只能惶恐地看着那壮汉在喜儿的指挥下，将绳子抛上了旁边一个粗壮的树枝，又一步一步地走近她。

心肺都纠结在了一起，有难忍的呕吐感满满地涌上心头；喉间却像有人掐住一般，只能发出嘶哑的低鸣。

脑子一片空白，便被那壮汉一把举起在肩头，打横扛着大步向绳子走去。

浑身麻木，似乎自己只是一片灵魂，在漠然地看着一具与她毫不相干的肉体被人如木偶一般地用绳捆绑起来，慢慢地吊上半空。

看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遥远，需要低头才能看见若如那张得意扬扬的脸的时候，画扇才忽地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

她低头，看见自己的双脚亦被绑住，有一根绳子牵出，顺着绳子，她看见的是若如握住绳子的手，再上去，便是她得意扬扬的笑

靥。

才明白过来她要做什么，便忽觉脚下一扯，自己被凌空荡起，几乎与地面平行，又忽地被放下，重重地往后面荡去。

一阵强烈的晕眩感涌上心头，脑子亦是昏昏沉沉的。

还没等她稳下来，脚下又是被用力一扯，便往前荡起。

忍不住“哇”的一声，将喉间堵着的那些东西全都吐了出来，落地溅起，亦有不少留在了遮住脸的纱巾上，黏糊糊热乎乎的糊状物顺着脸颊和下巴缓缓流下，更加引起她心中一阵阵的呕吐感。

“该死的贱东西！”

若如被那呕吐物吓了一跳，气哼哼地：“来人！”便有一个侍女应声而上，若如便把那绳子交到侍女手中，“给我狠命地扯，最好把她的心肺都吐出来，不到太阳落山不准停！”

今日她可是正在气头上。

那个不打一声招呼便来了的皇太后，让她白白在大厅里等了好久，还不敢坐下，只能站着，到现在腿还酸呢。

到了之后，却又和自己结了仇似的，没给个好脸色看。

哼，她虽然是小国的公主，却亦是父皇母妃手中的宝贝，从未受过这样的气的。

“是……”那侍女畏畏地，却苦着一张脸。

如今还是大中午，扯到太阳下山，她的手非断了不可！

夜。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3）

寂静无声。

这是初冬的夜，所有的声音都隐了藏了，等待明年的春天再一起发出春天的乐曲。

一片叶子落下，那枝头便光秃秃的。

枝上，依然拴着那根绳子，绳子上，依然绑着那个小小的瘦弱的身子，云画扇。

初冬的夜，已是冷彻心扉。

身上只穿了薄薄的衣衫，便是在屋里，也是裹紧了那破烂不堪的棉被依然不能御寒，此刻，那小小的脸更是被冻得发紫。

身子已经麻木没有了知觉，眼却是倔犟地睁着。

倔犟地，眼角没有一滴泪。

她早便说过，今后是生是死，她都不要再流泪。

娘的在天之灵一定在看着她，还有言姑姑，如今亦需要她的保护……她要勇敢地，不能让那些看她笑话的人得意了去。

风过，冷如冰寒如铁，像刀子一般刮在她的脸上，身上，似乎要将那裹住她身子和脸的破布刮碎，然后，狠狠地刺进她的身子。

她咬了牙，在心底安慰自己。

忍过去便好了，等她做了皇后，就没空来管自己了。

反正她那个父皇肯定叮咛过她，不会让她死的，即便她一时忘记了，那个落霞也一定会制止她的……

后宫之中事情那么多，日子一久，她便会忘了还有云画扇这样一个人的。

渐渐地，天竟大亮了。

画扇漠然地睁着眼，瞧着那落霞带了人来，指挥着将她放下。

看，她猜得没错，时候到了，落霞自然会出来救下她这条小命的。

想要扯出一个笑，嘴角却是僵硬。

绳子慢慢地放下，她的脚落到了地上，却因为冻得毫无知觉，一个猝不及防，便重重地摔倒在地。

冻得僵硬的身子，与冻得铁硬的地面撞击在一起，发出沉闷的声响。

却感觉不到疼痛。

“走吧，让她自己在这里慢慢地缓过劲儿来。”落霞冷冷地招呼着，带了侍女便走了。

画扇依然是不能动弹，脸朝下伏在地面上。

没有泪，眼睛是空洞无一物。

第五章 洞房记得初相遇（1）

第五章 洞房记得初相遇

十月初七，是大玥皇帝与若如大婚的日子。

画扇麻木地坐在冰冷的炕上，身边是一套鹅黄衫子水绿百合裙，是落霞扔下的。

“换上它，随迎亲的队伍进宫。”落霞冷冷地。

没错了，这是他们的目的，要她进宫去，到达离大玥皇帝最近的地方去，用她身上的煞气来冲煞大玥皇帝……

嘴角是冷笑，面无表情。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个丑八怪进我的洞房服侍！”若如挥手打翻了侍女递上来的茶盏，“本公主的大喜之日，要这样一个丑八怪在我的洞房，宫里是没有人了是不是！”

落霞满脸赔笑：“公主，这是皇上的命令，奴婢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

“什么皇上！父皇是老糊涂了！”若如依然是不依不饶，“如今我就要成为大玥朝的皇后，这么重要的大事，我的洞房之夜让一个天降灾星在身边服侍，父皇安的是什么心啊！”

“公主也说了，如今公主要做大玥朝的皇后，”落霞展开笑靥，信手拈起一支大玥皇宫里送来的翡翠镶金步摇，那细密的流苏在手上滑过，是光滑的触感，“公主洪福齐天，是大玥朝的国母，又何必在意这一个小小云画扇。不过是卖给皇上一个人情罢了，后宫之中明争暗斗，将来公主少不了还要大兴国在背后扶持……”

若如狠狠地咬牙，却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思虑再三，只能不情愿地点头。

满室清辉如雪，画扇穿了那侍女服，脸上依然是用纱巾遮了，站在一排的侍女中间，却也不显得突兀。

喜娘搀了若如进来，慢慢扶至锦榻边。

想来是被一系列繁复的礼节累坏了，若如一屁股坐下，便气恼地扔了手中的绢子。

喜娘挥挥手，一群侍女分成两排，一排去关了窗子，一排去点了大红色的喜烛，顿时屋子里的清辉为红色的烛火取代，有些亮堂起来。

“皇后娘娘请在此稍候，皇上一会儿便到。”喜娘喜气洋洋地对若如说道。

若如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算作回答。

这边喜娘便带着一群侍女出门去，只留下若如从大兴国带来的八名陪嫁丫鬟在屋子里侍候。

“初儿！”若如懒懒地，“本宫脚酸，来给本宫揉揉。”

画扇一个激灵，忽地才反应过来，这“初儿”便是自己，咬了牙，只能过去跪下给她揉腿。

却不期然被她一脚踹开：“手劲这么大，你是要掐断本宫的腿吗？”

画扇摔倒在地上，却倔犟地抬起头望住那红艳艳的盖头，眼中的怒火迸发。

“皇上回宫……”门外有太监尖细的声音响起，喜儿急忙过来，一把将她拉起，推进队伍里排好了，方才准备停当，便听见门吱呀一声打开，是一脸灿烂菊花的喜娘：“皇上驾到！”

八名侍女包括画扇，都是受了训的，听见这话，齐刷刷地跪倒在地，口呼万岁。画扇眼角余光，瞥见一双黑色靴子跨进了喜房的门槛，那大红色的喜服一角，绣着祥云，有金龙飞舞其间。

大玥朝天朝上国，皇帝以天子自称，以龙为其象征。

那黑色的靴子往前走了几步，在她面前停下。

喜娘招呼了一声，便有几名盛装的女子，都是皇族里的女眷，手捧着金镶玉的盘子鱼贯而入，那盘子里面盛的是各色的吉祥果子，有

莲子、百合、花生等。女眷们分为两排站了，正好挡在八名侍女面前。

这才准许侍女们站起身来。

喜娘过去搀了若如，与大玥皇帝并排站了，便道："请皇上皇后用吉祥果子。"

那皇帝转了身，正朝着画扇面前的那名女眷走来，伸过手要去取盘子里的吉祥果子。

画扇低着头，却依然能看见那袖子上绣着繁复的祥云金龙，袖口上的金线堆绣，轻巧地抓住了一把莲子。

"可以了，都退下罢了。"那声音淡淡地，却是掩饰不住地兴奋和激动，那么的耳熟，每一个字都如响在耳畔，惊奇在她心底。猛地抬头，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要在一片红色的烛光中将他看清楚。

只是侧脸，却依然能看到他那温润如玉的眉眼，星眸如黑夜。

他！

怎么会是他？怎么可能是他！电光石火之间，天地似乎一瞬间倾倒，天崩地裂。她无法挪开自己的双眸，脑子中是轰然作响，随即一片空白，似乎有什么东西一点一滴在身体里碎掉，抽走了她全部的力气，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请皇上皇后喝交杯酒……"喜娘的声音嗡嗡地响在耳畔，却仿若无闻，她的眼只能看见他嘴角带着幸福的笑，拈起托盘里的酒杯；只能看见他与若如紧紧地贴在一起，双手交缠，饮尽那一杯酒……

"砰"的一声闷响，她无力地跌倒在地。

霎时间，屋内慌乱不已，几名女眷皆是高贵人物，没见过这场面，吓得尖叫起来，四处散开。

"怎么了！"他的声音恼怒。

今日是他迎娶心爱的女子做皇后的日子，被她这样打扰了，必当是不痛快的吧。画扇伏在了地上，神志清醒，却无法睁开眼睛，心中的痛楚一丝丝散开，直至蔓延全身。

恍惚中，她听到他走到她身边的声音，蹲下身子伸手捏了她的下巴，试图要看清楚她，却只能看到用白纱布包裹得紧紧的脸，紧闭的双眼，睫毛浓密而微翘。有他身上淡淡的气息传来，既熟悉又陌生，勾起她遥远的回忆。

“奴婢该死，让皇上受惊了！”喜儿吓出一身冷汗，急忙把画扇从地上拉了起来，塞到一边落霞的手中，低声恼怒地，“还不带出去！”落霞抿嘴，扶着画扇便出去了。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4）

喜儿连忙给喜娘使了个眼色，那喜娘也是见过场面的，会了意急忙道：“礼成！”便领了众侍女匆匆地退出新房来。

屋外，是依然清醒的画扇。

落霞低声地教训着什么，却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她麻木地看着喜娘领了一群侍女在她眼前走过，麻木地看着那新房内的烛光熄灭，归于黑暗。

忽觉眼中泛泪，似是极大的一颗，从眼角慢慢地沁出来，顺着脸颊流下，伸手去抹，却是干干的，并没有泪水。

干了……

梨花落，红泪央，连绵愁思连绵伤……

她的泪，干了。

脑子中混混沌沌的，似乎在梦中，而那个梦，遥远却又真实……

梦中她缩在了他的怀中，风在耳畔呼啸而过，吹起她一头青丝，飘飘袅袅缠在他的颈脖上，痒得他不禁笑出声来。

她从未骑过马。

以前只偷偷地躲在马场的草丛中，看过那些公主皇子练马。

他们那样胆小，跨在马上便吓得哭喊着奶娘，哆哆嗦嗦地不敢前行。

可是那时的她，却依然是那样羡慕，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拥有一匹马儿，尽情地在山野间驰骋。

而如今在她身后的这男子，却是这样矫健，方才的翻身上马，已让她惊羡不已，如今，他又带着她，驰骋在这山野间。

一时之间，仿若是一个梦。

仿佛他便是带她入梦的神，恍惚间，她有小小的期盼，永远在这马背上不要下去，永远在这个温柔的怀中……

虽然药庐离衣冠冢有一段距离，却因是骑马，不一会儿便到了。

他翻身下马，伸手去接她。

她却尴尬地，笨拙地将跨在另一边的脚从马背上跨过，却红着脸，不知是否该自己跳下马去。

见她如此，他亦是为难。

娘曾经说过，宫外的女子不比宫里，不可以随意触碰的，方才自己揽了她在马上，已经是失礼了，如今若要抱她下来——他倒是不介意，只是人家小姐未必……

这边，见画扇许久未归的温顺良心中担忧，点了灯笼正要出来找，见了这一幕，急忙扔了手中的灯笼，冲上来便一把推开他："你是什么人，要对我家小姐做什么？"

他急忙作揖，行了个礼道："晚生……在山中迷了路，所幸遇见小姐，便带晚生前来借宿一晚……"

不等他说完，温顺良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伸手扶画扇下了马，藏到自己身后。

"那边有个小柴房，若你不嫌弃，便在那睡一晚吧。"不是他不近人情，只是晚上画扇要住在药庐，总不能留他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在一室。

"温叔叔！"画扇在她身后小声抗议，却也知道无效，只能歉意地看了他一眼。

他却是坦然："能有片瓦遮头，晚生已是感激不尽了。"

抬头看画扇，眼珠乌黑如身后的黑夜，似能溺人。

夜，仍是有些凉。

画扇睡不着，偷偷起身来，从窗子里往外一探，见小园前的梨树下，站了一个黑影。

月光皎洁，依稀能分辨得出样子，是那男子。

心中忽地犹如小鹿跳动一般，她悄然点了盏灯，推了门，夜风袭来，不禁身子一颤。

风过，亦吹落一树梨花，纷纷扬扬落下，如月色里的星光点点，带着皎洁的月色，随风舞去。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心中一动，不禁低声地念出来。

他闻声惊起回头，嘴角已然漾开温柔的笑：“小姐好诗。”

画扇低下头去：“公子何必取笑，这并不是我所作之诗。”

却听不到他的回答，不禁纳闷地抬起头来，只对上他盈盈的笑眼，似星光闪烁。

出来得匆忙，忘记了戴上面纱。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5）

虽是夜，却有明朗的月，乳白色的月光倾泻而下，柔柔地洒在她的脸上，那忽明忽暗的烛火，在灯笼中跳跃，朦胧中，他依然能看见她的眉眼，梨花般干净，桃花般美艳，又如牡丹一般的高贵，看不真切，却已深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那夜，他们便站在梨树下谈了许多，他小时的趣事，父亲的宠溺，母亲的严厉，妹妹的顽劣捣蛋，她亦听得津津有味，似是无限渴望与向往，于是他又愿意多讲一些。

画扇亦被他的才学所倾倒。

从小备受冷落，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读书，偶尔才能悄悄地偷出一本三字经，或者破旧了的诗歌集来；而他，却是那样的博学多才，似乎什么典籍都读过，随口说来的诗句，都是她前所未闻的，却犹如滴水一般，穿透了她的心。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那时，她才知，这世上竟有人能与她如此心意相通，知她所喜。

两人聊了许久，忽地周围暗了下来，才发现那烛火已经燃尽，至于一泻清辉，映着那断续飘落的梨花，仿若清寒雪花般。而天地之间是一片静谧，只有风过的轻微，与映照在两人身上的疏影斜枝，枝丫间的花朵似乎都开在他们的身上，屏息便是一阵阵沁心的梨花香。

“梨花落，红泪央，连绵愁思连绵伤，如何望断天涯路，锦字鸿书难寻郎。”不知为何，竟脱口吟出。

只不过是应景而作，却忽地心下黯然。

如何望断天涯路，锦字鸿书难寻郎……

她却不知道，这一句信口拈来的，却真会成为日后她夜里的愁断肠。

忽地，远处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似是有人骑马而来。

不自觉地心中紧张，画扇急忙提起灯盏：“公子快请进屋去吧，怕不是什么善辈。”这深山荒野的，总是小心些才好。

男子却是嘴角含笑，站了不动。

画扇疑惑地，却也禁不住停下了脚步。

那一队人马飞驰到眼前，竟停下了。

带头的是一名黑衣男子，翻身下马，动作亦是矫健，不难看出他身手非凡。黑衣男子到男子面前，看了一眼他身边的画扇，便躬身道：“属下钟正林，见过少爷。夫人有命，请您立刻回去。”

男子无奈地冲她做了个鬼脸。

原来是寻他来的，他要走了。

不禁心中失落，黯然地低下头去：“既然公子家人寻来，荒村山野不便留客……”

“敢问小姐，贵姓芳名？”终是忍不住，他还是问了。

是一瞬间的惊奇，画扇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要来娶她，所以问了她的名字，为的是上门向她提亲……如小时候言姑姑给她讲的那些故事里头的才子佳人一般，一见钟情便定了终身。她才十六岁，多少年来都在冷落中长大，她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她还可以遇上这样一个人，会要她，娶她……

可，怎么说她都是大兴的公主，即便不得宠，不被待见，他要娶她，怕也是不容易。

心中纠结：“我……我是这大兴国的公主……”

男子闻言眼前一亮，嘴角上扬，亦是自信满满。

画扇看在眼里，知道他一定是有把握的，忽地便羞得满脸通红，终究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名字，只能轻若无闻地：“我的名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只这样一句，他眼中骤然是明亮的颜色：“我知道了。”

“公子，我们快些走吧，不然怕是来不及了……”那名叫钟正林的男子催促道。

男子皱眉，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只一眼，那男子便噤声不语，屏气敛息。

想来，他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吧?

心中甜蜜，却是羞得满面通红，急忙转身跑回屋子里去，跑到门口一回首，他还伫立在那月色下，梨花飘落满身，月华清辉，他眉眼如玉。他望着她，虽夜色中看不清楚，却依然能感受到那满脸的微笑。

她不敢再看，赶紧推了门进去，吱呀一声门关上，是满室黑暗。

然而她却不怕，即使前方视线是一片黑暗，即使周遭都是寒冷如冰，然而她的心是暖的，她知道他会回来，回来带她离开那个皇宫。

然而她却没有等到他，他没有来。

直到今日，她才明白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世人只知道，大兴皇帝有一位美丽的女儿云若如，却不知道还有一个从小便失宠，被遗弃在冷宫的七公主，云画扇。

天降的灾星，为了大兴的江山社稷，她从一出生，便被宣布死亡。

皇族的族谱上，并没有她这样一位公主，并没有云画扇。

夜是寂静寒冷的。

一群的侍女站在院子中，是为新人守夜。七八个人都冻得哆哆嗦嗦的，只有她木然地站着，已经丝毫不能感受到周围的寒冷抑或是炎热。她心底有不知是什么东西正满满地溢出，一股脑地都往头顶上去了，她的手指掐进了?心，粗使的丫头不能留指甲，只感觉到钝钝的疼痛，不至于锥心刺骨，她也清醒不过来。

这只是梦，一定是她心中太过于担心了，才会做了这样一个噩梦。他要娶的女子是她云画扇，她云画扇才是本该今晚凤冠霞帔，坐在喜床上羞涩地等着他来的女子……

他该是能认出她的才对，他不是没有见过她的容貌，他肯定能认出里面那个皇后，并不是当日的她！

她满怀着希望，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扇朱红色的门，门上两个大大的喜字，红艳艳喜庆庆。

第四章 纱窗日落渐黄昏（6）

月华皎洁，渐渐暗淡。天终究是亮了，山的那一边，东方亮出了鱼肚白。

大玥后宫的规矩，妃子侍寝，是不能过三更的。只是皇后又是特殊，是皇帝的正室妻子，是不受这一条限制的。她的心，随着东方泛出的白一点一点地凉下去。他没有认出来……

嘴角勾起一个笑。云画扇，你这是自作孽……

是啊，若如原本就与她有七八分的相似，尤其是那一双眼，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画出来的，再加上那一日，青丝缭绕，遮了她大半个脸，后来自己害羞，又是拿了纱巾蒙住容颜，他定然是没有看清楚她的模样，只看到了一双眼……

那个夜晚，她的确是没有蒙脸出去相见，可，月华暗淡，他又怎么看得清楚她的容貌……

周遭忽地嘈杂起来，是来回奔走的内侍，伺候新人梳洗。落霞推了推她，示意她进去侍候。她木然地回望，纱巾下脸色惨白，却无人能看见。顾不上落霞的催促，她转身狂奔起来，一重重的宫门落在了她的身后，她听到冰雪在她脚底四处飞溅的声音，她听得到自己沉重的喘息声和心中的狂乱。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她不要看，不要看他们恩爱的样子，不要看她的幸福被人活生生地夺取，又展现在她的眼前……

第五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1）

第五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

转眼，已是一月有余。

三更时分，画扇被冻得醒来，蒙眬中睁眼，却发现一条破而旧的薄棉全都盖在了自己的身上，姑姑蜷了身子，紧紧地将她搂在怀中，不能动弹。画扇伸手摸了摸，姑姑的身子冰冷。

不由得一阵酸意泛上心头，姑姑，便是失了神志，却依然疼她爱她，而她的亲生父亲……

姑姑，是她在这世上最亲的人。

想起姑姑遭受的那些苦难，就不禁恨自己，若是当时随母亲一起去了……

小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是落雪了，窗上糊的旧窗纸破了一个大洞，间或有几片雪瓣飘进。

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大兴位于神州之南，气候温和，雪是不常见的，间或有一年特别的冷了，也只是稀稀拉拉的几朵，落地即化。

画扇缩了缩身子，这下姑姑也醒了，迷迷糊糊地低低呻吟了几声，越发搂紧了画扇。

画扇想起从前，在大兴时的冬日——只不过不会这么寒冷罢了——落秋宫里也是寒冷，取暖的炭是轮不到她们的，唯一的一条破棉絮，也是从夏盖到冬。

夜里冷的时候，姑姑都会将她的脚焐进怀中，又细细地告诉她一些关于她母亲的事。

对于母亲的印象，她都是从姑姑口中得知的。

当年母亲在山野中与父亲相识相爱，后被父亲接进皇宫，一朝得宠，艳冠六宫，是何等的荣华富贵。父亲对母亲的爱，真真的就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意。

那时候，她也曾想，不知将来她的夫婿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也会这样地宠爱她。姑姑说，她和母亲一般的美丽，不是吗？

后来，姨娘投奔母亲进宫，母亲念在姐妹亲情，留了她在宫中陪伴。谁知姨娘心中另有图谋，看着母亲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红了眼，趁一日晚宴，勾引了醉酒的父亲。

父亲酒后得知，自然是懊悔不已，原已冷落了姨娘，并谋划着送她出宫嫁户好人家，不知是不是上天弄人，偏偏只那一次，姨娘就怀了身孕，再也瞒不住母亲。而母亲心善，劝父亲留了姨娘在宫中。

原认为，姐妹情深，便是同侍一夫也是缘分。

十月之后，姨娘产下皇子，封为丽妃，从此以后，整个后宫落入了丽妃的掌控。

没错了，丽妃就是她的姨娘，母亲同胞的姐姐。所以，六姐的容貌才与她有七八分的相似，所以，他才没有认出她不是那日的她。

思绪飘远，她恨得咬破了唇。没想到，她的心心念念，她的欢喜与期待，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该是她的东西，云若如都夺走了！

可，她如今又能怎样？这样丑陋的一张脸，她能告诉他，“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是她云画扇，而不是她云若如吗？

他，能信她吗？

即便他信了，他能废了若如而娶她做皇后吗？温叔叔怕是已惨遭毒手，还有谁能还她花容月貌……

他作为一国之君，能诏告天下，他娶错了皇后吗？他作为一个男人，能为了一个相貌如此丑陋的她，废了花容月貌的皇后吗？

第二日，雪停了，天也放晴了。

金碧辉煌的皇宫掩盖在皑皑白雪之中，天与地忽地安静，偌大的皇宫竟似一个荒园。这样的天气，稍有些身份的侍女都躲在了主子的窗子底下取暖，只有低贱的三等丫头，才要在雪中劳动。

刚到卯时，便得起来，喝一碗稀粥，也是主子昨日吃剩下的饭掺了水做的，便有管事的来招呼了，要去干活。

昨日里上头就发了话，今日是叶贵妃生辰，白日里皇后娘娘要在凤栖秋梧设宴，请宫中的几位娘娘来吃酒。而昨夜方才下了一场大雪，凤栖秋梧外的小道上都结了冰，不能通行。这天寒地冻的，铲冰的活儿自然落在了画扇这些个三等丫头的身上。

十月初，皇帝与皇后大婚的第三日，便由太后主持，从朝中百官家中待嫁的适龄女眷中，挑选出两妃四嫔八才人，充实后宫。而两妃之中，门下省主事叶梦的次女叶素儿又特别得太后喜爱，不多久就晋了贵妃，位居三品。

虽然当日太后替皇帝选妃，打的是延续皇脉、充实后宫的名头，却有流言说是因为太后对皇后不甚满意，却拗不过皇上偏生地宠爱，便动了念头。

当下，一班丫头共八人，拿了木铲扫帚，在凤栖秋梧外铲开了。

画扇拿了木铲，蹲在地上仔细地将冰敲碎，由跟在后头的叶儿扫了。那叶儿是个孩子，平日里与画扇也要好，虽干着活，嘴里却是不停地念念叨叨，讲一些昨夜里睡觉时听到的趣事给她听。

画扇一心在手中的活儿上，倒没心思听她的，只含糊地应着。虽雪是第一场，可这冰却结了有两日了，此时更是坚硬似铁，一铲下去，往往是冰未破，手已生疼。

不一会儿，手已经冻麻，只看到虎口处被木铲磨得通红，却不觉得疼。实在是冷，画扇停下手中的活，将手凑至嘴边哈了一口气——却也是冷的。地上化的雪水渗进靴子，冰冷。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1）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

转眼，已是一月有余。

三更时分，画扇被冻得醒来，蒙眬中睁眼，却发现一条破而旧的薄棉全都盖在了自己的身上，姑姑蜷了身子，紧紧地将她搂在怀中，不能动弹。画扇伸手摸了摸，姑姑的身子冰冷。

不由得一阵酸意泛上心头，姑姑，便是失了神志，却依然疼她爱她，而她的亲生父亲……

姑姑，是她在这世上最亲的人。

想起姑姑遭受的那些苦难，就不禁恨自己，若是当时随母亲一起去了……

小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是落雪了，窗上糊的旧窗纸破了一个大洞，间或有几片雪瓣飘进。

是今年的第一场雪……

大兴位于神州之南，气候温和，雪是不常见的，间或有一年特别的冷了，也只是稀稀拉拉的几朵，落地即化。

画扇缩了缩身子，这下姑姑也醒了，迷迷糊糊地低低呻吟了几声，越发搂紧了画扇。

画扇想起从前，在大兴时的冬日——只不过不会这么寒冷罢了——落秋宫里也是寒冷，取暖的炭是轮不到她们的，唯一的一条破棉絮，也是从夏盖到冬。

夜里冷的时候，姑姑都会将她的脚焐进怀中，又细细地告诉她一些关于她母亲的事。

对于母亲的印象，她都是从姑姑口中得知的。

当年母亲在山野中与父亲相识相爱，后被父亲接进皇宫，一朝得宠，艳冠六宫，是何等的荣华富贵。父亲对母亲的爱，真真的就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意。

那时候，她也曾想，不知将来她的夫婿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也会这样地宠爱她。姑姑说，她和母亲一般的美丽，不是吗？

后来，姨娘投奔母亲进宫，母亲念在姐妹亲情，留了她在宫中陪伴。谁知姨娘心中另有图谋，看着母亲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红了眼，趁一日晚宴，勾引了醉酒的父亲。

父亲酒后得知，自然是懊悔不已，原已冷落了姨娘，并谋划着送她出宫嫁户好人家，不知是不是上天弄人，偏偏只那一次，姨娘就怀了身孕，再也瞒不住母亲。而母亲心善，劝父亲留了姨娘在宫中。

原认为，姐妹情深，便是同侍一夫也是缘分。

十月之后，姨娘产下皇子，封为丽妃，从此以后，整个后宫落入了丽妃的掌控。

没错了，丽妃就是她的姨娘，母亲同胞的姐姐。所以，六姐的容貌才与她有七八分的相似，所以，他才没有认出她不是那日的她。

思绪飘远，她恨得咬破了唇。没想到，她的心心念念，她的欢喜与期待，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该是她的东西，云若如都夺走了！

可，她如今又能怎样？这样丑陋的一张脸，她能告诉他，“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是她云画扇，而不是她云若如吗？

他，能信她吗？

即便他信了，他能废了若如而娶她做皇后吗？温叔叔怕是已惨遭毒手，还有谁能还她花容月貌……

他作为一国之君，能诏告天下，他娶错了皇后吗？他作为一个男人，能为了一个相貌如此丑陋的她，废了花容月貌的皇后吗？

第二日，雪停了，天也放晴了。

金碧辉煌的皇宫掩盖在皑皑白雪之中，天与地忽地安静，偌大的皇宫竟似一个荒园。这样的天气，稍有些身份的侍女都躲在了主子的窗子底下取暖，只有低贱的三等丫头，才要在雪中劳动。

刚到卯时，便得起来，喝一碗稀粥，也是主子昨日吃剩下的饭掺了水做的，便有管事的来招呼了，要去干活。

昨日里上头就发了话，今日是叶贵妃生辰，白日里皇后娘娘要在凤栖秋梧设宴，请宫中的几位娘娘来吃酒。而昨夜方才下了一场大雪，凤栖秋梧外的小道上都结了冰，不能通行。这天寒地冻的，铲冰的活儿自然落在了画扇这些个三等丫头的身上。

十月初，皇帝与皇后大婚的第三日，便由太后主持，从朝中百官家中待嫁的适龄女眷中，挑选出两妃四嫔八才人，充实后宫。而两妃之中，门下省主事叶梦的次女叶素儿又特别得太后喜爱，不多久就晋了贵妃，位居三品。

虽然当日太后替皇帝选妃，打的是延续皇脉、充实后宫的名头，却有流言说是因为太后对皇后不甚满意，却拗不过皇上偏生地宠爱，便动了念头。

当下，一班丫头共八人，拿了木铲扫帚，在凤栖秋梧外铲开了。

画扇拿了木铲，蹲在地上仔细地将冰敲碎，由跟在后头的叶儿扫了。那叶儿是个孩子，平日里与画扇也要好，虽干着活，嘴里却是不停地念念叨叨，讲一些昨夜里睡觉时听到的趣事给她听。

画扇一心在手中的活儿上，倒没心思听她的，只含糊地应着。虽雪是第一场，可这冰却结了有两日了，此时更是坚硬似铁，一铲下去，往往是冰未破，手已生疼。

不一会儿，手已经冻麻，只看到虎口处被木铲磨得通红，却不觉得疼。实在是冷，画扇停下手中的活，将手凑至嘴边哈了一口气——却也是冷的。地上化的雪水渗进靴子，冰冷。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2）

半日，雪铲了大半，眼见就要完工了，画扇才舒了一口气。她自幼身子不好，虽在冷宫，却也不用干什么粗活，做事总是最慢，好在管事的看她是皇后的陪嫁，皇后又甚得皇帝宠爱，得罪不得，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身后传来声响，画扇转头看去，只见两顶大红色的轿子，在白色的雪地里分外的刺眼，由众人跟了，正缓缓朝这边走来。

管事的连忙招呼众丫头起来，收拾收拾，来不及退下，只能一排靠边远远地站了，将头深深低下，下巴几乎要贴到了胸口。

好一会儿，才听见了轿子抬动时发出的轻微的吱呀声，由远及近，渐渐地越发清晰起来，硌得人心痒痒。

画扇将头更贴近胸口一些，如果可以，她简直愿意把自己埋进雪里。

忽地，那规律的吱呀声消失了，“噔”的一声，是落轿的沉闷。便有猩红色的毯子，由一个小太监铺了到她面前。

心中一寒，手是止不住地颤抖。

一袭红裙，用金线绣了大朵大朵的牡丹怒放，前面有明黄色的缎带垂下，身子两侧，是背后的披风上雪白的绒毛，在寒风中瑟瑟。

“奴婢……参见皇后……”她声音低如蚊蝇，慌忙用手揪了裙子，强忍着才不至于声音也颤抖。

“没有想到你这贱丫头命这么硬，居然还没死！”若如声音不大，却一字一句都似咬着牙讲的，如惊雷响在她的耳畔。

身体里的血液似乎都在这一刻涌上，画扇只觉得脑子中一片木然。不，她要平静，若如不是她惹得起的，她死可以……可是姑姑要由谁来照拂！

“拖下去，赏个全尸。”若如淡淡地扫了一眼，转身要走。

画扇愕然抬头，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能反应。

“皇后娘娘饶命！”身边的叶儿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急拉了画扇要跪下。画扇却是不肯，更是挺直了腰杆，直视若如脑后发髻上的百鸟朝凤金络子。

“啪”的一个清脆的耳刮子，喜儿狠狠地教训道：“没规矩的奴才，皇后娘娘惩治一个贱婢，也要你来多嘴！”转而却小声地对若如劝道，“主子，这贱人死不得，你忘了……”

这话不说还好，若如听了更加恼火：“本宫堂堂大玥朝的皇后，惩治自家的陪嫁丫头还不行吗？”虽然嘴硬，却亦知道喜儿说得在理，只是脸上拉不下来，便把气撒在叶儿身上，“这个丫头，先给我拖下去。她敢为这贱婢求情，本宫就让她先下去等着！”

内侍动作麻利，一把把跪在地上的叶儿拖出去，叶儿还来不及惊叫出声，便被按在了雪地里，拿了绳子捆了，又从她身上扯下一条布，把嘴堵了。

“叶儿！”有一种恐怖的声音在心底唤起，一瞬间，她仿佛看到了那日，在大兴的囚室外头，姑姑裸露的身体，那刺眼的血。要叫，声音却卡在喉间不能发出，她扑上去，却被内侍死命拉住，任她再挣扎，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叶儿被拖走，消失在拱门之外。

“娘娘，那这丫头……”内侍指了指画扇，一脸讨好。

若如沉了脸，正要开口，却听见一个笑吟吟的声音劝道：“今儿个是素儿的生辰，不知皇后娘娘是否肯赏素儿一个面子，且饶了这丫头？”

这便是叶贵妃叶素儿，生得娇颜，一笑起来更是甜美，嘴角漾开小小的梨涡，让人堪怜，不知是修了什么德，甚得太后的喜爱。

若如展颜，心知叶贵妃是给她个台阶下，笑语嫣然：“妹妹开了这个口，本宫哪能拂了寿星的面子。只是死罪能免，活罪难饶，妹妹也别给贱婢求情了。”转而对喜儿道，“领了到那边去，不等宴散不许动！冻不死便算她命大。”

喜儿松了一口气，急忙扯了画扇到那边风口上去。

画扇原本身子就弱，又没吃什么好的，身子轻得如同纸片一般。喜儿推了她在风口上站了，狠狠道：“要不是皇上有吩咐，姑奶奶我才管不得你的死活！识趣地以后别在公主面前出现，坏了事，要你和你那疯姑姑死得好看！”话毕再不看她，赶紧也躲进了凤栖秋梧取暖。

如此寒冷的天气，她可不要在这里陪着那丑丫头受罚。

有细细的雪花瓣落下，画扇站在风口上，心是冷的，身却是热的，浑身的热血都涌了上来。她不能呼吸，不能睁眼，只有一双耳朵，把那小暖阁里的笑语嫣然听进了脑子里。

……

“姐姐如此得皇上的宠爱，妹妹才是羡慕得紧呢。”是叶贵妃的吴侬软语，她是杭州人，据说她母亲的姐姐，亦是先帝宫里的人。

是若如甜甜腻腻的声音：“妹妹怎么这样说，妹妹能讨得太后欢心，才是本宫羡慕的。”

“姐姐又不是不知道，太后是因了妹妹的姨娘才对妹妹另眼相看的，反倒是姐姐，竟如此得皇上宠爱，连先皇与太后的情意怕也是比不上……”叶贵妃叹着，“有时候，瞧见皇上眼中对姐姐的情意，真是不禁要怀疑，姐姐与皇上是前世就认得的，今世还做夫妻……”

前世?认得的……

这六个字，如同刀子一般刻在她的心底，耳边是呼呼作响的北风，袅袅的落雪，她浑身发热却僵硬，只有这六个字如同蚊虫般在脑中嗡嗡作响。

那是她的爱情，她的前世，如今，却被若如生生地剥夺了。

麻木地望着远方，有幔帐迎风飘扬，连绵数十步的銮仗仪队，整整齐齐地朝着这边行进。步辇之上，赫然是那个玄黑色的身影，端端地坐了，黑色的袍子迎风猎猎作响，说不出的尊贵威严。

是他……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3）

半日，雪铲了大半，眼见就要完工了，画扇才舒了一口气。她自幼身子不好，虽在冷宫，却也不用干什么粗活，做事总是最慢，好在管事的看她是皇后的陪嫁，皇后又甚得皇帝宠爱，得罪不得，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身后传来声响，画扇转头看去，只见两顶大红色的轿子，在白色的雪地里分外的刺眼，由众人跟了，正缓缓朝这边走来。

管事的连忙招呼众丫头起来，收拾收拾，来不及退下，只能一排靠边远远地站了，将头深深低下，下巴几乎要贴到了胸口。

好一会儿，才听见了轿子抬动时发出的轻微的吱呀声，由远及近，渐渐地越发清晰起来，硌得人心痒痒。

画扇将头更贴近胸口一些，如果可以，她简直愿意把自己埋进雪里。

忽地，那规律的吱呀声消失了，“噔”的一声，是落轿的沉闷。便有猩红色的毯子，由一个小太监铺了到她面前。

心中一寒，手是止不住地颤抖。

一袭红裙，用金线绣了大朵大朵的牡丹怒放，前面有明黄色的缎带垂下，身子两侧，是背后的披风上雪白的绒毛，在寒风中瑟瑟。

“奴婢……参见皇后……”她声音低如蚊蝇，慌忙用手揪了裙子，强忍着才不至于声音也颤抖。

“没有想到你这贱丫头命这么硬，居然还没死！”若如声音不大，却一字一句都似咬着牙讲的，如惊雷响在她的耳畔。

身体里的血液似乎都在这一刻涌上，画扇只觉得脑子中一片木然。不，她要平静，若如不是她惹得起的，她死可以……可是姑姑要由谁来照拂！

“拖下去，赏个全尸。”若如淡淡地扫了一眼，转身要走。

画扇愕然抬头，惊得目瞪口呆，一时不能反应。

“皇后娘娘饶命！”身边的叶儿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急拉了画扇要跪下。画扇却是不肯，更是挺直了腰杆，直视若如脑后发髻上的百鸟朝凤金络子。

“啪”的一个清脆的耳刮子，喜儿狠狠地教训道：“没规矩的奴才，皇后娘娘惩治一个贱婢，也要你来多嘴！”转而却小声地对若如劝道，“主子，这贱人死不得，你忘了……”

这话不说还好，若如听了更加恼火：“本宫堂堂大玥朝的皇后，惩治自家的陪嫁丫头还不行吗？”虽然嘴硬，却亦知道喜儿说得在理，只是脸上拉不下来，便把气撒在叶儿身上，“这个丫头，先给我拖下去。她敢为这贱婢求情，本宫就让她先下去等着！”

内侍动作麻利，一把把跪在地上的叶儿拖出去，叶儿还来不及惊叫出声，便被按在了雪地里，拿了绳子捆了，又从她身上扯下一条布，把嘴堵了。

“叶儿！”有一种恐怖的声音在心底唤起，一瞬间，她仿佛看到了那日，在大兴的囚室外头，姑姑裸露的身体，那刺眼的血。要叫，声音却卡在喉间不能发出，她扑上去，却被内侍死命拉住，任她再挣扎，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叶儿被拖走，消失在拱门之外。

“娘娘，那这丫头……”内侍指了指画扇，一脸讨好。

若如沉了脸，正要开口，却听见一个笑吟吟的声音劝道：“今儿个是素儿的生辰，不知皇后娘娘是否肯赏素儿一个面子，且饶了这丫头？”

这便是叶贵妃叶素儿，生得娇颜，一笑起来更是甜美，嘴角漾开小小的梨涡，让人堪怜，不知是修了什么德，甚得太后的喜爱。

若如展颜，心知叶贵妃是给她个台阶下，笑语嫣然：“妹妹开了这个口，本宫哪能拂了寿星的面子。只是死罪能免，活罪难饶，妹妹也别给贱婢求情了。”转而对喜儿道，“领了到那边去，不等宴散不许动！冻不死便算她命大。”

喜儿松了一口气，急忙扯了画扇到那边风口上去。

画扇原本身子就弱，又没吃什么好的，身子轻得如同纸片一般。喜儿推了她在风口上站了，狠狠道：“要不是皇上有吩咐，姑奶奶我才管不得你的死活！识趣地以后别在公主面前出现，坏了事，要你和你那疯姑姑死得好看！”话毕再不看她，赶紧也躲进了凤栖秋梧取暖。

如此寒冷的天气，她可不要在这里陪着那丑丫头受罚。

有细细的雪花瓣落下，画扇站在风口上，心是冷的，身却是热的，浑身的热血都涌了上来。她不能呼吸，不能睁眼，只有一双耳朵，把那小暖阁里的笑语嫣然听进了脑子里。

……

“姐姐如此得皇上的宠爱，妹妹才是羡慕得紧呢。”是叶贵妃的吴侬软语，她是杭州人，据说她母亲的姐姐，亦是先帝宫里的人。

是若如甜甜腻腻的声音：“妹妹怎么这样说，妹妹能讨得太后欢心，才是本宫羡慕的。”

“姐姐又不是不知道，太后是因了妹妹的姨娘才对妹妹另眼相看的，反倒是姐姐，竟如此得皇上宠爱，连先皇与太后的情意怕也是比不上……”叶贵妃叹着，“有时候，瞧见皇上眼中对姐姐的情意，真是不禁要怀疑，姐姐与皇上是前世就认得的，今世还做夫妻……”

前世?认得的……

这六个字，如同刀子一般刻在她的心底，耳边是呼呼作响的北风，袅袅的落雪，她浑身发热却僵硬，只有这六个字如同蚊虫般在脑中嗡嗡作响。

那是她的爱情，她的前世，如今，却被若如生生地剥夺了。

麻木地望着远方，有幔帐迎风飘扬，连绵数十步的銮仗仪队，整整齐齐地朝着这边行进。步辇之上，赫然是那个玄黑色的身影，端端地坐了，黑色的袍子迎风猎猎作响，说不出的尊贵威严。

是他……

第六章 往昔事散逐香尘（4）

是那个在月下与她约定终身的他！她多么想不顾一切地跑上去，拦住他，告诉他他的皇后应该是她云画扇，而不是坐在暖阁中的云若如。

可是，浑身的热血始终盖不过北风，她是清醒的理智的，她知道如今她的一张脸，是多么的恐怖。没有人会相信她，她反而会因此而丧命。

步辇缓缓在她眼前抬过，她不敢再抬头去看。那一张脸，那样的熟悉却遥远，她怕自己会忍不住，忍不住做出傻事来。

雪地上清晰地印下轿夫的脚印，触目惊心。

她听到轿子落地的沉闷声响，她听到红毯子铺陈开来的声音，她听到他的脚，踩在红毯子上轻微的摩擦声，她听到他搂了若如在怀里，宠溺地关怀着冷暖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发觉有人站在了她面前。那浅紫色的锦袍，绣满大朵大朵的木棉，繁复的绣工，层层堆缀。雪白的毛绒披风，几要及地，有侍女小心地在身后微微地抬着。

她抬头，是叶贵妃关怀的笑颜："皇上和娘娘已经走了，你也回去吧。"看到画扇依然木然的表情，嘴角的笑意更浓，"放心，有什么本宫担着，皇后娘娘还不至于驳了本宫这个面子。"嫣然一笑，便上了小轿。

"还不走！"管事的恶狠狠地推了她一把，"尽给我惹麻烦，回去把合宫上下侍女的衣衫都给我洗了，洗完才准吃饭！"

画扇毫无知觉地，麻木地挪动自己的双腿。那腿已然不是她的了，她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她不敢奢望还能得到什么，她只求能和姑姑平平安安地在这个陌生的皇宫生存下去。

这不难，不难……

只要她避开若如，只要她不再去想那个夜晚，小院中，梨树下，只要她不要去想“梨花落，红泪央，连绵愁思连绵伤，如何望断天涯路，锦字鸿书难寻郎”……

春华殿。

数枝红梅倾斜在墙角，在一片素白的雪中，越发地显得灼人双眼。太后素来不甚喜梅，宫中上下种得也不多，间或能看到寥寥几枝，也是没什么人打理的，颇有些无精打采。

侧殿的小阁，有两名婢女围在火盆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宫中婢女按了三等——侍女、宫女、粗使丫头来分，是三样的装束，这样梳了双圆髻，淡藕色的棉袄子，该是哪宫主子的贴身侍女。

其中一名年纪幼的，小小模样未长成，已有了三分姿色，一边百无聊赖地拨动火盆里的炭，一边道：“这位主子可真是命好，封了妃不说，才这么几日，无功无劳的便晋了贵妃，如今太后又特为她在这里做生辰，难怪主子心里过不去。”

另一名眉目间已有几分成熟，压低了声音笑道：“这世上没有无因的果。太后素来平淡，何故白白地对一个门下主事的女儿如此上心？”

年幼的也笑：“我听说，这叶贵妃的姨娘曾是先皇宫里的人，跟太后是以姐妹相称的。”

“我听几位老妈妈说，当年太后争宠，心狠手辣，将怀着龙种的贤妃推下了山去，没想那贤妃命大没死成，告了她一状，是那位主子出面顶了罪，太后才保得了地位，想来是太后心中不安，才……”

话音未落，就有管事的推门进来骂道：“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嚼舌根子，前头主子已经到了，还不去伺候！”

两人慌忙站起，收拾收拾便往前头去了。

春华殿历来是皇族家宴之所，凡太后、皇帝、皇后做寿，或有其他什么王爷承恩，都在此设宴，以彰荣耀。而贵妃虽只于皇后之下，历来却没有在春华殿做寿的先例，如此太后此举，自然惹来不满。

两名侍女匆匆从侧门进去，溜到自家主子身后去。

陈妃狠狠地剜了一眼，心中不悦嘴上却没有讲什么。

殿上，皇帝自然是坐了上首，太后居左，皇后居右。作为今日的主角，叶贵妃盛装打扮了，坐在太后的下首。

殿外虽是冰雪寒冷，殿内却是暖如春阳，左侧有竹帘，帘外设丝竹管弦，清音了了。

华清含笑望着殿下，脸上笑靥如花，一朵绽放的木棉娇艳。殿下是一片笑语嫣然，众人脸上都堆满了笑，恍惚间竟是那样的不真实。

她转头，身边那个穿着玄黑色帝袍的男子，眉眼如画，笑靥若梨。

……

连锦年……

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要以为那是连锦年。可是，他的眸底虽是深情，望着的却是另一个女人，这才恍悟。

那是她的儿子，与连锦年的儿子，并不是连锦年。

忽地，一串清丽的笑声从殿外响起，一个粉色的身影从外头飞扑而进，踏着轻快的步子。

“母后你瞧，这枝梅开得多好！”若梨笑得天真，浑然不觉身边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冲着她来了，自顾自地走上华台，一边摘了一朵，放在鼻下一闻。

是冰雪的味道。

脸上漾开满意的笑容，她顺势在华清身边坐下，依偎在母亲身上：“您闻闻。”

心中散开满满的喜悦，华清搂了她在怀里：“梨儿，你怎么回来?！母后还以为你赶不及回来给贵妃做寿呢！”这个女儿，和她真的是有八九分的相似，不论是音容笑貌，不论是她被宠坏了的公主脾气，就连喜欢闻花草的味道这一习性，也与她如出一辙。

心疼地握起她的手：“大冬天的，冻得冰冷冷的，回头该生冻疮了。”虽是教训的语气，脸上却是掩饰不了的宠溺笑容，握了手贴在自

己脸上，“母后给你暖暖。”

却是连宸祈在一边吃醋地：“还不是母后宠得她，堂堂一个公主，整日里就惦记着吃和玩，也不正经学些女孩子该干的……”

话音未落，却被若梨抢先白了一眼，顿时呛得红了脸，却不知再说些什么。华清看在眼里，心中叹道，这女儿的脾气，倒比她还要刁蛮几分了。自小她便宠着梨儿，待祈儿却是严格，如今他才会这样的怕梨儿，在外人眼里看来，倒有几分懦弱。

只是她却知道，他这个儿子，一脉继承了他父亲的品性，平日里总是一副淡然的样子，若真动了气，怕也是恐怖得很。

“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

忽地，殿下有人吟起诗来，声音淡淡地，带了几分酒意。她放眼看去，只见是一个白色的身影，一手捏了酒杯，一手撑了脸颊，似笑非笑地望着殿上。

是连锦年的长子，连煜华。

“皇兄今夜好兴致。”身边有皇帝的声音，浅浅含笑，“听说今日皇兄的王府上，有不少京城名士出入，谈古论今，很是热闹。”

连煜华亦是淡淡的，“不过是谈些名家名著罢了，品诗作赋，倒是自在。”这两兄弟，把连锦年的那一身“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本事，倒是学得出神入化。

连宸祈点头，笑道：“平日里咱们兄弟俩总是凑不到一起，今日借着叶贵妃的面子，倒有了这个机会，真的要好好地喝上几杯了。”便回头对吴意子道：“去王爷身边侍候着。”便自己提了酒壶，满满地斟了一杯。

吴意子亦为连煜华斟了酒，笑着：“王爷请。”

连煜华端起酒盏，不等皇帝说话，便一饮而尽：“臣祝叶贵妃万福。”他笑，定定地看住对面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子，一身蔷薇红的宫装，显得分外的娇艳。

这一杯酒，分外的浓烈，麻辣辣地刺进喉间，沿着胸口一直流下，直到胃里。顿时是翻江倒海般反复，腹中搅成一团。

迷迷糊糊间，他漫不经心地望着连宸祈。玄黑色的龙袍，杏色的滚边上绣的是繁复的飞龙祥云，那飞龙是用了金线绣的，每一片鳞都宛若鲜活。他看着他和身边的女子，大兴国的公主，大玥朝的皇后谈笑，眼中流露出来的不尽的情意，任是谁都能看得出来。

他与父皇一样，都是重情义的男子，都是会爱上一个女子而不能自拔的人。只是他比父皇幸运得多，能娶得爱的女子，毫无阻碍，又如愿地册封了皇后。

比起他的父皇和母后，他是幸运得多。

而他呢？他亦是父皇的儿子，他是否继承了父亲的深情？

他不知道，他至今都没遇上一名能让他动心的女子。或者说，他这一生是不会遇到能让他爱上的女子的。因为他的心底，已然是冰冷了。

两个爱着他的女子，都已经落寞地死去了。而他作为皇长子，在连家之中，亦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了，他是什么都没有得到。

竹帘之后，一曲终了。复又有筝声淙淙，如落花流水般。他嘴角含笑，眼角却是一滴晶莹，在满殿通明的灯火之中，看不清楚。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1）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清早醒来，外头已是白雪皑皑，他躺在榻上不肯起来，命侍女开了窗子，任北风呼呼地吹进来，霎时间满屋清露，脑子方才清醒一些。真是冷，他下意识地裹紧了棉被，身体是暖的，心却是冷的。

他遥遥地想起年幼的时候，那时候母后的身子尚好，这样的冰雪天，常爱带他去狩场冬猎。漫山遍野是无尽的冰雪，不见活物。

他骑在小黑马上驰骋，追一只出来觅食的兔子。兔子受了惊，发疯似的朝密林深处窜去，他奋起直追，却追丢了兔子，反倒瞧见一匹枣红马，垂着头在雪地里刨食。他下了马，循着脚印寻去，却看见前方的空地上，有剑光冽冽。

那一身红装，正是当朝皇后，他的母后杨奇秀。他从小跟着师父习武，那一招一式里饱含的恨意，他看得出来。她心里有恨，他知道，所以他从不怪她。

佩儿推门进来，是一身素衣，眼哭得红肿。她端了热水放在架子上，转而对他道："殿下，快起来吧，是时候了。"佩儿是他身边的侍女，跟了有许多年，感情颇深，难怪会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他愣了愣，方才缓缓地点头。佩儿一拍手，有侍女鱼贯而入，替他换上了素白的孝服。他麻木而机械地任由她们摆布着，十二层繁复的孝衣，却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的温度。

踏出屋子，一片雪白刺痛了他的眼，有温湿在眼中，却转瞬即逝。

又下雪了。

他抽了抽鼻子，鼻尖已麻木。

古鹤松涛。

甫一进屋，便有沉重的暖香扑面而来，侍女在身后关上门，更是将一丝清冽都隔绝在外，屋内沉闷得让人窒息。

满屋都是雪莲色的幔帐，从高高的房梁上挂下，没有风，无精打采地垂着，纹丝不动。只有在人走过时，才微微摇摆。

佩儿在前头引路，他皱眉，快步跟上。穿过重重幔帐，才到了那一具乌木漆金的灵柩前，接过柳儿手中的香，拜了三拜，方在旁的蒲团上坐了，闭目诵经。

柳儿在旁小声地禀报："圣谕已经下了，葬在西皇陵……东边那个位置，怕是要留给那个女人了。这边娘娘尸骨未寒，那边就已经琢磨着立新后了，真真地叫人心寒……"他恍若无闻，这是他早就料到了的事，父皇心里只有那个女人，心心念念地，要册封为皇后。如今母后去了，正合了他的心意。

耳边沉默了许久，又响起柳儿的声音："早上后头传话来，那位主子怕也是不行了……"声音是犹犹豫豫的。皇后在的时候，是不许宫中人提起那位主子的。

他猛地睁了眼，空洞无神地盯住她，握住佛珠的手有丝丝颤抖。柳儿的话如在遥远的地方响起，缥缈不能入耳。"几年前就得上了病，皇后娘娘派御医去看过好几次，总不见好……依奴婢推测，如今御医所是那杭太医当管，宫里谁不知道杭太医是那女人的心腹，从宫外带进来的……"

柳儿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只觉得心中一片一片地空了，连呼吸都清清楚楚地听得到。

她……她终究是撑不住了吗?

他有许多年没有去看她了，偶尔在园子里遇上了，她亦是低眉顺目地喊一声"殿下"，再多看他一眼都没有，表情淡寡如水。

他恨她。

他恨她出身低微，却不自量力要去勾引皇帝，不过是想要求得荣华富贵罢了，只是她终究是小户人家深闺养大的，又怎么知道要做一

个皇帝的女人，要的不仅是容貌，不仅是床上的那些功夫，不仅是一个儿子，更重要的是她的出身，她身后的背景能不能给皇帝、给朝廷带来好处……

连宸祈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他幸运，爱上了一个公主，虽然是边陲小国，却亦是配得上皇室，所以可以娶自己心爱的女人。可是，他最终不还是免不了三宫六院吗？为什么？不就是因为那些女子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势力吗？

即便是那个自认为与父皇是真心相爱的太后，不一样不能免俗地，为自己的儿子娶进这数不清的佳丽吗？

她的出身低微，导致了他这个错误的出生，他身为皇长子，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栽培，从连宸祈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臣，一辈子是臣。

他曾暗下决心，要一辈子与她划清界限，不到黄泉不相见。

然而，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心底猛然地空了，才知道，那终究是自己的母亲，是十月怀胎生下他的母亲，是他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

他恍然起身，目光涣散。

案上设着母后的灵位，同样是乌木包金，顶上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散发着幽幽的光芒，显示出她无比尊贵的地位。

怆然转身，踉跄了几步冲到门外，他无力地扶着殿前朱红的柱子，上面盘绕着的金龙，硌了他的手。他忽然奔跑起来，冲进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无数的雪花漫天满地地扑上来，北风呼呼地拍在脸上，如千根万根的针刺一般。

他不怕，他不怕这点点疼痛！

他是大玥国的大皇子连煜华，他才十七岁，已经在沙场上征战了无数回，关外的雪比这寒冷许多倍，敌人的刀，比北风锋利许多倍，他都经受过了，他还怕这一点点疼痛！

他是为大玥朝立下赫赫战功的，父皇不能抹杀了他的一切努力！

可是……

他颓然地跪下，双手顺势撑到地上，却无力地一软，脸庞狠狠地砸进了雪里。铺天盖地的雪瞬间盖在了他头上，一时间沉闷不能呼吸。

泪，还未流出就结了冰。

他，他如今还能拿什么和连宸祈比？

提香阁。

屋子里暗沉得很，他一进屋，只觉得两眼发暗，好一会儿才看清屋中的陈设。一张小小的木床，白色发黄的幔帐乱乱地垂下，墙边是一张桌子，隔着一个半旧不新的梳妆盒并一面铜镜。

他轻轻走过去。

梳妆盒和铜镜上，都沾满了灰尘，想来是好些日子没有用过了，不禁鼻子一酸。桌前是一面小窗，外头的风雪打在窗纸上，发出轻微的响声。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2）

床上的人喃喃地：“姜儿……下雪了……殿下可别冷着了……”

他过去，蹲在了窗前，那张憔悴的容颜映进他的眼帘，枯瘦如骨。他的视线落下，在枕边一把木梳上。

手微微地颤抖着，拿起那把梳子，月牙的形状，上头镶嵌了大大小小的珠宝，即使在这暗室之中，也璀璨异常。

梳齿上，没有镶嵌珠子的部分，脱落了原来的颜色，想来是握在手中抚摸了许多次吧？脑子里浮现出她倚在了宫门，手中握着这梳子，遥遥地望向那深宫的样子，不觉心酸。

这梳子，是当年父皇的贵妃董氏被冠以谋害太子——也就是如今的皇帝的罪名，被内侍们拖着押送到天牢时，从她身上掉落下的。当时他就躲在一边的假山之后，他看见她眸底的绝望与凄凉，深深刺伤了他的眼。

那时候他就知道，将来有一日，他的母后也会落得和董贵妃一样的下场，如今还真是应验了。

待内侍拖着董贵妃远离了，他才从假山后出来，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那把梳子，阳光照耀下，满目琳琅。瞧着好看，便打算收入怀中，谁知一个转身，便看见了她，他的生母，住在侧宫的李才人，亦躲在了一棵树下偷偷地看着他。

他对她并不熟悉，幼时便跟在母后身边，不过逢年过节，母后都会允许她来中宫小坐，偶尔在席上亦见上一面，没想到她的脸就已经那样深深地刻画在他心底。

毕竟是母子连心。

思索了一会，复又掏出那梳子，轻轻地放在一边的假山上，转身离开。

病榻上的人儿微微睁开眼，室内黑暗，看不清眼前的人，却闻到那熟悉而陌生的味道，灰色的眼眸中瞬间绽放开光芒：“煜儿……是煜

儿……”

他方回过身来，握住那只枯瘦如柴，却拼命在空中挥舞着想要抓住他的手。手是冰冷的，粗糙的，是多年来的寂寞与思念吸干了她，如今她不过是一具有生命的尸体罢了。

要开口，却如鲠在喉，发不出半点声音。

她是病得糊涂了，自顾自喃喃地：“煜儿……是皇后让你来看我的吧？是不是……你父皇封了你做太子？”当年她把煜儿托付给皇后，又在沈如蝶的求子药中掺入红花，为的就是要给煜儿一个好的将来，她自知出身低贱，连累了煜儿……“煜儿……以后你做了皇帝，要好好的……要勤政爱民……”

有酸意泛上心头，他拼命地点头，想要开口安慰，却无语凝噎。

她真的是糊涂了，她竟不记得，太子之位早已是别人的，皇帝之位将来也是他的，她也不知道，如今皇后已经去了，再不能帮他什么……

她更不知道的是，皇后求功心切，竟在他在前线右臂负伤不能出战，那女人向皇帝请求让连宸祈出战之时，怕被抢了功劳，暗中授意心腹给他的药中加重了分量，结果……

他握了握右手，一片麻木无力。

他的右手已经废了！

他那只握着剑戟，与他在沙场上奋勇杀敌，立下无数赫赫战功的手已经废了，如今，连笔都握不好，他还凭什么去沙场上杀敌立功，凭什么和那个集万千宠爱在一身，集两朝血脉于一体，背负着千万朝臣的期望与民间前朝义士的希望的连宸祈去争夺那个皇位！

“煜儿……”她轻声地呼唤着，眼眸中星星点点，“要好好的……”如燃尽了的灯，最后一丝的力气已经消失殆尽。她嘴角含笑，似是满足。

他紧紧地抓住她的手，那早就已经毫无温度的身体，如今是真的去了。他并没有哭，如同母后去的时候一样，没有哭。

短短三天，他失去了两个爱他的人，除了心中越发的寒冷，再无其他感觉。这一切都是他早就看透了的，有父皇的百般疼爱与维护，母后定然是斗不过那个女人的。而如今，他能做的只有保住自己。

保住自己！

办完了母后的丧事，他便上书，辞去了军中的职务，父皇问起，只说自己身已残，对于行军布阵亦不甚了然，再无力担当军中的职务。父皇沉吟许久，那一双眼从未那样深沉地望着自己，良久，他才无力地挥一挥手，将那一道奏折扔在了桌上，淡漠地："准奏。回头朕命内务府拨银子，在外头建一座府邸，你便搬出去吧。"便再无他话。

他心中冷笑，脸上却是不动声色，行了礼起身就走。

如今，是要把他赶出皇宫，只余他们一家四口在这个金碧辉煌之地享受天伦之乐了吗？罢了罢了，他亦不想留在这冰冷的皇宫之中，出去倒还乐得自在。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3）

出了御书房，他走到殿前的汉白玉石桥上，桥下的清溪已然结冰，是白茫茫的一片。终是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肃穆的殿宇。

天是灰的，橘色的琉璃瓦亦黯淡了颜色，那飞起的四角，在灰色的天空之中划过，仿佛是撕裂了的伤口，那样的狰狞恐怖。

他低头，雪地里留下他的一串脚印，蜿蜒至脚下。他想，这殿宇之中，终有一日坐的会是连宸祈吧?

而他，不过是大殿底下的一个小小臣子，永远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永无出头之日。他生来就是一尾蛟，再努力，亦比不上那生来的龙子尊贵。

可，蛟龙蛟龙，龙尚在蛟之后。

他咬了牙。

旋即转身便走，不要再看一眼。他不会再来了，若是以臣子的身份，他是再不愿踏进这御书房一步了。

数月之后，南王府于皇城西落成，连绵数十里的王府，身后衬着的是连绵不断的大罗山，金光璀璨，府中精致的亭台楼阁，奇花异草，遍地铺就的金砖，满墙上雕刻的各色福兽，栩栩如生，仿若你一哈气，就会化作活物，跳下墙来嬉戏。那一泓清泉从王府后的大罗山上引下，清清袅袅，颤颤汩汩，在府中回环而过，缓缓流去。

这样的心思，这样的精妙，比起皇宫也不差的。

他站在了南王府前，只觉得那金灿灿的三个御题的大字刺花了眼，一时间脑子中是空白无物，竟不想去想其他的什么了。

“这王府的建造，这规格，都是皇后娘娘亲自监制的。娘娘说了，王爷如今已长大成人，再留在皇宫自然是不合适，可也不能亏待了王爷……”

他心中冷笑，脸上却是恭顺：“多谢娘娘关怀，他日本王必定进宫，面谢娘娘。”傅华清，你愧疚吗?

你是愧疚了吧?

集三千宠爱在一身，你断了后宫多少女人毕生的希望，你断了连家皇室的血脉，可你是否想过若连宸祈死了，那继承皇位的，除了我还会有谁呢?

唇边是阴冷的笑，眼底的不羁，懒懒地打量着眼前的金碧辉煌。

“王爷少喝点，天冷，醉了怕是走不稳。”绿萝在一边瞧着，心里不由得有些担心，悄悄过来低声劝道。

他这才从悠远的回忆中回过神来，不经意地看一眼殿上笑靥如花的女子，看她一颗心都在怀中那个撒着娇的女娃身上，并没有注意到他。他微微点头，算是道了谢。

踉跄着起身，他才发觉自己已经醉了。殿上没有人注意他，他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在父皇心中是，在大臣心中是，在连家人眼中亦是。

“我出去走走。”他极轻地对绿萝道。

绿萝点点头，便回到华清身边侍候着。这春华殿，他是极熟的，便也不怕他走迷了路。

侍女小心地打起门帘，忽地一阵冷风便卷着细细雪花儿飘进来，冷得一个激灵，顿时清醒不少。他吸了吸鼻子，只觉得已经麻木了。

出了门，一地光亮的黑色大理石地面，反射着天上皎洁的月色和地上洁白的雪，倒有些刺眼。原来并没有下雪，只是风有些大，夹杂着树枝上的积雪乱舞，倒像是下了雪。

他扶着墙，一路踉跄。不知走了多久，才觉得体内的酒意略消，舒服了些。恍然才发现，自己竟已经走出春华殿，竟已经走到了侧宫。

是上天在看着他吗？他一想起，便让他故地重游。

他醉眼醺然，打量着周围，只觉得一片昏暗，两盏破旧的灯笼在北风中摇摇欲坠，灯光忽明忽暗。灯下是扇朱漆的大门，朦胧中，只

见门上斑驳，是岁月的痕迹。他伸手去触摸，门上微微翘起的朱漆，承受不了他手的重量，发出轻微的碎裂声。

“娘……”他轻声低喃着。

及进门，他才发现原本空旷的院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哪个宫里晾衣晒物的小院，只见月光下，到处是晾晒在绳子上的衣物，迎风摆动。

嘴角扯出一个难看的笑，他不由得握紧了拳。

他是大玥朝的大皇子，如今的南王，曾为大玥朝在沙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现在，不仅一切

第七章 寂寞空庭春欲晚（4）

都化为乌有，拱手让给了连宸祈，就连自己的母亲，他都不能好好守护，母亲生前的居所，都已挪为他用。

心底有阴柔的火苗，直要把他的五脏六腑都焚烧干净，空荡荡得不剩一物。他再一次地想起母亲，想起母后，想起幼时在书房中，他坐在角落里，看着父皇笑容可掬，手把手地教连宸祈临摹帖子……

“你是谁？”一个畏畏的声音响起，仿若是受了惊的小鹿。

只一瞬间，他眼底的愤恨和悲伤都若雾气一般消失不见，嘴角轻扬，复又是那样懒懒的眼神，仿若他从来都只是天皇贵胄，从来都未曾有那些往事。

他定了定神，借着月光才看见是一名侍女，却不知为何用纱布遮了脸，只露出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惊魂不定地看着他。许是没料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出现在这里，她似乎吓得不轻。

一阵疲惫上头，他懒懒地靠在了门边的柱子上，是一条回廊，廊边上是椅子，他顺势坐了。支起下巴饶有兴趣地看着这女子。她一手端着木盆，看来是来这里晾晒东西的。

“你又是谁？”他轻轻地问道，声音沙哑，却有不容抗拒的威严。

画扇一愣，也没仔细想，便脱口而出：“我是皇后宫里的粗使丫鬟，你是什么人？”这男子，看起来并不像太监。只是宫里除了皇帝，还能有第二个男人吗？可，大玥朝的皇帝她认得，化作了灰她都认得，不是眼前的这名男子。

连煜华一愣。

原来是那个女人宫里的人。想来是陪嫁来的丫鬟吧？大玥朝宫规甚严，是不会允许一个老是拿纱巾遮着脸的女子进宫的。可若是皇后的陪嫁，按理该是皇后的心腹才是，怎么会落得大冷夜里在这晾衣如此悲惨的境地？

心思回转，仿若有一道光闪过，便没有再说话，只是移开了目光。月华下，小小的院子因了满院的衣物而显得有些狰狞恐怖。他试图去忽略这些衣物，试图去回想当年母后住在这里时是什么样的情形。深宫寂寞，她定然是很寂寞的吧？父皇除去那一次，便再也没有临幸过她，她做了个不大不小的主子，高不成低不就，她忍受着上头人的冷眼和下人的讥讽，一个个的夜晚，她是如何熬过来的？

她必定是辗转反侧不能眠，或许心中还担忧着他这个不孝子吧？

画扇见他不说话，便也不再问。宫中的人和事，少知道为妙，便打算要走。才跨出门，便听到身后有冷然的声音道："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她只是心中一惊，想着这个男子颇为奇怪，说的什么奇言怪语，却也没放在心上。姑姑还在小屋子里等着她回去，若她回去得晚了，怕姑姑的疯癫病又会发作，到时候伤了人或伤了自己，都是不得了的事。

她匆忙地走着，雪很深，她低着头只能顾得脚下，却没注意到，前头有一个黑色的身影，亦在雪地里，沿着方才那名男子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来。

自然是撞上了。

她吃痛地跌坐在地上，还不待她喊出声来，便是一个温柔却严厉的声音："你是什么人，如此深夜……"好像是醉了，有淡淡的酒气扑鼻而来。

她抬头，一时间仿佛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扑扑地直往头上冒着。

是他！

那熟悉的眉眼，她认得，她梦里心里都是，满满的都是！

见她愣在地上，他忽地来了兴趣。这名女子，分明是侍女装扮，却为什么遮了脸，难道有什么不可见人的吗？

那一双眼睛，竟是那样的熟悉。他模模糊糊地想着，脑海中浮现出的是皇后的样子。是了，这双眼睛和皇后倒是极为相似的。不禁便有了好感，伸手去扶。

她愣愣地望着他伸来的手，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便已经把自己的手也伸了过去。他的手是暖的，她的手是冰的，忽地一碰触，她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便是脚下一滑，竟整个人都扑在了他的怀里。他一急，亦没有想许多，便也伸手环住了她，两人便奇妙地抱在了一起。

她的头被紧紧地贴在了他的胸口，她能感受到他胸口的起伏，能听到他心跳的声音。他身上有淡淡的酒气，混杂着清冽的雪花的味道，还有不知名的香料的气息，莫名地让她心安，在这样凄苦无依的夜里，在这样寒冷的深宫。他的臂弯坚固而温暖，仿佛能够抵挡一切的灾难。

她听到自己心底有碎裂的声音，她听到自己心底有悲伤的声音，心酸到连呼吸都能够听见，心酸到她不能睁眼去看他的脸，只能紧紧地闭上，偏过头去。

连宸祈亦是愣了半日，才将她扶稳了，放了手。

好奇怪，方才见她要摔倒，竟是全然没有思考，便拥住了她。仿若是心底最自然的反应，是不需要多做考虑的。

为什么？他并不是一个随意的男子，虽然皇帝是有后宫佳丽三千的权利，看中哪个小宫女，亦可收了封个才人宝林便是，可是他却从来不是这样的人。可眼前的女子，那一双眼睛，却揪住了他的心。

是因为，那双?睛像极了皇后吧?

他暗自揣测着。

可是，竟有奇妙的感觉，微微地触动心底的那一丝温情，便是对着皇后也不曾有的。是那一夜，他与皇后在小园中梨树下时候，心中的那份悸动。

“皇上。”有一个淡淡的声音在画扇身后响起。

连宸祈回过神来，嘴角微微上扬：“久不见皇兄归来，母后担心，朕便出来寻。正好也有些醉了，醒醒酒。”

连煜华只是笑，也不答话，自顾自沿着原路走回去，路过两人身边，他含笑地看了画扇一眼，似有深意。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1）

午后的日光，最是温暖。

今日竟捡了这么个便宜差事，替若如炖补品。冬日里，能躲在火炉旁的差事，可算得上是美差了。

画扇蹲在了小火炉前，手中的扇子有一搭没一搭地扇着。

昨夜的点点滴滴，竟如梦似幻一般，萦绕在心头不去。他身上淡淡的气味，那样熟悉，是前生便闻到了，才定下此生的吧？那含笑的眼眸，温柔的语调，却犹如银针刺在心口，疼得无以复加。

他再好又有何用，如今，已经是别人的枕边人。

他……

是叫连宸祈吧？

连宸祈，若有一日，你发现若如并不是当初梨树下，与你定下终身的男子；若有一日，你发现这样一个丑陋的女子，才是你的皇后，你待如何……

是不是依然能有当初那般的决心，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愣愣地蹲了半日，忽地有一个高大的阴影，挡住了她全部的日光。她惊得站起，身子晃了一晃，赶紧用手撑在了灶台上，才站稳了。

她惶恐地抬头。若是让管事的发现，她在干活的时候走了神，怕是要狠狠地骂她一顿的。

却没想到，竟是他。

又是他。

一脸淡然，站在了小厨房的门口。冬日的阳光温柔，也禁不住抚在他的身上，为他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边。他的发髻有些乱，怕是刚刚午睡起身，还来不及梳洗。微微逸出的发丝在冬日的暖阳中随风而动，仿若是三月最轻柔的柳絮，轻轻地抚在她的心上。

“你是……昨夜的那名侍女？”见对方愣愣地盯着自己，那眼神如此的强烈，心中不由得一动。

这才回过神来，画扇惊慌地低下头去，低低地应道：“奴婢参见皇上，昨夜无状，还请皇上恕罪。”

为什么又是他！

当她渐渐地说服自己，姑姑才是在此生活下去的理由之时，他却偏偏又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她面前，搅动她原本已经平静的一池春水！

连宸祈笑，倒并未把她的怪异放在心上。小婢女见到他的时候，都是这副惶恐的样子。便探着脑袋进去，仔细打量了一番，终还是不愿进去这狭小脏乱的地方，淡然道：“朕饿了，找些吃的来……”转头看见小厨房前的院子，一株红梅正放，底下有一张石桌，是丫鬟们平日择菜剥豆子的时候用的，却也擦得干净，便又道，“送到外面来。”

便不再看画扇，径直踏下石阶。

吴意子那奴才，不知道领着一屋子的侍女跑哪去了，竟要他自个儿到这小厨房来找吃的，简直可恶！

画扇有些微微地发愣。却随即释然而笑。

他本就是高高在上的天子，她不过是个卑贱的粗使丫头，伺候他用膳，还真是抬举她了呢。眼眶微微发热，她心一凉。

自打姑姑出事之后，她便没了眼泪，每当要哭之时，只是眼眶发热，却始终流不下泪水。

云画扇，你不要为他哭……

他不值得……

他不再是你生命之中的人，从他上马离开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属于若如的。于你，他不过是个，过客。

于你悲惨的命运里，再添上一笔的过客。

晶莹剔透的冰晶梅子羹，缀上一两片殷红的梅肉脯，玲珑小巧的梨花酥，令人食欲大增。

看着眼前的美食，连宸祈不禁颇有些兴致，尝了一口梅子羹，酸甜可口，不禁赞叹了一声好。画扇听他喜欢，莫名地竟是满心的欢喜，嘴角亦不自觉地上扬。

又捏了一块梨花酥。

连宸祈忽地想到，母后是极爱梨花的，随口便能吟出许多有梨花的诗来，一时兴起，不禁对画扇道："你这点心做得不错。朕倒是要考你一考。"嘴角笑意盎然，画扇一时看走了神，竟半日没有回答。

以为她是怕了，连宸祈笑道："无妨，简单得很。只要你能说出一句和梨花有关的诗词来……"踟蹰了一会，便解下腰间佩的祥云佩，捏了在手里道，"这个便赏给你。"这东西是母后给的，心中却思忖着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粗使丫头，想来是不会知道的。

画扇却愣了，眼看着那美玉光洁温润，在阳光底下散发着淡淡柔和的白光。竟是强烈地渴望能够得到它！不为它的珍贵，只为它是他曾佩戴之物。

梨花……

她别过脸去。

这时候哪里还有梨花，只有一片的白茫茫罢了。枝头绽放的红梅，那样夺目那样娇艳，仿若生便是要得人赞颂的。淡若梨花，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2）

梨花落尽春又了，一袭深情，两处相思……”真没用，眼眶又开始发热了，“怎堪无情是君心，空余两泪清涟涟。”

恍若时光倒转，天一下子暗了下来一般。他们不是在这大玥朝的皇宫，而是在淡淡的月色之下，满枝梨花开在了他们身上，倩影绰绰。

她微微低着头，脱口而出那一句：“梨花落，红泪央，连绵愁思连绵伤，如何望断天涯路，锦字鸿书难寻郎。”

他心中是涟漪荡漾，没想到，这世上还有女子，能把他的词对得这样契合，应和着他的每一分心思。

他深深地望着她，只是一个侧影，却像极了那夜的她。好生奇怪，这种强烈的感觉，便是对着若如本人，亦是再没有的了。本以为是因为换了情境、换了心境、换了身份的关系，可没想到，如今对着一个小小的丫鬟，那感觉再次袭来。

这简直……

太荒谬了！

“皇上？”见他恍惚的表情，她不禁有些慌了。都说皇帝最是喜怒无常，难道是方才的诗冒犯了他？手心中冒出细细密密的冷汗，身子也不禁有些发晃。

若说她不怕死，那是假的！

才回过神来，一时间有些讪讪的。该死，大玥朝的皇帝，居然在一个小丫鬟面前失了态！若让若梨那丫头知道了，又得唧唧喳喳笑话他好几天了。

“这诗朕可没听说过，怕是你自个儿杜撰的吧？”心情莫名的好，颇有兴致地打趣道。

画扇也笑，劈手便夺过他举着的玉佩：“除了《四书》，杜撰的何其之多。只许那些文人墨客作词是词，小丫鬟作的便不是词了？”

大胆的举动让连宸祈一愣。

画扇亦是蒙了。

一时失神，竟忘记了身份！

“拿去罢了，君无戏言。”心里是没来由的慌张，点心也顾不上吃了，起身便落荒而逃，鹿皮的靴子在雪地上印下深深的脚印。

画扇傻傻地站着。

祥云佩上还有他淡淡的体温，眼底，依然是他的笑。那么温柔的笑。

渐渐地，天空中又飘起了雪，无穷无尽地慢慢飘落，直把地上那深深浅浅的脚印掩埋，仿若从不曾出现过。雪中，画扇捏紧了祥云佩，几乎要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只有这一块玉佩，才能证明他的确是来过的，方才的一切，并不是她的梦。

转眼间，已经是十一月底。

天气是一天天的冷了，雪是每日必下的，铺天盖地的犹如是谁的手扯破了天上的云一般。满园的亭台楼榭宛若是冰雕雪造的一般，晶莹剔透。只是这美妙的雪景是给尊贵的主子欣赏的，像画扇这样的婢女，实在是无福消受。

早上起来，依然是一碗薄粥。自上次皇后罚了她之后，宫里的人都晓得了她虽是皇后的陪嫁，却并不得宠，便也开始没有好脸色。碗里的粥是一天比一天稀薄，小屋的窗纸破了一月有余，她拉下脸去讨了几次，亦没有好声气。

“宫里的纱绢是有，不过是给皇后娘娘用的。你一个小小的丫头，操贱役的三等宫女，还指望有新窗纱？”

便也不再去要。

要也是要不来的。她的一切都被若如夺取了，如今还巴巴地去要一卷窗纱？便是不要也罢了。后来，冻着冻着，也便习惯了。只是可怜了姑姑。

长廊下，有几朵不知名的小花，迎着凛冽的寒风盛开着。画扇蹲在了廊上，用小小的帚子将落在长廊上的雪一点点地拂去。天冷，雪积了一个晚上有些冻成了冰，扫起来颇为吃力。

不过倒是习惯了。她的手冻得麻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前头未好的冻疮，如今又发作了，痒得她心里直哆嗦，却不敢停下焐一焐。若是在皇后醒来之前干不完，怕又是要被责罚的。

正想着，便听见屋里有了响声。接着便是廊上的小铃丁零作响。画扇便知道，那位尊贵的皇后娘娘是醒来了。

便有一群侍女，穿着粉色夹袄，手中端着银盆、茶碗，捧着锦缎绢子从侧边的小室中出来，身姿袅娜，踩着小小的碎步，优美若脚底生莲，从画扇身边而过，撩起一阵香风。侍女们进了屋，为皇后娘娘梳洗打扮。

画扇呆呆地愣了一会儿，嘴角扯出一个安慰自己的笑，便又转过身去，将注意力集中在积雪之上。却冷不防地听到“砰”的一声，是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接着便是皇后娘娘的声音，尖锐而恼怒：“该死的东西，你是要了本宫的命吗？”

接着又是一个害怕的啜泣的声音：“奴婢该死……娘娘息怒……”话音未落，便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如细小的银针一般，刺进了画扇的心里。她惊得腾地站起，却冷不防背后撞上了什么，回头看时，却是一名女子，有漂亮精致的眉眼，此时一对娥眉微蹙，倒有几分冷然。只是……

长得和他倒是极为相似的。

“她常这样吗？”她眼睛一动不动地，似在侧耳倾听，像是在问画扇，又像是自言自语。

画扇愣了愣，不知如何作答，只能傻傻地点点头。

“拖出去。?又是若如的声音，带了些许的得意，“你该知道怎么做的。”有喜儿的声音：“娘娘放心，奴婢知道。”

说着，门便吱呀一声打开，只见喜儿拖着一名侍女出来，那侍女低声地号哭着，双手捂着脸，指间不断渗出的殷红的鲜血，触目惊心。

见到画扇身边的女子，喜儿是一愣，随即急忙恭敬地：“奴婢参见公主。”随即冲身边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3）

侍女使了个眼色，那侍女领会，急忙跑回屋子里去通报。

原来她是公主，那应该是他的妹妹吧？难怪长得如此相像。画扇呆呆地想着，贪恋地盯着她的脸看着，似要在她的脸上找到他的影子。

见她如此，若梨不禁皱了眉。好大胆的丫头，竟敢这样盯着主子看！又是奇怪得很，竟用纱绢遮住了脸，皇后宫里的奴婢还真是好生奇怪！只是心里只想着皇后的事，一时也顾不上追究。

只问喜儿："这侍女犯了什么错，皇后娘娘要如此罚她？"她在这宫里也算是刁蛮任性的了，却没见过这样狠毒的，生生地刮花了这女子的脸！

喜儿尴尬地笑："这该死的贱婢，不知是在哪丢了魂，伤了皇后娘娘……娘娘自小娇养，一时冲动才出手重了些。"喜儿倒是个聪明的丫头，知道为主子辩驳。

"那她要你带她下去，又要做什么？"若梨没好气地。

"娘娘让奴婢带她下去，敷上药……"喜儿机灵地回道。若梨似是信了，便不再问，正好那进去通传的侍女亦出来请了，便进去了。

画扇却是知道，若如要喜儿带这姑娘下去，不是敷药，而是敷盐。在伤口上撒上盐巴，是若如惩治宫女最常用的手段，在大兴的时候便是。

"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干活！"喜儿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便又推着那可怜的侍女走了。画扇叹口气，继续手上的活。

都是命。

她忽然想，若如今她是皇后，那境况该多么的不同。只是想归想，她终究是没勇气去争取——或者说她是怕，怕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还平白地害了别的人，如姑姑。

若梨到了门前，便有侍女打起厚重的布帘，若梨只觉得热气拂来，夹杂着红梅香的暖意，似是春日。

只是这香难免重了些，她抽了抽鼻子，颇有些不习惯。她素来和母后一般，喜的是清幽的香料。这皇后的寝宫，她并不是不熟。当年贤淑德杨皇后去了之后，父皇便册封了母亲为后，虽然母后不甚喜这中宫，不常住，但也碍着宫中规矩，每月都要在这住几日。

侍女引着她进入暖阁前，轻轻地撩开了帘子。帘子微动，有清脆悦耳的声音，映带着点点银光。若梨仔细看去，那厚重的帘子竟都是珍珠串成的，且是前年南边海国进贡的上好鲛珠，传说是鲛人的眼泪化成，每一颗都是一般的浑圆大小，淡淡的珠辉流转，竟好似有滴滴湛蓝色的海水萦绕。

心中不免嫉妒了。

皇兄宠着皇后，还真是不得了。当日海国进贡了这珍珠，她亦红了眼想要，他却小气地藏着掖着，一颗也不肯给，没想到如今悉数赏了给她！

转过一座屏风，便见到她的那位嫂嫂一袭红装，头顶上的凤飞髻几乎要冲了天去，纯金的彩凤步摇流光溢彩，闪得她眼花缭乱。

派头倒是大得很！

她一向是骄纵惯了的，心事全写在了脸上，自然拉下了脸，却也不坏了礼节，恭敬道："若梨给皇后请安。"

话音刚落，便被笑靥如花的若如拉住了手，亲热地道："公主怎么和本宫如此客气！这是在宫里，才分了皇后公主，若是在寻常人家，我可就是公主的嫂嫂，公主无其他姐妹，咱们是再亲也不过的。"

若梨心中无端厌恶，一张脸臭臭的。

"既然皇后娘娘知道是在宫里，还是分得皇后和公主的好，没得坏了规矩，惹得皇兄气恼。"

若如心里一惊，知道这公主是恼她了，却只知道是方才那贱婢的事，只得赔笑道："公主是怪嫂嫂心狠，竟如此责罚一个宫女吧？"说

着一边黯了神色，“只是公主却不知道，那宫女是叶贵妃的人，暗地里不知给本宫下了多少绊子……本宫是心里气，却又不忍责罚，不过也是个可怜的人儿，今日是恼极了，才禁不住动了手。”说着，竟两眼泪光涟涟。

被她这么一哭，若梨倒有些不知所措了。

宫里的妃嫔们明争暗斗她自然是知道的，只是那宫女到底是否是叶贵妃的人，她却不知。只见皇后哭得伤心，便也有些心软了，面色渐渐缓和了些。

若如看在眼里，心中暗笑，又道：“不知是不是若如福薄，虽幸得皇上宠爱，奈何太后却……才进了宫，便为皇上选了妃，又规定了皇上一个月之内，只能有十天歇在我这……若如想着，太后也是真爱过的人，怎么就……”

一想起来便恨得牙痒痒，想到每个月皇帝有二十天要睡在别的女人身边，她就不禁怒火中烧。她晓得皇帝是爱她的，虽然自己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怎么忽然地就派了使臣来求亲，又对她无端地宠得紧。

不过她倒是享受得很。如此眉目如画的夫君，更是天朝上国的皇帝，她简直觉得自己是前辈子修了福，才得了这样的便宜。

说到这里，若梨倒有些来了兴趣：“听说皇后与皇兄的相识，是有些故事的。本宫缠着皇兄问，他硬是不说！不如皇后娘娘给若梨讲一讲？”

若如闻言是一愣。

什么相识，什么?事?

见若如一副不解的样子，若梨以为是她羞涩不肯说，不禁皱了眉，撅嘴道：“真是小气。你们两个还真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心中有不好的预感，若如勉强扯出一个笑，小心地：“公主莫要生气，并不是本宫不想说……只是，不知从何说起才是……”

若梨立刻来了精神，道：“便从‘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说起吧。”看若如愣了一愣，她没好气地，“当初皇兄问你姓名，你不是这样答的吗？”这也是听母后说的，皇兄回来之后，翻了大兴国的谱子，便找到了她，大兴国的六公主，云若如。

脑子中是“嗡”的一声，若如简直觉得天都要塌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她喃喃地，似是没了灵魂，眼神空洞无物。严冬淡淡的日影透过烟霞色的窗纱，映在她的脸上，丝毫没有暖意，淡得如梦一般，伸手不能触及。

她知道这句词，她知道母妃当年与姨娘的约定，她知道这词里大兴国公主不是只有她一个，还有另外一个……

云画扇！

原来是这样……

难怪他会莫名其妙地派了使臣来求亲，难怪他看着她的眼神，总有说不出的温柔与熟悉，她一直不解，为何他会待她那样好，好似是前辈子就认定了她……

原来是这样，他要娶的那个人不是她，而是云画扇！

口中渗出一丝腥甜，她的手在桌子底下握紧了拳，长而尖的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的肉里，她才得到一丝的清醒。

“皇后娘娘？”见皇后的脸色忽地惨白，若梨不禁有些惶然。该不是她说错了什么话，她恼了吧？虽然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连若梨，可是一想到皇兄凶巴巴的样子，还是有些犯怵。

经她一呼唤，若如才回过神来，连忙扬起一个若无其事的笑：“时候也不早了，该去梨香宫拜见太上皇与太后了。”

若梨这才想起自己此次来的目的，是催皇后赶紧去的。不禁吐了吐舌头，也起了身。

两人坐了轿子，往梨香宫去了。

梨香宫。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4）

辟嶙殿。

华清站在了长廊上，廊下是溪水，只是结了冰，并不见流动，只听见底下有细微的潺潺声。溪上是一株梨树，此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满枝的雪，似冰雕的一般。她伸出手去，抓了一把雪在手里，细细地揉开。

得了她手心的温度，雪慢慢地融开，化作清冽的雪水。

有一只手，干净而修长，从她身后伸出来，轻轻握住她的。

连锦年从身后环住她，将她的手进紧两手间，心疼地："玩什么不好，别冻伤了手。"虽是责怪的语气，却是含笑讲的，是满满的宠溺。

华清撇嘴。心中是暖的，却一把推开了他，瞪眼嗔道："你心里倒还有我……还有孩子们……"自顾自进了屋，霎时间暖和起来，她拣了靠窗的一张小榻倚了，从旁的青花瓷瓶中抽出一枝红梅，有一下没一下地扯着："祈儿大婚，大玥朝上下多少双眼睛看着，册封皇后，是何等的大事！你这个太上皇却不知所踪……"

连锦年自知理亏，无奈地摸了摸鼻子，转开话题道："皇后怕是要到了，还不快起来理一理，披头散发的如何有太后的样子。"

见他提起皇后，华清心中更是不悦。她曾想过千万次，将来祈儿的皇后、梨儿的驸马是什么样子的。如今的这个云若如，虽然是生得娇丽容颜，可总让她心里别扭，喜欢不起来。便又叹了一口气。

罢了罢了，既然是祈儿喜欢的，总是依了他才好。

连锦年见她缓了脸色，便知道她已经不气了。拉了她起来到妆台前坐下，含笑道："让我来替你梳一梳头吧。"她心中是欢喜的，并不说话，却满脸的红霞掩不住笑意。连锦年拿了檀木梳子，慢慢地替她梳着一头青丝。那发丝乌黑油亮，散发着淡淡的馨香。心中便想起当年在夜清宫外，初见之时，她便是披了一头发丝，站在盈盈湖水之间，清风撩起她的衣袂，宛若湖中出现的仙子。

这时绿萝推门进来，见此情景，不禁打趣道：“哟，看来奴婢来得还真不是时候！”说着便要退出去。

华清急忙喊住她：“哎！”一边轻轻地推了连锦年一把，劈手从他手中夺下那梳子，笑道，“若是让你梳，怕是到了晚上还见不得人！”

连锦年无奈地求救似的望着绿萝。

绿萝扑哧一笑，便关了门，过来接过华清手中的梳子，细细地梳了起来，一边口中问道：“梳个什么髻好？”

华清眼中寂寥：“平淡些的就好。”

唉，转眼，竟已经老了，不再是青葱岁月的少女，竟已做了太后。时间，还真是可怕的东西。这些年来的生活，虽是甜蜜温馨，却是平淡。回想起来，记忆里竟都是十几年前，与宫中女子争斗的日子。

还有素儿……

外头响起内侍刘洋的声音：“启禀太上皇，启禀太后，皇上与皇后已经到了。”

绿萝从梳妆盒子里拿出一支翡翠镶金步摇，长长细密的璎珞，轻轻一摇便琮琤作响，也不问华清，知道她是喜欢这支的，便径直插进云鬓，笑道：“这便好了。”

前殿，皇帝携了皇后，已在殿中端坐了。叶贵妃陪在一边，只闲闲地吃着茶，嘴角是淡淡得体的笑，并无吃醋嫉妒的神色。倒是一个淑妃陈氏，直勾勾地盯住谈笑的两人，直把一口银牙都要咬碎。

傻，真是傻。

叶素儿心中笑道。这样把心中所想的都挂在脸上，在后宫注定是活不长久的，不过，倒是一颗好棋子。

有内侍的尖嗓子响起：“太上皇驾到，太后驾到……”声音悠远而深长，隔了门前厚厚的帘子传进来，显得有些沉闷。

话音刚落，便有人从外头掀了帘子，先进来的便是连锦年。换下了玄黑色的龙袍之后，便总是穿着月白色的便装，若非是眉目之间依

存的霸气，真真是让人想不到这名嘴角含笑、淡若梨花的男子竟做过皇帝。

“儿臣见过父皇，见过母后。”皇帝急忙上前，恭敬地。身边三名女眷亦款款行礼，口中齐呼万福金安。

连锦年随意地摆了摆手，看了一看，便皱了眉：“怎么，南王还没到吗？”刘洋急忙上前了，掬起满脸的笑，道：“奴才方才派了人去请，只说王爷今儿个一早就出了府了，却不知为何乾华门那儿还没人瞧见进宫了……”

连锦年哼了一声，也不再讲话，便径自在桌前坐了，展一个笑，对众人道：“既如此，便不等了。”又对刘洋道，“传膳吧。”华清为难地：“还是再等一等吧？”连锦年冷笑：“怎么，还怕饿着他不成吗？”

华清也不再讲话，便领着众人坐了。

若如却一副心思都不在今日的午膳之上，满脑子都是方才若梨讲的话，嗡嗡在耳边响着。

华清坐定，看见她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莫名地心中又有了一丝阴影，却还是含笑问道：“皇后今日怎么了，好像心神不定的样子。”

第八章 寂寂花时闭院门（5）

若梨在一边笑嘻嘻地接道：“母后，方才梨儿跟皇后问起当日她和皇兄在宫外相识的情景，想来皇后是羞了。”

话音未落，只听见绿萝小声地呀了一声，原来是若如手中的绢子落了地。若如急忙弯腰要去捡，却被一边的皇帝抢了先。

连宸祈捡起帕子，嘴角是不尽的温柔，递与身边的侍女：“去换了新的来。”侍女接过帕子，应声去了。

华清看在眼里，心中一动，便笑道：“皇后入宫也有些时日了，怎么都不见皇后使那条帕子？”脑子中浮现出那日在湖边见到的女子，手中的那条丝绢，心中有无名火起来。

那可是祈儿送与她的定情信物，怎么可以就这样随便给了一个侍女！

若如一愣，已经脱口而出，惶惶地：“那条帕子……”是皇帝送了帕子给画扇的定情之物吗？心中一沉，不由得攥紧了裙角，“那帕子……”见她如此，皇帝倒以为是她不小心弄丢了，却不敢说出来，便解围道：“帕子是每日都要换的，母后平日里深居简出，许是碰巧没看到罢了……前日，前日儿臣还看到皇后使那条帕子呢。”

华清冷笑一声，拉下脸来：“是吗？”转而对喜儿道，“去，把你们主子那条帕子取来。今日是皇后正式见公婆的日子，这定情的信物还是带在身边好。”

喜儿一时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什么帕子，什么定情信物，怎么从来没听主子提起过？却又不敢问，只能傻傻地站在原地。

正午的阳光透过烟霞色的纱窗照进来，整个屋子笼罩在一层淡淡的粉色之中。一屋子顿时沉默下来。连锦年不明就里，小心地看了一眼绿萝，只见绿萝亦是皱了眉头，一脸大事不好的神色，便知道清儿是真的恼了。

“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亦沉了脸，吩咐喜儿。

“去了，怕也是拿不出什么帕子来。”华清忍不住开口道，“皇后不是已经把帕子赏给了陪嫁的丫鬟了吗？难道如今又要去要了回来？”声音里是闲闲的讥诮。

原来她早就知道了。连锦年无奈地摸摸鼻子。虽然他是并不看重什么定情信物的，却知道像清儿这样的性情女子，对这些东西很是在意。这皇后竟敢把那条帕子赏给了一个丫鬟——应该还是她亲自绣了给祈儿的那一条吧?

若如闻言，瞬间变了脸色，情急之下，只能低了头，泫然欲泣：“太后恕罪……臣妾真的不知道那帕子……不知怎么的就没了……原来是被那贱婢偷了去……”身边的喜儿见若如如此，便会了意，虽然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接道：“难怪奴婢找遍了坤明殿也找不到，原来是被那贱婢偷了去……太后娘娘明察，主子是万万不敢把皇上送的东西赏给一个贱婢的……”

“贱婢贱婢，自己都是一个奴才，还好口口声声唤人作贱婢。”若梨听了刺耳，不由得想起那名受罚的侍女，没好气地。

若如眼中含了泪，声音低若蚊蝇：“臣妾没有管教好下人，罪该万死。”心中却是恨恨地，几乎要把一口银牙咬碎。

该死，没想到这云画扇倒是机灵，竟想从太后这边下手！

这时，内侍进来禀报午膳已经传到，绿萝在一边扯了扯华清的袖子，赶忙地使眼色。连锦年亦打圆场：“罢了。不过皇后身为后宫之首，竟连自己的一个陪嫁丫鬟都不能好好管教，如何服众？”

若如头更低：“父皇教训得是。”

便唤吴意子出去传了膳，满桌的佳肴铺张开来，顿时香味四溢。华清亦不过还是小孩子的性子，连锦年回宫她心中已经是欢喜不已，便也把这不愉快抛到了脑后。

若如吃着盘中的佳肴，却如同嚼蜡。

她的手心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水，脊背之后是一阵一阵的发凉。木然地扬着空洞的笑，机械地应对着。

太可怕了。

云画扇那个贱人必定是认出皇帝来了……大婚的那个夜晚，她定然是认出来了，所以假装昏厥要引起皇帝的注意……

只是太不可能了，就凭她那一张丑陋的脸，怎么可能会……

不管如何，云画扇不能活着，不能让她再活着……她云若如就是那个与皇帝相遇的女子，她就是大玥朝的皇后，她不能给别的人任何的机会来推翻她到手的幸福，她不能让皇帝知道，她不是他要娶的女子！

下定了决心，她的眸底是一闪而过的寒光。

就像当年她的母妃一样，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一旦到手，任何阻挠她的人，都要死。

云画扇，你等着吧。很快，我便会送你去和你那个短命的娘相会了！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1）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

冬日里，正午的阳光最是明媚。满枝的冰雪在柔和的日光下，不仅不化，反而反射出耀眼的光。整个园子仿若都是冰雕的一般。恍恍惚惚间，竟以为自己身处仙境。

终于是扫完了长廊上的冰，画扇揉揉酸痛的肩膀，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收拾好铲冰的工具，她往手上哈了一口气，顿时感觉暖和不少。管事的见她站起身来，便踱着步子过来，似模似样地检视了一番，才道："不错，下去领赏吧。"

所谓的赏，不过就是中午的午饭罢了。一个半冷不热的馒头，配上几小撮咸菜，便是她的午饭。画扇握了馒头在手里，强迫自己不要去看，可眼角的余光还是不经意间瞄到了桌子上，其他侍女的午饭。

热腾腾的米饭，油光光的酱鸭，绿油油的青菜，色彩艳丽的西红柿蛋花汤，飘散着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

不禁咽了咽口水。

正看着，外头传来嘈杂的声音，是一群侍女换了班下来吃饭了。画扇瞧见叶儿亦在众人之中，不由得朝她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叶儿亦瞧见了，唇边是一闪而过的笑意，便瞬间敛了容。

画扇心中暗了一暗，知道那日的事情之后，叶儿也是怕了，不敢再与她亲近，也不能怪她。那一次，叶儿被拖下去打掉了半条命，在屋中休养了大半个月才下了地。

原本画扇就因为脸上的绿斑而没有人肯和她亲近，这一来大家更是避之唯恐不及，都说她命中带煞，凡与她牵扯上的人都要倒霉。

倒果然是应了那一句，天命灾星。

画扇在心底无奈地嘲笑自己。

回到自己屋中，只见姑姑正坐在了窗子底下，就着透进的日光做着针线。见画扇进门来，她抬起头，微微一笑，那眼中是无尽的温柔

与慈爱。有那么一瞬间，画扇几乎要以为姑姑的病好了，惊喜地冲上去抓住了姑姑的手，却又发现，姑姑手中的一块帕子，竟是他送与她的那一条，如今上面是千疮百孔，遍布着刺目的黑色线条，乱糟糟七零八落。

“姑姑！”她急忙一把夺下那帕子，心疼地捧在了怀中。忍了许久的泪，带着心头的酸意一齐涌了上来，盈了眼眶。

见自己的东西被夺走，宛言顿时变了脸，清秀温和的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如小孩子般泪涌而出，张大了嘴，却只有刺耳单调的“啊！啊！”声。

只一瞬间，画扇便软了心肠。几欲溢出的泪瞬间消逝。她愣愣地站了一会，手中的帕子被姑姑抢了回去，亦浑然不觉。惨白的阳光透过灰蒙蒙的窗纸，照在了她的脸庞上，亦是灰暗的。如今在她的世界，再无皎皎的洁白无瑕了，自从知道了她错过了怎样的幸福之后，每一日的阳光都是暗的。

终于，她叹了一口气，悠悠地回过神来。

“姑姑，让我扶您出去晒晒太阳吧。”她俯下身，温柔地牵起姑姑的手。仿若是因了她轻柔的语气，宛言渐渐地平静下来，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扔下手中的帕子，展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

梨色的帕子，在半空中轻展，袅袅落地。

如今姑姑才是她唯一的亲人，才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一条帕子，不过是已经逝去的幸福，又怎么能和姑姑相比呢？她的唇边漾开淡淡的笑容，扶着姑姑到了门边。轻轻一推，破旧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

忽地，阳光刺眼，分外灿烂。

画扇慢慢地扶了姑姑出去，一路上穿过长长的回廊，两边古木参天，底下的灌木荒芜萧瑟，昏黄败坏，又被厚厚的积雪压了，只能见一片苍茫的白色。

自进宫以来，整日地忙着干活，竟也没有时间带姑姑出来走走，怕是把她闷坏了。一路上宛言脸上是明亮的笑，不时好奇地指着奇树怪石，兴奋得呀呀叫。画扇自然又是心酸，却不在脸上露出来，含了笑一样一样教与姑姑。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2）

这些都是小时候姑姑曾教与她的，如今她又还给了姑姑。

不知走了多久，见姑姑脸上渐渐露出了疲惫的神色，画扇四处打量着，见前头有一处荒芜的院子，院前的小道上，积雪不除，想来应该是个闲置的园子，便扶了姑姑往那边去了。

待推门进去，才看见这院子里干净整齐，不像是没有人居住的。连忙要退出来之时，却一个不留神，姑姑已挣脱了她的手，跑进了院子。

画扇急得跺脚，赶紧追了进去。这还不知道是什么人物的居所，万一冒犯了哪位主子，岂不是要遭殃受罚，搞不好还会丢了性命。

姑姑一溜小跑，便跑到了院子的另一头，还不待画扇反应过来，便忽地眼前一花，竟有无数褐色的东西迎面朝她扑来，夹杂着浓浓的草药味道。

画扇一愣。

难道这里住的是位大夫吗？

以前常去温叔叔的药庐，这味道她是熟悉的。待定睛一看，果然是一些常见的药材。只是心中不免疑惑。

这里是后宫，除了皇帝和太上皇，还能允许别的男子居住吗？太医，不是应该在御医所当差的吗？

正想着，便有人推门出来："清儿……"见是她们两人，眼眸中的亮光瞬间暗淡，可蓦地，又是讶异的神色。

"宛言！"他吃惊地，"你怎么会在这里！"

画扇一愣。

眼前的这名男子，他认得姑姑？不由得仔细打量起他来。这男子有清秀的眉目，望着她们的眼神，如山间清风，水中明月。虽然有了些年纪，却还是一张孩子气的脸。

"你认得我姑姑？"半日，才傻傻地问。

“姑姑？”杭逸风疑惑地。他可从没听说宛言有什么兄弟，哪来的侄女？

这时候，宛言姑姑似是不满画扇冷落了她，抓起一把草药便在半空中撒开来，一边高兴地蹦蹦跳跳，口中不停地呀呀直呼。画扇脸一红，急忙一把抓住了。若这个人是姑姑的故友，想必姑姑是不愿意让他看到她这个样子的吧？

杭逸风一愣。

宛言她……

“她怎么了？”心下一沉，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却还是不由得抱了一丝希望，傻傻地问道。

画扇黯然，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要告诉他，姑姑是因为她们母子，才被丽妃害成这样，不堪羞辱而发了疯吗？这种事情讲出来，姑姑又情何以堪……

“姑姑她……受了些刺激……”良久，才诺诺地开口。

杭逸风不敢置信地走近，面对着那张熟悉的脸。她也看着他，眼神清澈却陌生。心口一闷，不由得抓住了她的手。

“宛言……”

屋子中。

这小屋虽不大，却是极为精致。虽然墙上挂满了各色的草药，却还能看出原本的颜色，淡淡的乳白，有金漆绘的吉祥如意的图案。南面是一扇大的窗子，糊了雨过天晴的细纱，阳光透过细纱照进来，漾出奇妙的青绿的颜色，化作细细密密的一束一束，似有无数金沙在半空中悬浮。

画扇扶着姑姑在暖炉边坐定，看着他从一边的小桌上倒了热茶，又端过来。

“你是什么人？”虽觉得没了礼数，可还是问清楚的好。

杭逸风轻轻地放下手中的托盘，拣了张椅子坐了。却不说话，只定定地看着一边正在把玩手中风干的蒲公英的宛言。那眼神温柔却带

着深深的惋惜，仿若就要这样把宛言过去所经历的痛苦都看得清楚明白。

良久，他才开口，声音轻若无闻：“宛言从前，是个伶俐的女子。”他和宛言自小便认识。宛言的父亲卢闵同他爹一样，亦是个喜欢四处云游的怪医。在他还小的时候，卢闵曾带宛言和弟子温顺良到他的药庐，来找他爹切磋医术，一住便是小半年，他和宛言也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卢闵同爹一起上路云游，临行前便把宛言交付给了他和顺良。

直到十六岁那年，有一日宛言忽地动了去寻她爹的念头，便收拾了行李同顺良一道走了。后来便一直没有消息。

没想到今日会这样地遇见，亦没想到，她疯了。

画扇听他这样说，便稍稍地放了心。不知为何，总觉得眼前的男子眼神清澈，不会是坏人。他看着姑姑的眼神，是那样的温柔。

或许……

他是姑姑曾经的恋人？

这么想了半日，忽地惊觉屋子里沉默了下来，她抬头，方看见他正盯着她的脸看，不由得一阵心虚，又急忙地低下头去。

她这样的容貌，任是谁见了，都会吓一跳的。

杭逸风却已是了然。

不由得想起当日的华清，从昏迷中醒来，见他盯着她的脸，是那样尴尬。想来只要是女子，都是极在意自己的容貌的。

“你的脸……”出于大夫的习惯，还是直直地问了。

画扇的头更低，声音轻若无闻。

“自小便长了一块丑陋的绿斑，见不得人，才只能拿绢子遮了住。”

“是胎记？”他问。

若是胎记，那便是了。若不是，还真的勾起他的手痒痒了呢。如当日替华清治伤之时一样，有手痒痒的感觉。

画扇一愣。心中竟有了小小的期盼。

他是大夫，会不会，他也知道温叔叔的那个秘方……

“不是。”终是下定了决心，她清楚地回答。“您可知道温叔叔？他也是一名大夫。”始终心中还是有期盼，要治愈自己脸上的绿斑的吧？若是那样，她便可以站到他的面前，跟他说，她才是他的皇后吧？

自然是知道的。杭逸风含笑问道：“你说的可是顺良？”

果然是姑姑的故人。画扇心中更加放心，只是还有犹豫，不知他如今究竟是什么身份。那件事情若是让若如知道，她怕是必死无疑的吧？

窗外的阳光已经有些暗淡。光线从地上移到墙上，打在那一串串的药草之上，斑驳，如岁月的痕迹。

良久，她终是叹了一口气，把前因后果说了。

只是，终究还是避开了那一段邂逅。

夕阳已在天边，染红半边天。万丈的霞光，似天的面纱。

亦把遍地皑皑的白雪染成了血的颜色。寂寥的雪景中，有大红色的身影，恰若刺目的一点。

“娘娘！娘娘！”喜儿在若如身后紧跟，要小跑着才能跟上她焦急的脚步。好生奇怪，自去梨香宫的路上，主子的脸色就不对，如今更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喊了好几声都没有听见。

更加不敢问关于那帕子的事情。

及进了坤明殿，一帮奴才见了主子归来，纷纷下跪行礼。若如却似没有看到般，径直往侧院而去。喜儿心知必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便使了个眼色，屏退了左右侍从，独自跟了上去。

拐过拱门，再走过一条甬道，便是底下粗使丫头的居所。若如一脚踏进，院子里正有三三两两的丫头，干完了活在玩，见若如进来，无不吓了一跳。

“云……那个贱丫头在哪？”强压着心中的惊恐与愤恨，若如面上不动声色。

有人惊惧地伸出手，指了指角落里的一扇小门。

“都给本宫滚出去！”下了最后的懿旨，若如的眼底是嗜血的残酷，恰若当年她的母亲一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3）

般。

屋里，却是昏暗一片，并没有见到她要找的人。

夕阳从破了洞的窗纱中透进来，是橘红色的光，照在灰暗色的地上。有一条浅色的纱绢，安静地躺在那儿，上头七零八乱的黑色线条，分外刺眼。

仿若看见最恐怖的东西，她深呼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过去，捡起。那纱绢的一角，一个淡淡细小的“清”字，仿若晴天霹雳，响在她的耳畔。

真的是……

真的是她！心底最后的一丝期望破灭，她无力地垂下手去。纱绢轻巧地从她指间逸出，袅袅落地。

“主子……”喜儿轻声地，上前捡起那帕子。

心中有强烈的感觉——这帕子，难道就是太后口中的，那什么定情之物？为什么会在这贱人屋里……

越想越害怕，手竟微微地发抖。她自小便跟在公主身边，公主去哪她就在哪。她可以肯定，公主从未在宫外遇见什么男子，更不曾和什么人定下终身。可这帕子是的的确确地存在，这意味着什么？

“公主……”开口，声音是害怕的颤抖，带着哭腔。她们曾那样对她，若将来有一日……

她不敢想！

若如咬了牙，缓缓地踱到窗边。透过大大小小的破洞，她能看到外头的雪景，荒芜萧条，毫无生气。

夕阳已经沉下半边，徒然地挣扎着，要给这世界留下多一点的温暖。

光打在她的身上，是暗红的颜色。

良久，她才缓缓道：“她有机会的……却没有做。”必定是有什么原因，让她只能忍气吞声。她必须在那之前杀了她，让这个秘密永远地埋藏。

“你出宫去，找最好的师傅。”下定决心，她缓缓开口，“三天之后，本宫要看到完好无缺的帕子。”

既然已经错了，就不妨继续错下去。云画扇，你要认命。你和你娘都注定是福薄的人，既如此，还是早些到黄泉下去相见吧。

又吃过一盏茶，见天色实在是晚了，心中思忖着出来了大半日，若被管事的逮到了，怕又是要罚，便起身告辞。

杭逸风也不留，只起身到里屋，拿出一个小盒，递与画扇。

画扇不敢贸然去接，只见那盒子是黄铜质地，隐约有彩蝶翩翩，只当是贵重之物，连忙推辞。

杭逸风笑，硬是递到了她手中。

“不过是我自己配的几丸药。”因为一直想着要帮清儿把脸上的疤痕完全去除，便一直潜心地研究着，“顺良那小子用药一向奇怪，一时半会儿我也参不透，帮不了你。这几丸药，有焕容之效，虽不能除你脸上的绿斑，但至少不会那么……”话说到这里，不禁有些讪讪，总不好把“恐怖”两个字说出口。

画扇似是明白了他的意思，黯了脸色，乖乖捏了小盒子在手里。心中微微地叹一口气，的确是很恐怖。

“谢过……”却才发现，自己还不晓得该如何称呼眼前的男子。

“杭逸风。”他淡然一笑，却是明亮。

“谢过杭叔叔。”她乖巧地，“画扇告辞了。”便扶了姑姑起来。

杭逸风心中忽然一动，连忙喊住她：“不如，让宛言在我这药房住下吧？”见画扇是惊诧的神色，又急忙解释道，“我想，或许我有办法，能治好她的病。”

画扇眼中是瞬间明亮的颜色：“真的？您真能治好姑姑的病？”因为激动，松了扶住姑姑的手，宛言一个没站稳，扑通一声又跌回椅子

中去了。

画扇吓了一跳，急忙又扶住，不好意思地冲杭逸风一笑。

有一瞬间的失神。

这样的笑容，若不是因为脸上的绿斑，该是多么倾国倾城的美。遥遥地，想起当年在药庐的时候，华清的笑容。

如明净的湖水一般的清澈，却深不见底；如春日里的暖日一般温煦，却似乎又有春雨绵绵的悲伤。

眼前的女子，眼眸中的哀伤，似乎不比华清少。

“我可不敢保证。”沉浸在回忆之中，他嘴角是最温柔的笑，转而又道，“你还是先带她回去吧。这事还是我亲自去向你们管事的说才好。”如若不然，怕又是给她添麻烦。

这个后宫，缺了什么都不会缺麻烦。若不是爹已去了，他再无亲人，又想要留在清儿身边——虽算不上身边，可至少可以时常去看看她，他倒真不想留在这乌烟瘴气的后宫。

出了药房，天已经黑了。

画扇笑着同杭逸风告辞。

一路上，她都是笑着的。她好久没有像现在这般开心地笑过了。一想到姑姑的病有可能被治愈，嘴角便会忍不住上扬，心中是满满的喜悦，简直要溢出喉咙，要大笑出声来。

“姑姑，姑姑！”握住姑姑的手，她开心地，声音明亮，“你知道吗，你的病可以被治好……”宛言依然是一副天真的表情，眼眸清澈，却空洞无物，只是看见画扇笑，她亦高兴得蹦蹦跳跳。

却让画扇心酸。

只是，如今再心酸也抵不过心中的喜悦了。治好姑姑的病，她便不再寂寞了，在这深宫之中，还有姑姑疼她爱她，她便?再难过了。之前的十几年，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不过是换了座更加金碧辉煌的皇宫罢了，一切都会和过去一样，忘记了什么定情，什么男子，她依然会是从前的那个云画扇。

依然会快乐的。

出得门来，天已经大黑。此处原本就无人往来，并没有点灯，一路上只有月华皎洁，映着树影绰绰，白雪皑皑。

画扇扶着姑姑，一路上踏雪而行，雪地上留下整齐凌乱两行脚印，深深浅浅。北国酷寒，到了夜晚尤其如此，画扇却不觉得冷，心中早已被深深的喜悦填满。

“姑姑，咱们一起好好地活着……”声音轻若无闻地，更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从来不会去争……父皇的爱，公主的名分，你告诉我一切都是命……如今也是……平安地活着，便是福了。”

这是姑姑曾告诉她的，既然天已注定无福，能平安地活着便好。

宛言“呀呀”地笑着，顺手掠过路旁的一枝雪，霎时雪落纷纷，银光闪闪。画扇连忙拉了姑姑回小道上，嗔怪道：“可别冻伤了手！”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4）

小路的尽头，是一处一进一出的过堂，平日里只做修园子的内侍休憩而用，如今只余漆黑一片。穿过过堂，便进了中宫侧殿。

画扇扶着姑姑，摸黑踏进过堂，却见对面是一片昏暗。心中已咯噔一下。过堂的门前后相呼，向来是不关的，及进便能见侧殿的灯火，如今……

有一阵寒意袭上心头，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却听身后“啪”的一声，也关上了。

一点火光幽幽亮起，黑暗渐次退却开来，昏黄的烛光中，是若如一袭大红色的宫袍，金线绣成的凤在裙袂之间飞舞，映出火光忽明忽暗。

心底一沉，不由得紧紧抓住姑姑的手。难道又是哪里得罪她了，来兴师问罪的？画扇心中惶惶地想，努力思索着自己到底犯了什么事。可若是如此，她大可以遣人逮了她去，何必屈尊降贵亲自在这等她。

“云画扇。”若如咬牙叫出这个名字，缓缓走近。那灯火越发的明亮起来。长长的裙裾拖地，如蛇一般在黑色的地面上游来。

“……皇后娘娘有何吩咐？”强压着心中的恐惧，画扇恭敬地。

“你们去了哪里？”若如的声音极低，如鬼魅一般。

“我带姑姑随意走走……”

话音刚落，若如长而尖锐的护指已经穿透面纱，深深地嵌入她的脸颊之中。“你去找了杭太医，你找他做什么？”若如的声音已经接近低吼，如愤怒的野兽，“你想要借他的力量来打压我吗？你想要他治好你丑陋的脸，去勾引皇上，取代我的皇后之位？”

“我……”被若如的样子吓到，画扇一时蒙了。宛言亦受了惊吓，惊慌地大声号哭起来，哭声在寂静的夜中分外的刺耳嘹亮。若如眉头

一皱，扬手便是一个巴掌扇过去，打得宛言愣在原地，可笑地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喜儿，把这个疯婆子给我拖到一边去！”若如恼怒地吩咐，“今儿个晚上，你们一个贱人一个疯子，都别想跑！”

“你到底要做什么！”终是忍不住，画扇愤怒地吼道，“我到底又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苦苦相逼，你已经是皇后了，何苦还要和我这样低贱的人纠缠……”

她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得尽父皇与母亲的宠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如今她又已经是天朝的皇后，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她，哪怕不是放过，只是忽略了也好！

若如笑，嘴角的一丝诡异，在昏黄的灯光中尤其恐怖：“做错了什么？云画扇，你和你娘一样，都是会勾引男人的狐媚子！不过可惜你们都福薄，注定享受不了这样的尊贵……云画扇……”她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你不要怪我，你娘死在我娘手上，你死在我手上，这许是天注定的，你们母女注定要为我们母女的荣华富贵铺路……”

心中有奇怪的感觉，如冬日的北方一般，如潮水一般，慢慢地渗透。画扇只觉得脑子中一片空白，仿佛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棍。

“你说……”娘是死在姨娘手上的？还有，她已经知道了，连宸祈是娶错了人吗……

浓重的黑暗之中，若如的脸显得更加狰狞恐怖，昏黄的烛火在她的脸上跳跃着，如魑如魅。“想不到吗？你娘的死……”她笑着，回忆起母亲跟她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脸上的快意。她觉得她也快要体会到那样的快意了：“既然你都要死了，那我这个做姐姐的不妨告诉你。当年，是母妃在你娘的安胎药里下了红花……一天一点儿，一天一点儿……”

看着画扇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她心中的兴奋越加的浓烈，仿佛在玩弄猎物的猎手：“就这样，你娘就难产了。”她笑，得意不已，瞬间又变了脸色，“只可惜你这贱人命硬，竟逃过这一劫。母妃没有做完

的，今日我这个女儿就要替她完成。”从此以后，那个什么雪妃，和她的女儿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年以后，再没有人能记起她们……

天下人记得的只会是她云若如，大玥朝的皇后！

原来是这样……

画扇心中恍惚地想道，原来母亲是这样死的。她并不是天降灾星，她并没有克死母亲，一切不过是阴谋罢了，不过是丽妃争宠的阴谋罢了……

是命吗……

她和母亲的幸福，注定要交由她们母女来享受吗？

她无力挣扎，心中涌起的悲哀与迷离，如潮水一般袭来，再次压垮了她。原来母亲，是死在了自己的姐姐手里。

丽妃……

她恨得咬紧了牙，手指在掌心掐出深深的印记。

“啊！”只听见喜儿的一声尖叫，画扇吓得一颤，还未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便有一个身影朝着两人扑来，口中呼着愤怒的“呀呀”声。

是姑姑！

宛言发了疯一般地扑上来，发出愤怒的吼叫，如发怒的野兽一般，在若如的身上一阵乱打，她咬了牙，似乎好久没有这样清醒过了。主子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眼前闪过，她记得主子当年无奈地笑着对她说：“宛言，她是我的姐姐……她怀了皇上的孩子，我能让她一个?离开，无依无靠的吗？”

主子那样的心肠，能够容忍亲人的背叛，能够大度地接受勾引自己丈夫的姐姐，可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背叛！

“啊，你这个疯子，疯子！”若如吓得大叫起来，“喜儿，把她给我拖下去！”愣在一边的喜儿这才反应过来，冲过来将姑姑拖开，狠狠地往地上一推。姑姑身子瘦弱，禁不起这么一推，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画扇喊了一声，急忙扶住。

“该死！”若如恼怒地，“今晚上，本宫就要送你们上路……”寒光掠过，一把利刃已然在手，“妹妹，你不要怪姐姐。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又不安分……放心，姐姐会替你好好照顾你的心上人的……”

她要她和姑姑死！

若如冷笑着逼近，大红色的宫袍笼罩在一片黑影之中。画扇看不清楚她的表情，她唯一知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5）

道的，是要跑。

她不想死，尤其不想死在她云若如的手上！

待若如走近，画扇咬牙，狠狠地抬起脚，往若如的脚上踹去。只听见若如“呀”的一声，利刃咣当落地。她瞅准时机，拉起姑姑便夺门而去。

北风寒冷，呼呼地吹到她的脸上。而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

她一手拉着姑姑，拼了命地在雪地中奔跑着。她不知道该跑到什么地方去，只知道要跑，如若不然，她便会死，姑姑亦会死。

她不要死……

她有仇，有恨，有不甘！

从未如此清楚明白地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不甘。她不甘！不甘背上灾星的罪名，不甘在冷宫中受了那么多年的苦，不甘自己心爱的男子被若如抢走，自己却眼睁睁地，毫无反抗的能力。

她不甘！

为什么天注定她和母亲都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

满腔的愤恨和不甘化作了身体中熊熊燃烧的怒火，她奔跑着，如一只在雪地中燃烧的火麒麟，天上的云似乎也被她的怒火所融化，化作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扯天扯地地落下，仿佛要浇熄她的怒火。

然而不能！

“啊！啊！”身后的姑姑奋力地挣扎着，要挣脱画扇，要冲回去找若如。可是画扇怎么能放开她？姑姑，她不是若如的对手啊！万一因此背上犯上的罪名，那便是死路一条！

“喜儿，抓住她，抓住那个贱人！”身后传来若如气急败坏的吼叫声，在不远处。画扇心中一凛，急忙加快了脚步。

对了，药庐！

杭大夫能在深宫之中有这样一处幽静的居所，必然身份不同寻常。只要跑到药庐，他一定有办法的……可是，要去药庐必须往回走！

假山上一处小亭，有昏黄的烛光点点。

寒风夹杂着几片雪花吹进小亭，恰恰掉进了内侍徐路的脖子里，惊得他忽地跳起来，才发现自己居然睡过去了，顿时心中怕怕的，伸出脖子去，看见主子亦在椅子上睡着了，连忙起身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给主子披上，一时间冻得瑟瑟发抖。

这才惊讶地小声："哟，怎么又下起雪来了！"

"哦……"那椅子上的人低低地应了一声。

"哎哟！"徐路吓得不轻，连忙凑上身子去，"主子，您没睡着啊？"

连煜华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徐路连忙闭嘴，侧耳倾听。"喜儿，抓住她，抓住那个贱人！"

有渺茫而尖锐的女声夹杂了北风呼呼传入耳朵，简直比寒风还要让人毛骨悚然。徐路若有所思："好像是皇后……"喜儿是皇后的陪嫁丫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连煜华点点头，愣了一会，忽地翻身起来："走，咱瞧瞧去。"

徐路皱眉。

今儿个晚上，王爷没去赴宴，想必太上皇那儿已经不高兴了，如今还要去蹚这趟浑水，谁不知道皇上宠这皇后宠得紧……

只是心中这么想着，口里却不敢说，赶紧提了灯笼，便随着去了。

画扇一路奔跑，却还要照顾不断挣扎着的姑姑。宛言口中发出愤怒的呜呜声，似乎只要她一放手，她便会冲过去将若如撕咬得粉碎。

她不能放手！

终于，她看见了中宫正殿，那通明的灯火似乎给了她无穷的力量。连宸祈……今夜是十五，连宸祈必定是在中宫的。她要找到他，

告诉他真相。即便他不能接受她现在丑陋的容貌，尴尬地告诉她，他不会娶她，她亦认了。

最起码，请求他准许杭大夫替姑姑治病，再放她出宫，出宫去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和姑姑过完下半辈子……

若如，她斗不过，便罢了……

如今她的容貌如此，她还有什么资格和若如去斗……

跑至大殿门口，眼见着画扇便要进殿，若如心中不禁一阵惊慌。若是这个贱人狗急跳墙，把真相告诉了皇帝，那后果不堪设想。她想起新婚初夜，皇帝看着她时候的表情，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喜悦，若是让他得知自己并非他要娶的人……

她不敢想。

太后对她已是不喜欢，若非皇帝一心护着，她的皇后之位怕是岌岌可危！

要阻止云画扇，到手的幸福，她不能放弃！

“来人，抓住那个贱人！”她拼命地喊着，“抓住她！”只要她赶在皇帝出现以前，杀了她，真相就会随着她死去，永远不能再见光明。

守在大殿门口的内侍听到皇后的旨意，都争先恐后地冲上来要抓住画扇，在皇后面前立功。画扇一边还要照顾姑姑，哪还能敌得过他们的一拥而上，便被按了住，狠狠地掼倒在地。

“杀了她，现在！”头顶想起若如冷然却得意的声音，接着便是匕首出鞘发出的清脆摩擦声。

喜儿愣愣地望着主子递过来的匕首，不禁有些犹豫。虽然她并不算什么好人，平日里亦拿处罚下人为乐，可是杀人这种事情，还是有些……

若如气恼，转念一想又笑。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5）

既如此，她便自己动手罢了。想来皇帝也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粗使丫头，要她以命偿命的。而她，也乐得体验亲手杀了云画扇的快感。

便一手执短剑，一手微微轻扬，示意内侍将画扇拉起来。内侍会意，便又是蜂拥而上，将画扇从地上扯起。

“云若如！你会遭到报应的！”画扇愤怒地，满腔的热血一时之间都一齐涌上来，直把苍白的小脸涨得通红。“你和你娘都会遭到报应的，我若是死了，我会在天上看着你，诅咒你……”

话音未落，已经被喜儿掴了一个巴掌。喜儿因了方才的犹豫，此时正急着在皇后面前表现，狠狠地啐道：“你这没脸的贱人，偷了皇后娘娘与皇上的定情之物，居然还敢血口喷人诅咒娘娘！”

若如笑，淡淡地：“喜儿，不必多说了，便让本宫现在就送她上路吧。”话音刚落，便见寒光一闪。

画扇认命地闭上眼。

还是……

见不到他。是注定的吧，她云画扇，注定得不到幸福，就连小小的，小小的心愿，只要平安地活着，亦是奢望。

她不怕死了。

如果活着只能这样痛苦一辈子，那她宁可死了。黄泉路上，与姑姑相依相伴，去寻母亲。

“你们在做什么？”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众人一惊，还不等若如反应过来，便见众内侍都纷纷退到两边，一个玄黑色的身影从殿上走下，满脸惊诧地望着若如手中的匕首。

“皇后，你在做什么？”连宸祈的声音已有了几分不悦。后宫向来不许妃嫔主子滥用私刑，如今后宫之主却手执匕首，对着一个……粗使丫头！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若梨方才与他悄悄讲的话，心中一沉。

“皇上……”若如吓得脸色发白，只一瞬间便有了主意，顺手便扔了匕首在地上，当的一声闷响。“皇上，这贱婢偷了皇上送与臣妾的帕子……”皇帝皱眉，口气颇为不悦：“即便如此，你亦知道宫中规矩，后宫妃嫔不得用私刑。你身为后宫之首，竟如此堂而皇之地违反宫中规矩，日后该如何服众？”

见皇帝动了怒，若如心中恨恨，心中一转便有了主意：“启禀皇上，臣妾只是向她讨要回来，并不打算罚她……可是没想到她自个儿做贼心虚，怕臣妾出尔反尔，便要杀臣妾……”一张脸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臣妾拼死才逃回来，不然……”

见若如哭成这样，皇帝不禁有些心软，叹了口气，挥手对吴意子道：“罢了罢了，你带这两个下去。”顿了顿，见若如一张脸阴沉，心中想着她定是不解气，又道，“带到凌秋宫去。”

一句话，如晴天霹雳响在耳畔，画扇脑子轰的一声炸开来，霎时浑身冰冷，战栗不止。

谁都知道，这凌秋宫向来是后宫处理犯了重罪宫人的地方，皇帝这一句话撂下，便等于下了旨：杀无赦。

若如脸上这才浮现了得意的笑容。

吴意子接了旨意，便挥手招来几个内侍，架起画扇和宛言要走。

“不！”似忽地醒悟过来一般，画扇拼了命地，“事情不是这样的，是你要杀我，你要遮盖真相！”她气得浑身发抖，她一定要揭穿她，便是不能再得到他的爱，她也不愿意让若如、这个杀母仇人的女儿来享受属于她的幸福！

“皇……”正要开口，却听见身后姑姑大吼了一声，还不待众人反应，宛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捡了若如掉在地上的匕首，不顾一切地冲着若如刺去。

“姑姑不要！”画扇张大了嘴想要喊，却骇然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过度的紧张在她体内燃起的熊熊烈火，烧干了她的喉咙。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姑姑如一支离弦的箭，直刺向若如，短剑上的寒光在昏黄的灯光下闪耀，直直地剜进了她的心里。她不能呼吸，她听到自己心底深处有邪恶的声音，在不停地鼓动着姑姑：杀了她，杀了若如，杀了她……

只是，转瞬之间，天与地都倒转了过来。

连宸祈惊诧地看着那个面目狰狞的女子，似乎带着再深不过的恨意和绝望，如断翅的蝴蝶，被他的掌力推至半空。

他自幼和父皇习武，颇有些内力。

宛言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巨响，溅起周围的积雪纷纷扬扬。

一时之间，天与地之间都安静了，只有呼呼的北风，夹杂着纷纷扬扬的雪花瓣，铺天盖地。

画扇愣愣地盯住雪地上，姑姑那瘦弱的身子，深深地陷进了积雪之中。大脑只是一片空白，仿佛有人忽然劫走了她的记忆。她无力地挣扎着，身后的内侍仿佛亦被吓到了，放开了她。

她踉跄地，几乎是跪着爬到了姑姑身边。

“姑姑……”她小声地呼唤着，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吵着了姑姑，“姑姑……”

姑姑她没事吧……姑姑她不会有事的……

上一次，上一次她也挺过来了，不是吗？而且，而且，她们马上就会幸福了，杭大夫会治好姑姑的病，她会告诉连宸祈事情的真相?请求他放她们出宫去……

她们会幸福，在山间，有一座小小的茅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们会养好多鸡鸭，每天可以吃到香味四溢的鸡蛋羹……

“……”宛言努力地抬起手，要去抚摸画扇的脸颊，却拼尽了力气，亦触碰不到。

画扇急忙低下身子去，紧紧抓住了姑姑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手是冰冷的，她的脸亦是冰冷的。

有温热的液体，从脸颊缓缓流下。

是泪水……

云画扇，你又哭了吗？你不是说，你不会再哭了吗？你这一生的泪，不是早已经流尽了吗……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6）

“皇上……”若如娇呼着躲进连宸祈的怀里，“臣妾好怕，臣妾最怕死人了……”

连宸祈亦是愣了。

方才一时情急，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内力。看着地上那单薄的微微颤抖的身子，心中竟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愧疚，仿佛自己犯下了什么天大的错误似的。

他木然地推开若如，愣愣地走上前几步。

要开口，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有奇异的感觉，仿若有细细的针刺进了他的心底，不可抑制地疼痛起来，疼得他竟双手握拳亦不能止。

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

他知道，她是那夜扑倒在他怀里的女子，是那个给他做梨花酥的女子，是那个吟出“一腔深情，两处相思”的女子，他却不知道，为什么她能给他带来如此强烈的感觉。

心中千回百折，到嘴边只是淡淡的一句：“吴意子，传御医。”

画扇冷笑。

御医……

她笑着，笑着哭着，她感觉到姑姑紧紧握住她的手，她俯下身子去，微笑着，听着姑姑轻轻地对她说：“报仇……”

两个字，带着姑姑满腔的恨意，清清楚楚地传进画扇的耳中，清清楚楚地传达到她的心底。仿佛是有人拿刀将这两个字刻在了她的心底，她记住了。

报仇。

这是自打疯了以后，姑姑说出的仅有的两个字，亦是最后两个字。

她从未听到姑姑用这样的语气说话，这样的浓烈的恨意。姑姑一直跟她说，这是命，要认命，只要平平安安地活着，便是最大的福分。

姑姑一直是慈祥地笑着，笑着。

可如今，她恨了。

良久，画扇才抬起头来。嘴角依然是笑，是悲凉而绝望的笑，她看着姑姑，深深地看着，仿佛要把姑姑的样子牢牢地记在心中。

姑姑没有闭眼，她睁着眼，带着仇恨的光，似乎在告诉画扇，她会看着她，看着她为母亲和她报仇。

“皇上，依奴才之见，这女子怕是没救了。”吴意子并没有领旨，而是上前来仔细看了看宛言。他曾在御医所服侍过，略知道一些。“不如还是让奴才让人把这尸体拖下去，免得晦气冲了皇上和娘娘的贵体。”

连宸祈愣了。

死了……

只觉得心底咯噔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碎裂了，是再也拼接不上的。

“还愣着做什么，还不把这死人和这贱丫头一起带下去！”见皇帝如此，若如心中不免想起那事，跺脚恨恨地道。

便有内侍上前，要拉开伏在宛言身上的画扇。

画扇只是紧紧地抱住姑姑，并不说话，亦不反抗，只是紧紧地抱住，仿佛她与姑姑已经融为一体，分不开了。

连宸祈心中一动，挥手阻止道：“罢了。便让她在这里待着吧。”踟蹰了一会，又补充道，“什么时候她哭够了，再带下去。”便再无他话，转身进去。

若如狠狠地瞪了画扇一眼，终想她再不能兴风作浪了。既然皇上已经发了话，总不能明目张胆地就弄死她，该悄悄地办才好，亦随了皇帝进去。

一时之间，殿外只剩下画扇，陪着姑姑渐渐冷去的躯体。雪依然是扯天扯地地下着，不一会儿便在姑姑身上铺了厚厚的一层。

画扇麻木地跪在姑姑身边，纵是冰雪落进颈脖，亦已感受不到寒冷。她的心依然是死了的。

姑姑是为她死的，为她死的。

身后不远处，有一盏忽明忽暗的灯火，在寒风中摇曳着。徐路小心地护着灯笼，一边悄悄地观察主子的脸色。

连煜华嘴角噙着笑，一双细长的眼微微地眯着，却掩饰不住心里兴奋的光芒。他从旁的假山上捋起一把雪，细细地在手中揉着，见众人散去，雪地中只剩下宛言的尸体和画扇，才慢慢地从假山后踱出去。

走至画扇身边，他能听到她低低的哭泣和如小兽低吼般的呜呜声，她的身子在风中颤抖，如枝头的枯叶。

一时之间，心头百般的思量，竟不知道如何说出口，亦只能站在了她身后，听着她低低地哭泣。

良久，画扇才止住了哭泣。抬起脸来，愣愣地望住天那一边，不知何时出来的一轮明月。

明月，你是不忍看这一幕，才偷偷地躲起来，至今才敢出来吗？

“……”连煜华吸了吸鼻子，鼻尖冰冷。他抬头，亦望住那一轮明月，忽地便笑了，笑如鬼魅。“你恨吗？”他轻声地问。

画扇不回头，却知道是他。

“恨。”她回答，却是不带一丝情感，平静得如同一池死水。

“有多恨？”他的声音颇带些诱惑，轻轻柔柔，仿佛漫不经心随性而问，又仿佛循循善诱，引起她心底无限的仇恨。

她愣住，看着皎洁的月，想了半日，才缓缓地道：“恨到可以不顾一切，可以为之去死。”

第九章 落花犹似坠楼人（7）

连煜华笑。

他喜欢这个字，恨。

他亦是有恨的人，恨意，是支撑着他活下去的理由。她有恨，他有恨，他们，或许是注定会走到一起，才有了那日的偶遇，今日的巧合。

“若我给你一个不顾一切的机会，你待如何？”

他弯下腰去，抓起画扇的脸，扯开她脸上的面纱。那丑陋的绿斑赫然闯入眼帘，他几乎要呕吐出来。

只是，那眼底的恨意，不强烈，波澜不惊的恨意，仿佛是已经死去的恨意，却震撼了他的心。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恨，恨得心如死水，恨得这样平静。

“各取所需罢了，王爷又要我如何？”画扇冷笑，笑得连煜华眯了眼。

倒是个聪明的丫头，各取所需罢了，好一个各取所需！

他亦展开如花笑靥。

这辈子，他只信任心中有恨的人。只有心中有恨的人，才能不顾一切，才能宁可拼了自己的命。

第十章 深锁春光一院愁（1）

第十章 深锁春光一院愁

三月的春风一吹，满园的绿色层层绽开，枝头亦有了两三朵花骨朵，耐不住春的诱惑，恣意地绽放出芬芳。悯月楼边的池水，早就化了冰，漾出绿意盈盈。满池的红鱼，憋了一整个冬季，再也忍不住一颗好动的心，争先跃出水面，一睹早春的绚丽。

这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有小半个月了。春雨绵绵，杨柳又绿，檐下飞来是旧燕，怎奈楼中换新人。

蕙玉手中提着食盒，侍女小雅打着纸伞，一路上拣着有檐的长廊而行，却依然湿了一双双蝶戏花的绣花鞋。才到门口，便见月眉坐在了廊子底下，百无聊赖地看着迷蒙的细雨发呆。

忍不住娥眉微蹙，看了一眼小雅，小雅依然是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见蕙玉看她，又不满地嘟嘴道："本来就是的……"

月眉见她来，急忙起身，也不出来迎，只在原地恭敬地福身，算作是行礼。她便走过去，将手中的食盒递与月眉，问道："姑娘还没起来？"

月眉点头："方才去看过，唤了几声没见答应。"见小雅注意力不在此，又俯过身子去："昨夜半夜里，王爷来过了。"

蕙玉身子一颤，脸色忽地苍白，手中绞着一条翠绿色的帕子，良久才开口，声音却是波澜不惊："我进去瞧瞧。"

推开门，只见屋里一片黑暗，她眼一眩，几乎要站不稳，幸而小雅眼疾手快扶住了："王妃小心。"

她点头，这时已适应了屋内的光线，朝着锦榻那边望去，却不见人，心中一急，连忙喊道："云姑娘？"

"梨花将欲开，人不在，空断肠，枉凝眉。点点泪，谁人理会。"声音是从外头传进来的，夹杂着风声雨声。

蕙玉转过屏风，果然见她倚在了小窗边，呆呆地望着窗外满园的春光。光刺眼，她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姑娘起来了！”她展开笑靥，对小雅道，“快去打了热水来，替姑娘梳洗。”小雅不情不愿地去了。

画扇回过头，在原地略略福了福身子：“民女见过王妃。”表情麻木恭顺，眼波流转，却已摄人心魄。只是如此罢了，便复又转过头去，再无他话。

蕙玉心中又是一阵惊叹。

这女子，是每见一次，就愈加觉得她的美艳，不言不笑，只一个疏懒的眼神，便已能让人心驰神往。不禁心中又是嫉妒。难怪王爷昨夜里，半夜三更的……

只是失落是一瞬间的，她漾了笑，上前亲昵地挽住画扇：“姑娘身子薄弱，可别着凉了。到时候，要我如何向王爷交代。”

画扇只是冷冷地扯了扯嘴唇，幽幽地道：“王妃何需向王爷交代，初儿不过是个民女罢了。”

蕙玉叹道：“什么民女。我与姑娘站一起，倒显得姑娘是王妃，我不过是个丫头罢了。”这时小雅端了热水进来，蕙玉又急忙亲手拧了帕子，递与画扇。

画扇顺从地接过。

擦了脸，忽又道：“温大夫呢？好些日子没瞧见了。我问月眉，只说是出门了，到底去了哪里，这么多日都不回来？”

蕙玉一愣，瞬即便神态自若：“温大夫是神医，自然有些仙风道骨，小小南王府，哪能委屈了他！”

画扇却不信，只是亦不再问。

她想，温叔叔定是被南王遣送至关外了。南王并不知道她与温叔叔的关系，定然是怕他泄露了他们的秘密。

那一日，她在姑姑尸体旁哭了许久，直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才渐渐地停住了。他亦在她身边陪了许久。之后，便带她回了南王府。

“宫中侍女众多，消失一个两个的，不会有人注意的。便是注意了，也只当是死在宫中哪个不见人的角落了。”

南王说这话的时候，眉间是淡淡的。他长得和连宸祈真有三四分相似。只是他眼眸之间的寒光，冷冷的，懒懒的，让人不寒而栗。

他带她到南王府的第二日，便领了她到王府的侧院中，在那里，她便见到了许久不见的温叔叔。

只是一瞬间便明白了，她在他身后，赶紧冲着温叔叔摇了摇头。

温叔叔是聪明人，不会看不出她别有用意，便是深深地鞠躬：“草民见过王爷。”抬眼看她时，已经是陌生的眼光。

她这才知道，那日丽妃的确是派人捣了母亲的衣冠冢，只是温叔叔恰巧进山采药去了，回来远远地看见重兵把守，便心知不妙，抄了小路下山去，在一户农家躲了好几日，直到风头过去，又托人打听了，才知道她成了六公主的陪嫁，和宛言一起来了这里，便一路寻过来。只是毕竟人生地不熟，皇宫大内，又岂是他一介游医能进得的？只能托人介绍，先进了南王府，想着有朝一日能有机会进宫来，却没想到，他没进宫，她却出宫了。

所幸终究还是遇上了。

南王带她来见温大夫，意在请温顺良治一治她脸上的绿斑，只是心中亦没有抱十分的希望。却不知道，温顺良正是这绿斑的始作俑者，除斑只是举手之劳。

不巧的是，那汤药中的一味，曰菩提草，在大兴国是漫山可见，在大玥朝，却是遍寻不得

第十章 深锁春光一院愁（2）

温顺良只得千里迢迢，赶回大兴采摘，来回便是两月有余。

她记得那日，她喝下汤药之后，绿斑渐渐褪去，连煜华眼中渐渐浮现的狂喜与惊诧。他只道是温顺良医术高明，却不知这便是画扇真正的容貌。

而她心底，想的是那一个人。

连宸祈。

他见到她的脸，待如何?

是否也会同样的狂喜，同样的惊为天人。是否……

会恍然大悟，她才是他的皇后?

连宸祈，连宸祈。

这个名字，在她梦里心里纠缠了三个多月，到如今想起，依然是痛，无法抑制的痛。自从容貌恢复以来，她更是频繁地想起他，她在心底想象过一千遍一万遍他再见到她时的样子，只是每每，最终出现在眼前的，只会是姑姑的脸。

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躺在素白的雪地之中。她沙哑的声音，依然在她耳畔不断地说："报仇，报仇！"

她会报仇的!

她会不顾一切，不惜生命，她会要让她痛苦的人比她更痛苦。她不是天生便注定来受苦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云若如，和她娘一手造成的。

她咬牙，直到嘴角渗出丝丝甜腥。

"呀，姑娘这又是做什么！"蕙玉见她如此，吓得大叫起来，"小雅，小雅！快请张大夫来！"一边急忙扯出帕子，要替画扇拭去。

画扇偏过头，举手拭去嘴角的血迹："不用了。"淡淡的，仿若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蕙玉不禁心疼。

虽然她是嫉妒她，生得这样的美貌，又得王爷特别的关心。虽然王爷到如今并未收了她入房，却是一日不来这悯月楼瞧瞧，便不能安心的。可她却也是心疼，自打见她第一面起，那时她还用纱巾遮脸，却只那一双含泪双眸，却空洞无物，已经让她揪心。

她想，她必定是心中有大痛的人。

“云姑娘何苦这样作践自己。”她叹气，复又在凳上坐下，“自己不疼，旁的人也会心疼。”自打进了南王府，便没见她笑过。每日里不是流泪，便是木然地坐着，宛若已经没有了灵魂似的。

“旁的人……”画扇恍惚地，嘴角漾起淡淡的讥诮，“如今，还有什么旁的人疼我。”最疼爱她的姑姑，已经死了。那个自道与她心心相印的男子，却搂着她的仇人！

连宸祈，你未免太傻！

纵然再是相似，你却不认得，这又怎么算是爱过！或者，你爱的，不过是一副空皮囊，个中的魂，再变化亦是与你无关？

“怎么没人！”蕙玉嗔怪道，“我便是一个，王爷亦是一个。”只是说到后面半句，已有些不自然。

画扇亦听出来了，便只是不动声色地说道：“他关心我，不过是把我当做一颗可以利用的棋子罢了。王妃才是王爷的枕边人，王爷对画扇的关心，再多又如何多得过王妃去？”

话说得流畅，自己心中也是佩服。南王早便找了几个年老的宫女，特地教导她的举止言行，她亦下了决心苦练，潜心琢磨，看来倒颇有一番成效。

她心中知道，南王妃这个称呼，不过是个空壳罢了。平日里她偶然间从侍女们的闲言闲语中亦听得出来，王爷大婚三年有余，在王妃屋里歇息不过只在新婚一夜。

蕙玉愣了一愣，只是尴尬地笑了，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这时月眉进来禀道：“王妃，云姑娘，王爷来了。”

蕙玉急忙起身，慌张地理了理发髻，又让小雅帮着看看衣裙。倒是画扇，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坐了不动，足似她才是这南王府的王妃一般。

连煜华前脚踏进屋子，便瞧见了蕙玉，原先笑意盎然的一张脸一时便有些阴沉，道："你先下去。"只这一句，便自顾自坐在了桌边，挑了桌上一块糕点便吃起来，再无他话。

蕙玉一时气恼，愣在原地，只是心中百转千回，终是顺从地漾起一个得体的笑，福身告退。

及出了院子，才伏在了小雅身上，低低地啜泣着。小雅恨恨地骂道："狐媚子，不过长得一副妖精样子，装装柔弱，念几句文雅的，便勾了王爷的魂去……"

蕙玉急忙捂住了她的嘴，骂道："小蹄子，不要命了！"只是终究又忍不住哭，一路上拭着泪回去了。

"王爷这样对王妃，可真叫人冷了心肠。"画扇闲闲地讥诮，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连宸祈的模样。

毕竟是兄弟，终是有几分相似的。只是不知道连宸祈，是否亦是这样冷血狠心。

连煜华咽下口中的糕点，似是没听到她说的一般，诡异地一笑，如魑如魅："三月初九，他会出宫。"

三月初九。

画扇在心中默默地念着，绝美的容颜上慢慢浮现出淡淡的笑意，却凄然。

"你不问我的打算？"看着她的笑，连煜华心中一动，不由脱口问道。画扇依然是笑，却越发的灿烂，又带了些许妩媚："王爷自会安排好一切，初儿又何需担心。"

第十章 深锁春光一院愁（3）

哦，对了。

她现在不叫云画扇，她叫云初。她不是什么公主，她只是一个低贱的侍女。云画扇，已经不在了，再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个云画扇存在。

连煜华眼底闪过含义不明的光，信手拈来桌上的白玉小瓷瓶中一枝春草，在手中细细捻碎。绿色的草汁慢慢地将他的手染成恐怖的黄绿色。

“说得好，本王自然会安排妥当。你要做的，只是听从本王。”他笑，心中却是有了斟酌。这女子，很是聪明。

忽地门外徐路来报：“启禀王爷，皇上来了。”声音是轻轻的，带着些许的慌张。

皇上……

两个字直直地刺入画扇的耳朵，身子竟不由得一晃。忍不住咬了牙，背过身子去。屋外的春光，透过素白色水墨兰花屏风，只余淡淡的一点朦胧，轻轻地打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画扇走过去一步，地板发出轻微的响动，吱吱呀呀似乎在吟唱着古老的哀歌。

连煜华悠然地站起身子，脸上表情淡然，只是语气不悦：“慌什么？自家兄弟，又不是没来过的。”转身要和画扇告辞，却又犹豫。

她的背影，那么深那么暗沉，似乎笼罩在他所不能体会的情绪之中。那情绪不是悲伤，不是愤怒。

只有画扇知道，那是多么深的怨恨与无可奈何。

略一踟蹰，终没有开口，掀了帘子便出去了。徐路正守在门边等他出来，他狠狠地踹了一脚，道：“还不前头领着！”

徐路急忙连滚带爬地到前面去领着。

到悯月楼院门前，他终是忍不住回头，果然见她倚在了小窗边，冷冷地看着这满园的春意盎然。

他吸了吸鼻子，强迫自己扯起一个生硬的笑。

这南王府修得倒好，不比宫里差的。

连宸祈抿了一口五彩细瓷小盖盅里的清茶，心中散漫地想着。这南王府，似是贤淑德皇后薨的那一年建的，母后怕委屈了皇兄，特地吩咐了监工要尽善尽美。

他知道母后与父皇之间的故事，知道母后对皇兄一直甚为愧疚，才一直想要补偿他些什么。

只是这皇位，却不是母后能给得起的。

他连宸祈坐上皇位，并不只是皇家一家之事，亦不只是大玥朝之事，还关系着坊间前朝的拥护者的顺或反。

“皇上好兴致，如今怎么想起到我这来了。”连煜华前脚跨进门槛，便含笑道，语气热忱，不知内里的人，或许真的会以为这兄弟情真。

连宸祈笑，放下手中的小盖盅：“户部侍郎卧床多日，今日正好有些空闲，朕便去瞧瞧。回来顺路便往皇兄这来了。”顿了顿，又笑道：“朕听说，皇兄在这府里可藏了位绝世美人。”

连煜华心中一惊，面色却不改，皱眉道：“这是什么人，敢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不怕犯欺君之罪吗？”

连宸祈悠然地站起身子：“皇兄不必动气。什么美人什么绝色，朕并不在意，只是有人这么一说，朕便这么一听。”领先便跨出了大门：“朕许久不来，皇兄不领朕走走？”

连煜华跟着出去，对着徐路使了个眼色，徐路会意，便悄悄地从小道溜了，直往悯月楼去。

南王府种了不少黄杜鹃，此时正开得灿烂，大片大片灿烂的黄色刺眼，竟让人有些目眩。连宸祈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倒很有些兴致。难得出一趟宫的，南王府修得虽亦是金碧辉煌，却不失细致典雅，比起皇宫自然是要清新得多的。

皇宫……

他懒懒地叹了口气。

宫中女人们的争斗，真是比北疆的战事还让他头痛。尤其是若如……

想起若如，心中不禁暗沉了几分。

随身的侍女悠儿是第一次来南王府，亦是赞叹不已。

却忽地，一片纯粹的绿意入眼。远远地，能瞧见那两层的小楼上，有一个金边蓝底的牌匾，上有烫金的两个字：悯月。

连宸祈有些发愣，只觉得心中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正油然而生，看了许久，才回身，只见连煜华的表情已有些发白，还是忍不住问道："那是什么地方？朕似乎从未去过。"

连煜华心中已有些紧张，声音却依然是散漫："不过是一处无人打理的小院，没什么稀罕的，不看也罢。"

连宸祈看他神色异样，忽地又想起方才南王妃的贴身侍女小雅说的什么绝色美人之事，心中便有些了然，也不再问。

朝野中都传南王与南王妃实无夫妻之亲，母后为了这事倒颇费脑子，总觉得不能让皇兄这一支断了血脉，却又不敢出来干涉，而父皇对这事却是淡淡的，总不放在心上。若他真有喜欢的女子，藏了府中，他倒也是欢喜的，起码可了却母后一桩心事。

一路上穿杨踱柳，便不再见那一片绿。随便拣了一处亭子，便坐了。侍女们端上茶水果子，悠儿张罗着一一摆好，便吩咐众侍女退下。抬头，只见徐路匆匆从小道一边跑来，俯身在连煜华身边小声道："王爷，姑娘不见了！"

连煜华身子一颤，急忙拿起桌上的茶，抿了一口掩饰自己的慌张?她该不是忍不住，忍不住要动手了吧？在南王府动手，她疯了吗?

"今日朕来还有一件事要告知皇兄。"连宸祈笑着，看着连煜华左手端起细白玉的茶盅，心中不禁一颤，"三月初九上山，皇兄可知道了？"

他知道，皇兄的右手是废了。

连煜华点头：“自然。”言下之意，是宫中的风吹草动，我都看在眼里。连宸祈亦听出这话里的意思，便再没有话，吃完茶，便起身告辞。

连煜华依礼相送，只是走下石亭之时，却忽地觉得旁的草丛中有白影一晃。他心中微微战栗，不禁皱了眉看向连宸祈。

连宸祈想来也是看见了，正挑了眉往那深草丛中探视。他急忙上前去，道：“皇上，大门往那边走。”

他是看见她了吗?

假山后，是白色的身影，望着那远去的玄衣男子。手中一方素帕早被扯得变了形。

他定然是看见她了吧?

忽然狠狠地骂自己，云画扇，你太没有出息！他是杀死姑姑的人，你不该惦记着他!

只是……

她忍不住。

一听说是他来了，她忍不住趁月眉不注意，偷偷地溜出悯月楼，为的就是看他一眼。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再见面的话，许已是物是人非。

第十一章 蜻蜓飞上玉搔头（1）

第十一章 蜻蜓飞上玉搔头

三月里，京城中最大的一件事，要数打了胜仗的护国大将军从北疆归来了。许多年后，京城的百姓一定都不会忘记那一日，京城是何等的热闹，何等的欢腾。北疆有游牧蛮荒之民，常袭扰边境百姓，六年前，更是下了战书，公开挑衅。

当时，太上皇仍然在位，敕封大将军林远为护国将军，率十万大军赶赴北疆。战事持续了整整六年，到去年年底，终是传来了好消息。

为了嘉奖军士，皇帝命京城府尹主持，在京城最热闹的街道摆下长达数十里的酒宴戏台，与百姓同庆。到了正午，林将军率部将进城，皇帝更是亲坐了九龙降伞，在城门口相迎。当时在现场的百姓，怕是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的皇帝是如何的威严，却淡笑若梨；亦不会忘记他们的英雄们，是如何的威武，眼中光芒炯炯。

画扇又是用纱巾遮了脸——只是这一次，要遮的是她绝色的容颜——站在了人群中，远远地看着。

那个眉目如花，笑若梨花的男子，举手投足之间的风度翩翩，又有帝王之威严，如同正午最刺眼的阳光，灼伤了她的眼。这一次，许是那之前见他的最后一次，也是数月来，她唯一见到他的一次。

再见面时，一切就怕已经不同了吧?

步步算计，步步惊心。

她从不曾想过，在梨树下与他相谈的时候，不曾想过；在漫长的数个月中，幻想着他来拯救她的时候，亦不曾想过。他与她会有这样的一日，每走一步，都要精心地设计。

瑞阳殿。

“臣林远，参见皇上，参见太上皇，参见太后。”林远唱毕，便要下跪行礼，连锦年急忙上前扶住，道：“林将军为我朝立下汗马功劳，

保得北疆平安，又有何道理要跪拜我们。”转身对皇帝，皇帝领会，下旨道：“林将军大功赫赫，封为定远侯，赐免跪。”

林远只是淡淡一笑，口中恭敬道：“臣领旨谢恩。”抬头，却看见殿上的笑靥如花的女子，颧骨上一朵海棠娇艳欲滴。

清儿……

能见到你这样的笑容，便是战死沙场，我亦是心甘情愿。

连锦年敏锐地捕捉到林远恍惚的目光，心中难免掠过一丝不悦。转身回座，笑容却愈发的灿烂：“甫一回京，便要林将军先入宫复旨，倒有些不近人情了。吴意子，你亲自走一趟林府，接了林夫人进宫。”

吴意子领旨下去。

林远这才恍然想起，自己家中还有妻子。

所谓的妻子。

连锦年这是在提醒他，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无人再能推翻了吗？心中不禁苦笑。他多虑了，他并没有想过要推翻什么，能见到清儿这样的笑容，便已经够了。

复又想起一件事，便奏道：“臣有一事要禀明皇上。臣于北疆收养了一名义子，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取了名字唤作林佑礼。只是，还需要皇上……”

连宸祈眉头微皱。

于北疆收养的孤儿？难道他就不怕是蛮荒之后，伺机混入京城来报仇的吗？

见皇帝犹豫，林远又道：“臣敢保证，此人绝无二心，绝不会做出有损我大玥朝的事情。”亦是个可怜的孩子，相信在他的调教下，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见林远这样说，皇帝自然也不好再推托，笑道：“朕信得过将军。”

“皇上有旨，赐宴春华殿！”内侍尖锐的嗓子，穿透大殿，在这个空旷的殿中，不断地来回荡漾。

春华殿。

皇帝赐宴定远侯，旁的闲人是不得上席的，只有皇帝、太上皇、太后、皇后、定远侯夫人潘氏，以及被人遗忘了许久的、居住在侧宫的御医杭逸风坐在席上。便是娇宠不已的云阳公主，亦只能在一旁坐了。

自然是有些不高兴。不过母后虽疼她，却是不许她坏了尊卑规矩的，平日里和皇兄打打闹闹的自然不管，到了这种场合，却是要恭顺地陪在一边。百无聊赖，又不能玩，便瞅了个空子，悄悄地溜出去了。

外头的风一吹，不禁打了个冷战。虽然是三月了，如今日近薄暮，还是寒意不减。贴身的侍女阿元见她出来，急忙抱了一条雪狐的披风给她披上。若梨却是不耐烦地推了，蹦蹦跳跳地下了台阶。

春华殿外的梨花，已经开了好多了。她伸手去折了一枝，拿在手中把玩。许是才下过雨的缘故，青石铺的小路有些滑溜溜的，若梨走路又不稳，一个不小心，脚下便打了滑。

完了，母后新给做的衣衫，定是要弄脏了。

若梨心中懊恼地想。

却还来不及惊呼，便倒入一个坚实的怀抱中。

便是一阵清爽的青草味道，夹杂着人体的温度，传进她的鼻中。

若梨抬眼，便有一张脸，黝黑，眉目如钢，正冷然地盯着她。心中忽地一动，脸上便如六月的烈日一般灼热起来。

“公主！”阿元惊呼着冲上来，一把推开男子，将若梨扶好，“你是什么人，竟敢轻薄公主，不要命了不成！”要是太后知道公主被陌生的男子抱了，非打死她不可！她可不想年纪轻轻的，便死于非命。

男子只是冷冷地看着她们，微薄的嘴唇紧紧地抿着，目光却愈发的冷冽。她是公主，便是民间传说的那个极得宠爱的公主，大玥朝唯一的公主吗？

是她的女儿吗？

那她长得，是不是和眼前的女子很像？

“为什么不说话？”阿元见他沉默，以为是怕了，便越发的趾高气扬起来。她是公主的贴身侍女，宫中的人，便是吴总管，见了她也是客客气气的，“没规矩的奴才，不知是哪个

第十一章 蜻蜓飞上玉搔头（2）

带进宫的……”

“阿元！”若梨气恼地，脸上的红晕却不知道是羞还是气的，跺脚道，“你嚷嚷个什么？”转而对男子，脸上的红又漾开了几分。

奇怪，为什么她的心会跳得这样快呢？为什么身子，竟然像发烫了一般……

“你……叫什么名字？”她小心地，故作漫不经心。

他不答，只是挑眉，深深地看着她。那探寻的光芒，几乎要将若梨融化了。

“公主问你话呢，怎么不答？”阿元见若梨的样子，以为她是动了怒，顿时气焰低了不少。

“罢了……”被他看得心慌，若梨拉了阿元的手，回身边走，“他不说便罢了，我又不是很想知道。”却暗咬了银牙，有些微的发恼。

“林佑礼。”他在身后，平静地，“定远侯之子，林佑礼。”

林佑礼……

若梨转身，漾起一个好看的笑。

便记下了这个名字，林佑礼；便记下了这名男子，眉目如钢的男子，林佑礼。

三月初七，是去玉岚山斋戒的日子。

按宫中规矩，斋戒都是在正月里便要做的，只是华清体质敏感，畏寒怕热，连锦年心疼，便下了旨，将日子挪到三月，连续几年下来，倒也成了惯例。

此时，山脚下的皇城已经是一片春暖花开，莺柳袅袅了。山脚下遍地开满了红艳艳的杜鹃花，青绿的草儿茂盛，依依不舍地抓着行人的脚。

斋戒本是由宫中女眷亲去便好，只是华清意在借这个机会，合家出游踏春，连锦年一向是由着她的，亦恨不得日日陪在她身边，自然

无异议。皇帝仁孝，自然也不敢拂逆母后的意思。

上山的队伍，沿着山路蜿蜒数里，最前头自然是连锦年与华清的轿子，随后是皇帝连宸祈，随后是南王连煜华，最后才是云阳公主。

画扇随着队伍，混在南王的侍女丛中，一群侍女皆是用纱绢遮了脸的，倒没有人注意到她的绝色容貌。

云若如……

她没有来。

画扇心中飘过一丝幽怨。

听南王给她带来的消息，这几个月，皇上去中宫的次数日益少了，见了皇后亦是越发的冷淡，反而是叶贵妃，倒愈发地得宠。宫中好事者私底下嚼舌根，都说皇后荣宠过甚，待人却是刻薄狠毒，怕是福尽了。

若如的失宠，按理来说该是高兴的事，她却笑不出来。连宸祈，你是发现了什么吗？终是发现你枕边的女子，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一个吗？

唇边是若有似无的笑，眉目间却多了几分凛然。

不经意间，却触及连煜华从轿子中探出的眼神，如魑似魅，仿若在提醒她，云画扇，你要打起精神，接下来，可是有很漫长的仗要打。

连宸祈懒懒地半卧在轿子中，轻纱曼舞，外面是一片旖旎的春光，有侍女们小声的唧唧喳喳，伴着枝头黄鹂清脆的歌声，声声入耳却不进心。

一对好看的眉，紧紧地皱着。手中反复把玩着的，是一把短剑。剑柄上是交错镂空的花纹，一颗血红色的玛瑙，在柄端散发着幽幽的光芒。

这把短剑，是大婚那日，他送与她的。

在大兴国时，他听说大兴国的习俗，新婚之夜新郎要送与新娘一柄短剑，以示自己将永远爱护妻子，若有二心，新娘便可以此剑刺死

新郎。自派了使臣去求亲，他亲去了内务府，在数以千计的贡品短剑中，要寻一把举世无双的。终是没有收获，丧气之时，母后便给了他这把短剑。

“是你外祖父在世之时，北国一名部落首领进贡的。我瞧着珍贵，便要了来。一直藏在夜清宫里，倒忘记了。这几日听悠儿说起你在寻，才想起来。”母后说这话时，眼底闪过一丝淡淡的不安，似乎这短剑还有什么别的故事。

只是当时亦没有多想，捧了宝剑在手里，如获至宝。正是他想要的模样，那精致的镂刻雕花，那珍贵的红宝石，刀刃锋利无比，闪着瑟瑟寒光。

这把短剑，亦是那日，若如口口声声说是那个小侍女要杀她，用的那柄短剑。

他苦笑。皇后怕是慌极了，竟忘了这柄剑他是认得的。这剑和那帕子，都是她贴身的东西。那女子看起来不过是一个粗使丫头，连正殿亦是不好进的，又如何能偷得她的短剑和帕子?

可她，到底是为什么要陷害一个低贱的丫头呢?

越想越发觉得头痛。

他想了一个月，还是想不明白。

她，怎么和那夜不一样。和他心中所想的不一样。他想的，她应该是一个温婉如水的女子，一低头，眉间的清丽柔顺，如清风抚过。

能吟出那样美的诗句的女子，怎会是心狠手辣之人?

可，大兴皇帝膝下虽有六女，可五公主亦早在两年前嫁与了大兴丞相，何况“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讲得明明就是她云若如啊!

自那日，若梨跟他说了在皇后宫外看到的事，他嘴上逞强不信，心中却已经有了计较。他是天子，思虑本就要比常人多几分。

便暗暗地吩咐贴身的侍女悠儿，派了人暗中监视皇后的所作所为，心中亦是抱了希冀的，只是得到的消息，却是比若梨讲的更加让

他震惊。

这些天来，他细细地回想了与皇后相处的片段，尤其是新婚那个夜晚。

当众人退去，偌大的房中只剩下他与她。千回百转，心中是不能掩饰的喜悦。等了这几个月，日日都是度日如年，终于是盼到她来了。

握着喜秤的手，忍不住地微微颤抖。他何其幸哉，能娶得自己心爱的女子为后。这是历代多少帝王心中所想，却不能得的。

温柔地挑开她的盖头，那张化了红妆的脸，竟让他微微有些发愣。

虽容貌与他记忆里的相差无几，为何眼眸中的光芒却是这样的不同？见到他，她的眼中有好奇，有羞涩……有所有新娘子都该有的神态。

却，独独没有熟悉。

只是一瞬间，他便安慰自己。许是太久没见，有些生疏了。

“若如……”他轻轻喊了她的名字。大兴国有位美丽的公主云若如，为大兴皇帝的掌上明珠，是天下人皆知的事情。那夜，他由此，才判断出是她。

新娘的身子有微微的颤抖，抬起头，温顺地看着他。

“我终是娶到你了。”他轻轻吐出这一句，温柔地将她拥入在怀，似是永远不要再分开。若如只是笑着，却不说话。

他自然是以为她是羞了，亦没有在意。待喝下交杯酒，春宵一刻值千金，千言万语，他们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相诉离别之情。

只是，从那日之后，一直国务繁忙，虽每个月有大半个月是歇在中宫的，亦不过是走个过场，没讲几句话便歇息了，一直也没什么机会提起从前相遇的情景。

后来，亦慢慢地淡了。

那些过去又有什么要紧，如今他们二人相守在宫中，便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又何必再去提那些事情呢？

如今想来，难道……他是娶错了？想到这里，一张俊美的脸不禁沉了下来。许是连锦年都不会想到，那个和他一样，平素总是淡淡含笑的儿子，亦有和他一样阴冷的一面，或许说，较之更甚。

若云若如真的是假冒的皇后，他定然是不会轻饶的。他会要一切参与其中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欺君犯上，什么叫做天威不敢犯。

瞬间又是嘲笑自己，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娶错，这未免太荒唐。连宸祈，该不是你悔了，才硬是想出这样的借口来安慰自己？

后头忽地传来若梨的声音："咦，原来你也跟了来！"连宸祈皱眉，这丫头又赖上什么人陪她玩了！不禁皱了眉伸出头去，只见是一名男子，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皮肤略黑，一双剑眉星目，远远地看着，似有些刚硬。

这是什么人？他疑惑地看向一边亦步亦趋的吴意子。

吴意子会意，急忙上前禀报："皇上，那便是定远侯在北疆收下的义子，林佑礼。"闻言，连宸祈若有所思。

竟没想到是这样一名男子，可他怎么也跟来了。还有，若梨似乎对他兴趣不小。

面对若梨灿烂如春阳的笑靥，林佑礼依然是板着一张脸，口气生硬却不失恭顺："回公主的话，属下奉命随行护驾。"

"你也是林家军里的人？"林远手下有一支千人精锐，人称林家军，其中个个是精英，上场杀敌都是所向披靡。此次林远带了来护驾的，便是这支林家军。

林佑礼点点头，算作是回答。

若梨不禁觉得烦闷。这个家伙简直是个木头脑袋，连笑都不会的吗？自小看惯了父皇和皇兄脸上总是有若有似无的淡淡笑意，又看多了内侍侍女们奉承的笑脸，乍一看这板着脸的，心里还真别扭。

“你笑啊！”她气呼呼地，好看的眉眼都皱成了一块，“难道你不会笑吗？还是说和本宫说话让你不开心了？”

林佑礼闻言勉强扯了扯嘴唇，却比哭还难看。

若梨一时有些哭笑不得，气得拉上帘子不再说话。这家伙，真是讨厌！那一日，她摔倒在他怀里的时候，竟然还会觉得他……

呸呸呸！

她不高兴了。

及到了山顶庵堂，已经是日落时分，早已有先到了的内侍打点好了。连锦年与连宸祈、连煜华三人虽为男子，因了身份特殊，住持通融许其住在庵内，其余一干侍卫，由林远带了，在庵外扎营。

林远原已是定远侯，这种随行护驾的事情，自然是不需要劳动他的。只是他心中始终念着华清，要交由他人，总是觉得不够放心，便跟了来。

他知道，清儿心中对他，是有愧疚的。

当年父亲叛变，连锦年下旨斩杀了林家九族，合族上下，如今只余他一个人。虽是父亲叛变在先，可见他孤单一人，清儿心中怕是过意不去。所以不到一年，便热情地开始帮他张罗着相亲。可她又如何知道，他对她的情意，并不少于连锦年。

只是不愿见她伤神，随便便应了一个，中书省主书录事潘全的女儿，潘珞。

成亲的那日，他见清儿眉目之间都是喜悦，心中竟不由自主地，稍稍地开心起来，唇边亦漾开许久不见的笑。

他做这一件事，竟能让她如此开心。

第十一章 蜻蜓飞上玉搔头（3）

只是从今后，便又多了一个深闺怨妇。

一道寒光闪过，反射阳光刺眼。林远蓦地回过神来，才看见是林佑礼在一边擦拭他的佩剑，不由心中咯噔一声。略微一思索，终道："收起来吧。这儿并不需要用到这东西。"

林佑礼闻言，却没有立即收起剑来，依然是不紧不慢地擦拭完毕，才缓缓地插入剑鞘，起身恭敬道："孩儿谨遵父命。"只是那刚硬的下颌弧度绷紧，透露出些许的敌意。

林远心中微叹。

真不知道带了他回来，是对还是错。

帐外有吴意子的声音响起："侯爷，皇上有旨，请你去庵堂内一同用斋。"

及进庵堂，他便见大雄宝殿之前，有一名侍女打扮的女子亭亭而立，双手合十字在祈祷着什么。他并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只是心中不知为何一动，竟走上前去。

女子的脸用纱布遮了。

因从皇宫到玉岚山要经过一个不甚热闹的集市，便有了规定，随从的侍女皆要用纱绢遮脸的。只是她怎么到现在都未取下？

"姑娘有心事？"他在一侧站定，声音似是漫不经心。

那女子被他吓了一跳，慌忙回过头来，见是他，便款款地行了个礼，道："奴婢参见定远侯。"一瞬间，慌张已被平静取代，眼眸中淡淡含了笑，虽看不见容貌，却定是个美人。林远心中不禁一震。

这女子神态收放自若，定有怪异。正待要开口问些什么，吴意子却在一边催道："侯爷还是快些吧，莫让皇上久等了。"

那侍女闻言，略略地福了福身，便转身离去。

余留一阵沁心的芬芳入鼻。林远微微有些发怔，心中隐隐地觉得，怕是这后宫又要不安宁了。便想起当年清儿在宫中的争斗中挣扎

之苦，只叹了一口气。

罢了，如今这后宫之事，他是再也不管的了。

转过长廊，画扇靠在了淡黄色的墙上。心中微微舒了一口气，叹息间，神色更加寂然。不远处缥缈地传来欢声笑语，是他和家人欢聚吧？她愣了许久，嘴角还是漾起一个绝美凄厉的笑。

让一切，都开始吧，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待散了席，天已经大黑了。若梨缠着林远，要去瞧一瞧林家军的威风，林远拗不过，只能带着她去了。

这小公主，和当年的清儿真的好像。

一样的眉眼，一样的任性。

他又怎么能拒绝。

“皇帝今日怎么了，倒有些无精打采的。”连锦年接过绿萝递过来的热帕子，擦了擦手淡然道。华清亦关心地：“就是，用膳的时候，就看你心不在焉，是不是朝中有什么烦心的？”

连宸祈笑，只觉得浑身乏软无力：“无碍，想来是上山的路上有些着凉了，歇歇便好。”

连锦年点头：“悠儿，扶皇上回去歇着。”

悠儿领旨，便过去扶了连宸祈起来。

连煜华亦起身告退。

“总觉得最近祈儿心中有事。”华清叹了口气，眉目间有了些许愁绪，“我听说，他好久没去皇后那了。怎么回事，一开始不是疼得紧的吗？”虽然她心中并不喜欢这个皇后，可毕竟是祈儿当初信誓旦旦，说是今生真爱的女子，他这行径，真真让她这个做母亲的也心寒。

她是知道，何为真情真爱的。

连锦年笑，脸上表情温柔，环了她在怀中：“担心什么，孩子们的事情，由得他们自己去罢了。咱们若是要事事操心，我又何必退下皇位来呢？”

华清嗔道：“你这父亲做的，只顾自己快活，把孩子们都撂在一边了。一出宫就是大半年，连祈儿大婚都赶不回来……”

话音未落，连锦年已在她唇上啄了一啄，叹息道：“你这样，我如何能带你游山玩水，隐居山林之中呢……”

他出宫多日，为的就是筹备这件事啊！只是清儿似乎始终不能放下两个孩子呢。

真有些头痛。